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VOL: 90

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 Published by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新华文学 VOL: 90





金基氏李 LEE FOUNDATION

赞助:
国家艺术理事会
(National Arts Council)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und)
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Singapore)

新华文学

_{专辑} 历史的跫音

200年前, 那次定格在历史上的登陆, 是一次对新加坡的重新发现, 也是这段历史的起点。

200年, 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短促, 但对这里的每一个家庭与个人而言, 都是一段长长的岁月, 足以演绎人生的悲欢离合, 世事的跌宕起伏, 历史的沧桑巨变, 以及一个国家从无到有的崛起与繁荣。

《新华文学》编辑部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力史的跫音

新华文学 VOL: 90

名誉顾问: 曾也鲁 陈军荣

编辑顾问: 黄孟文博士 王润华教授

希尼尔 林得楠

总编辑: 刘瑞金

主编: 李叶明

设计: Quintess Language Services

出版: 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发行: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Tel: (65) 62935677

承印: KHL Printing Co Pte Ltd

赞助: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und)

国家艺术理事会

(National Arts Council)

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Singapore)

准证: MCI(P) 018/10/2018

出版日期: 2019年2月

本书的部分内文图片由新加坡旅游局和www.pixabay.com提供。

封面:新加坡旅游局:KariHoglund/iStock

目录

李叶	·明	主编的话	001
散	文		
艾	禺	偶然回望	004
君盈	绿	中峇鲁五楼	008
张	挥	横亘在我的童年岁月里的"龙沟"	014
民	迅	脚踏车的今昔	018
游长	:櫻	五脚基的情结	022
灵	犀	那些年, 那些事	024
陈华	淑	手机一代	026
齐亚	蓉	回归自然 —— 碧山公园之变迁	030
冰	秀	想起兀兰	032
刘瑞	金	终别了, 翠岭	037
羋	华	婆婆的"五福临门"	042
青如	葱	我走近历史走近我	044
田柏	强	冼星海 —— 从新加坡走出来的人民音乐家	057
爱	薇 (马来西亚)	绿坡	064
诗	可大		
林	高	之后 —— 花木代言	070
凌江	.月	岛国历史自我完成	072
林得	楠	历史交响诗之截句	073
陈	彦	狮城200年	078
朱德	春	山丘沦陷	080
董农	政	诗两首	081
周	粲	诗五首	082
林	浦(马来西亚)	千年星移斗转(外一首)	084

新华文学 VOL: 90

目录

小	说			
李叶	明		长命锁	088
章良	我		魂魄飘游记	099
黄	华		侥幸	106
沈斯	涵		国魂	114
穆	军		红莲	117
陈彦	熹		咏春园里的大世界	124
其	散	文		
		法云	落英满地与竹藏风雨	130
他	孙艺	3-5	你好,祖父	134
文	孙	宽	没有故乡的河	140
/	唐明	烧岚	蜗牛	145
学	任河	鸟雁	陪读	148
刨	金珠	林达	幻想列车	155
	黄龄	令 慜	晨曦初泻几许动容	158
作	范琄	忠	人生里没人替你买单	163
	徐梦	外阳 (台湾)	写信的时间	166
	诗	歌		
	依	凌	花园城市 (外一首)	170
	辛	自	诗二首	172
	心	水 (澳大利亚)	尼加拉大瀑布	174
	当	育(中国)	诗两首	176

新华文学 VOL: 90

微型与闪小说 梅筠 忐忑 180 李选楼 买书 182 林凯蒂 记得 184 欧正中(中国) 一个鸡蛋 187 杨 敏(中国) 189 闪小说二篇 李继勇(中国) 留灯的母亲 191 王月寸(中国) 闪小说三则 193 短篇小说 奇缘 198 陈家骏 SHION_C 谢谢你过得很好 203 龚如剑(中国) 210 照镜子 黎星晴(中国) 小男孩的明天 214 评论 张森林 新马华文文学的跨界交流: 以文学评论和序文书写为考察对象 (1965-2015) 222

林锦



从微型小说选看新加坡微型小说的发展

233

目录

文 讯

顾楠楠	文学的传承与创新——访作协会长林得楠	240
	作协中秋联欢晚会	244
	第4届全国中学生微型小说创作比赛颁奖礼	245
	《情系狮城——五十年新华诗文选》发布会	246
	本地华文文学期刊研讨会	247
	刘瑞金《寻找诗》《说散就散》发布会	248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学发展论坛	249
	第12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	250
	新加坡作家协会2018/2020年度理事会	251
	《新华文学》第91期征稿	252
	《新华文学》第92期征稿	253
	《新华文学》稿约	254





新华文学 VOL: 90

主编的话

李叶明

曾经繁荣一时的淡马锡王朝、曾受万众瞩目的郑和下西洋,都 在历史上给新加坡留下过辉煌的印记。

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个赤道旁的岛屿一度沉寂下来,慢慢 变得不再被人所重视。

20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促的一瞬间。却足以让新加 坡沦为一座荒凉的小岛; 也是以让它重新登上世界舞台, 成为繁华 的港口、东南亚的贸易中心、和世界性的大都会。

现代新加坡的开埠,毫无疑问,要从莱佛十登陆算起。今年, 刚好是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纪念。

200年前、那次定格在历史上的登陆、是一次对新加坡的重新 发现, 也是这段200年历史的起点。

200年, 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短促, 但对这里的每一个家庭与个 人而言,都是一段长长的岁月,足以演绎人生的悲欢离合,世事的跌 宕起伏, 历史的沧桑巨变, 以及一个国家从无到有的崛起与繁荣。

配合新加坡开埠200周年,新华文学本期推出历史特辑,收 到大量作品,回忆、回顾了这200年间的人事物。作品中有意味深 长、深情颂咏的诗歌,有记实写实、情真意切的散文,也有在历史 大背景下虚构人物和情节的小说。

让我们感慨, 历史果然是文学的沃土! 本期的专题作品, 一定 能让读者对新加坡开埠以来的历史,享受一段有血有肉、有情感、 有温度的阅读体验。

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我们今天的记忆,今天的书写,迟 早会变成未来人眼中的历史。

然而有文学滋养的历史, 就如有雨露滋养的沃土, 它会长出 枝繁叶茂的雨树、花团锦簇的九重葛, 它会变成生机盎然的热带雨 林、为这个只有短促历史的南方岛国、平添勃勃的生机与脉动。



偶然

偶然翻找旧档案,偶然上网查资料,跳出了"石叻坡传说"这五个字。

新加坡电视剧的发展是本土戏剧历史的其中 一环,于是继续寻找回忆……

那年的某个决定

1998年,距离现在30年过去了。那年的年 头,在电视台的某个角落,我和同事认识了一个 叫陈来华的奇人,他是为了帮戏剧组提供一些道 具资料出现的。为什么"奇"?"奇"在于他是个民俗 收藏家,专门收集新加坡的民间物品,尤其是过 往岁月的,并作有系统的收集和研究。

《石叻坡传说》的创作契机悄悄由此开始。 首先,我们在听一个很有故事的人讲故事,然后 发现本土民间传奇原来如此丰富,它们往往不止 于故事性,而是更深切地反映了早年人民的文化 习俗和精神生活。

我们决定以此作为故事的主线,寻找近百年 来流传的一些坊间故事。陈先生是个非常热心的 人,凑合了我们与国家文物局的合作。在监制的 统领下,《石叻坡传说》里的五个单元剧就先后 诞生了。

《红山林姑娘》传说由来已久,为什么红山的泥土会是红的?总有着不同的版本。《一代狮王》说了一段关于醒狮队当年为什么不能进福建街的传说;《白面包青天》是华民护卫司毕麒麟与华工的故事;《求子树》暴露了在传统观念下,夫妻为求子而年年到龟屿上香最后终遭没顶

艾

禺

的悲哀;《讲古奇怨》里的讲古佬总爱讲故事给人听,而他又会在 梧槽树下遇到怎么样的人与事呢?

不是记录片,没有如实搬演,我们完全运用传统的戏剧手法来 创作故事, 让故事充满娱乐性, 但又能在其中反映出早期新加坡人 民的生活面貌、风俗礼节与社会现象,希望能通过轻松的方式让观 众在看戏的时候同时了解过去。前代人的印记, 其实深深地影响着 今日的我们。

说说《红山林姑娘》

红山的泥土为什么是红的?

坊间是这样流传的:话说近百年前,有一位姓林的美丽姑娘 嫁给了一个姓陈的青年。丈夫出海行船、登徒子就上门来勾搭林姑 娘,但被她严词斥退了。坏人怀恨在心,向她丈夫进谗言,说她不 守妇道。愚昧的丈夫听信了坏人的话,用人力车把妻子载到一棵偏 僻的树下杀掉了, 尸首抛到井里, 顿时从井中喷出一阵血水, 天空 也下起了血雨……

死去的林姑娘后来显灵, 保护了附近的村民, 大家把她视为神 明、就在亨德申路与中峇鲁路交界处设了一个小祠堂祭拜她。随着 城市发展,1978年后被安置在红山真龙宫庙里。

而另外一则传说则是《马来纪年》里的一则记载: 百年前的 石叻坡一带沿海,有很多剑鱼出没,伤害居民,大家都不敢出海, 群臣也无策、后来、有个聪明的马来小孩想出了以香蕉树干做防撞 栏,等剑鱼冲上岸时,剑嘴就会插进树干,动弹不得,因此破解了 灾难。小孩后来又预言会出现新主宰者、令心胸狭隘的苏丹担心小 孩以后就是会夺取自己王位之人,于是派人去到小孩居住的小山上 把他杀了,鲜血染红了土地,这就是红山的由来。

两则传说中我们选择了"林姑娘"。剑鱼的故事太遥远,人物都 不是华人, 而我们制作的却是华语电视剧, 会面对很大的困难; 单 是要解决"剑鱼"这个道具更是难上加难。那个年代电脑制作还不流 行。相反的,"林姑娘"故事性强,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人 心的叵测。电视剧很多时候写的就是人、因着人性的复杂、才能衍 生出很多的悲欢离合。

在创作过程中, 我们没有偏离对林姑娘高尚情操的表扬, 同时 也借此反映了当时妇女在传统思想下生存所面对的种种困境。

传说可能有假, 但人性却真实存在。戏剧组安排了范文芳和 谢韶光夫诠释戏里主角的命运、让后人在电视机前去感悟前人的生 活。

因为林姑娘而知道更多

因着寻找资料,我们接触到一份来自1983年9月26日的报章报 道,国家图书馆的红山分馆邀请了三位"老红山"举行了一场讲座、 与大家分享了关于红山区的发展状况。

我们从传说中跳开、知道红山以前曾叫"米粉坡"、因为当时 那里曾经有五间米粉厂,后来又因为被政府利用来倒垃圾而又有 了"垃圾坡"的称号。住在这里的人以姓黄和姓陈的福建人最多、除 了在米粉厂工作,大多以务农为生,养猪、鸡和种菜为生,很少 与外人联系,就仿佛住在"世外桃源"里一样。1954年,红山已经有 三座七层楼的组屋, 是当时的林有福政府兴建的, 一度成为认路 的地标。

从传说到真实,一个镇充满着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如今踏 足,纵然脚下的泥土不再是红色,历史的记忆却刻下了,在你行走 的每步路中。

博物馆里的戏剧开场

剧集在1998年9月12日正式推出、国家文物局为配合剧集的播 出也同时在博物馆举办了一个文物展,成为了当时少有的一个宣传 方式。

"新加坡历史不单只有严肃的一面,还有同样生动且轻松的一

面,表现在民间传说和故事里,希望通过配合电视剧的展览,能让 人学习到如何运用历史材料,接触我们丰富的历史宝库,从新认识 这片土地,更加爱护新加坡。"

这是当时新加坡历史博物馆的馆长林孝胜先生在演讲词里说的 一段话。

历史宝库需要挖掘, 但很可惜剧集播出后虽然获得一致好评, 却没有机会再继续第二系列或第三系列。

回望

回望过去,有些东西留不住,有些东西却留下了。小小的记 录,虽然不是什么惊天记载,但希望在幽幽的历史岁月中,它们同 样留下痕迹。



《石叻坡传说》海报



为配合剧集和文物展 特别印刷的"石叻报"

サ 黒

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曾为电视人,现在是驻校作家和自由撰稿人。著有多 部小说和青少年作品。最新作品为微型小说集《心中的火车》和少年小说《沉 睡天使》。

君

盈

绿

中峇鲁五楼不是历史。因为它是至今犹硬朗 挺拔,而且越活越美丽的现在式。

但是我要写的却也是与中峇鲁五楼有关的属 于五六十年代的过去式。

中峇鲁五楼是俗称,是茂源台(街)的一栋楼。茂源台这三个字总让我联想到潮剧的老角。想象一个叫茂源的老人家,站在他家台前张望着等待着归人……但为什么是"台"?与"茂源"又有什么关系?相信是来自英文 Moh Guan Terrace 的音译吧?那"茂源"又是谁?

小时候在中峇鲁五楼住过。那栋楼是当年 改良信托局兴建的组屋,虽然只有五层楼高,但 也算是当时当区最高的楼层了,不过没有电梯。 我家在四楼。楼层梯间只有一个透黄的小灯泡照 明,万一不幸灯泡坏了,那就得摸黑上下楼。

楼层单位有前后门,前门入口是长长的过道 直通厨房,一旁是与隔邻紧靠的墙壁,另一边则 是一个除了放张供祖母来住时睡的单人床外,还 可供我们姐妹数人打地铺的房间。然后是厕所、 冲凉房,最后才是厨房,圆圆的大理石餐桌也摆 在那儿。厨房尽头就是后门。这后门一般都紧 闭,只有在母亲煮晚饭时才开那么一小阵子。

而前门入口往左拐就是一个不小的客厅,奇怪的是中间放着一张开会用的长桌,除了让我们做功课看报纸之外,也没什么用途。一旁是电话桌子、书橱。另一边放着一张藤制躺椅,是父亲每晚下班回来,吃饭冲凉后躺下来听丽的呼声王道讲故事的宝座。客厅尾端是一面长而阔的窗,面对成保路,也是当年提供我娱乐的地方(让我

趴在窗沿看街上的人来人往)。旁边有一个小房间,是父母亲的卧 室,只可放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橱、一个梳妆台,都磕磕碰碰地挨 着。房里有一面小窗,但常年深帘长垂,因为窗侧就是隔壁人家的 阳台,彼此的谈话声总是那么隐约。

大哥和二哥,入夜后就在客厅打地铺。

这是我们的家。不大, 但是被父母打造得安详、温馨。

介绍单位的格局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吧? 因为现在的组屋似乎没 有这样的格局了。或许,中峇鲁五楼单位格局依旧,但是今人肯定 已非故人。

夜宵炒粿条

父亲当年在福利巴士公司上班,有点小股份。每天大约七八点 我们都已吃饱了才下班回来。只要一听到父亲扭动钥匙的声音,母 亲就会急忙去给父亲盛饭布菜。两人没有太多的言语, 但是可以感 觉到小厨房里充满着一片宁静和谐。

父亲每每在听完王道后,大约十点多吧? 也不问我们一声,就 叫来五姐和我,掏了六毛钱叫我们去买炒粿条吃。吃夜宵,在今天 会觉得不可思议,可当时盈满的就是雀跃欣喜。其实我们已换上睡 衣, 也不饿。但是依然开心听话地下楼买炒粿条。母亲拿了两个碟 子,每个碟子里放一颗鸡蛋交给我们,并且吩咐我们小心拿着。我 和五姐就一人拿一个放着鸡蛋的碟子,同时也各自把三毛钱放在碟 子里, 开心又小心地走下楼去买夜宵了。通常父亲是回家时看到楼 层间的灯泡没有坏掉才会叫我们下楼买夜宵的。

五姐大我两岁, 比我聪明能干得多。所以我很自然地成了她的 跟班。

粿条档就在楼下隔着一小段空间的咖啡店里。好像从来也没看 过炒粿条的大叔有停歇的时候,一条汗湿的白背心下包着个肚子, 颈上披着条"祝君早安"的白面巾。永远脸泛油光的他话不多、但还 算可亲。五姐清楚地交代要一碟粿条一碟米粉,然后我们把碟子与

鸡蛋与钱交给他。随着锅铲的戚擦声,阵阵香味熏得不饿也饿了的 时候,一碟炒粿条与一碟炒米粉已交到我们手上。于是,我们俩又 小心翼翼地捧着夜宵(毕竟是热腾腾香喷喷的), 步步为营地走上 四楼。当年,我们还是小学时光。

两盘夜宵回来了, 兄弟姐妹们也只是一人一口, 却是非常快乐 满足。父母亲不吃,可他们脸上的安慰我们在多年后也体验了。

傍晚时光

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我们也没有什么娱乐。最舒服松懈的时 间就是傍晚时分。那个时候母亲在厨房做饭,一般上她会把后门打 开, 让空气流通。而我最喜欢在那时候搬张椅子, 趴在楼栏处往 楼下看。后门的楼下是个大草场,年轻人也是趁傍晚时分在那里踢 球玩乐。另外,不玩球的一批,就在自家后门处,练习吹奏萨克 斯风, 断断续续, 叭叭趴趴, 虽不好听, 但是声音配合草场上的动 作,也可将就一下耳目的寂寞了。再来是妈妈煲汤的味道与左邻右 舍炒菜的味道综合起来,是很令人神往的肠胃渴求;还有,偶尔跑 进厨房去偷吃桌子上煮好的菜, 口鼻也算得上大大的满足了。

当然还是留恋后门的楼栏处,无所事无所求地看着踢球的人东 奔西跑、好像很清高地不往那批萨克斯风的红毛派处张望。但是那 单调的试音调音总清晰可闻, 唔……其实那也可算是为天际变幻的 晚霞伴奏吧?

最最喜欢的是看人家买东西!

没有电梯的年代,上下楼很累,想买一点东西都很麻烦,于 是,有人发明了"垂吊"。傍晚,夕阳下,楼下来了一批流动小贩, 他们有的肩挑,有的踏脚车,有的推车,把食物都带上。卖甜品 (豆爽红豆汤之类)、鱼圆面汤、印度人的kacang putih等等。有 些人不想吃自家煮的饭菜或没做饭,就买现成的。可他们不像我 与五姐那么乖拿着碟子鸡蛋下楼买,而是把一个竹篮子绑上长长 的绳索, 盛食物的碗就放在篮子里, 当然也把钱放在碗里, 然后

对着楼下卖东西的人喊,譬如要一碗鱼圆面之类的,小贩听到, 答应了。楼上的人把篮子垂挂下楼,小贩把食物煮好盛入碗中 (当然先把钱拿走),喊声"好了",楼上的人就一心一意地把盛 着一碗热腾腾的汤面的篮子一寸一寸地往上提拉……这是一门超 强的手艺,也是艺术。现在式看不到了,未来式应该也不可能。 所以,那是我们当年中峇鲁五楼黄昏的风景。如果有很多人做买 卖,那楼层间,每栋楼处就会有很多垂吊的绳索在忙忙碌碌。

另外要说的是,其实我很怕走后楼梯,好像很陡直,好像一个 不小心就会从楼栏处往外跌,所以万不得已,我只能紧紧地挨着楼 梯内侧走。不过,另一个更可怕的是螺旋梯,虽然这也是风景,但 是我总不能想象,那弯弯曲曲的上下究竟有什么保障?今天的新加 坡,还有这种螺旋梯,但我就是没敢尝试。

街戏、明星登台

中峇鲁五楼附近有间庙,庙里一年总有一两次会请来戏班演戏 酬神。印象深刻的是福建戏班新寨凤。那时候也忙出忙进地跟着看 戏,难忘的是演女主角的刘丽香,她纤细的身材,温柔的声调,非 常小姐, 令我心醉。但是, 演的是什么戏我也看不太懂也不想懂。 因为吸引人的是戏台下好像现今 pasar malam (夜市) 般摆卖食物 的摊子。每每有酬神戏时,母亲会邀婶婶们来看戏,而堂兄弟姐妹 们多半会跟来, 那时候, 大人很专注地看戏, 我们小孩就在食物摊 前徘徊,是买这来吃比较好还是玩"地甘"呢?所谓地甘,是一种小 孩的赌博吧?小贩设计了一块圆纸板,板上有各种图案,板上方顶 着一支横杆,杆下垂着针,轻轻推动杆,针停在那一个图案上就表 示可以得到图案上所示的奖品。当然,中不了的也大有人在。小孩 子也想博一博,通常零用钱用完了什么也没捞到。当年,地甘是很 吸引小孩尤其是男孩的。

女孩喜欢什么?喜欢零食。有各种腌制水果,分别盛放在玻 璃罐里,有芒果、青木瓜,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应该是属于过去式的 腌制水果,叫着"鸟梨"。小小圆圆一粒带个长柄,酸中带甜(是以 醋和糖腌制), 也许因为小, 所以被称为鸟梨? 到底是什么水果就 不很清楚。还有卖咸酸甜(蜜饯)的,琳琅满目,这也好吃那也想 吃, 谁有心看戏?

璇宫戏院(确实已成过去式了)也在不远处,曾随母亲去看明 星登台。那里常演厦语片,当时厦语片最红的明星是小娟(后来演华 语片改名凌波),所以看过她登台,还有另一位厦语明星丁兰,眼睛 圆圆大大。还记得曾看过黎明登台(也是演厦语片的女演员),普普 通通的一个女人。就因为她是明星,是平凡人心中高高在上的人,所 以排队买票争着先睹为快的人也不少。

50年代,明星登台轰动八方,而今已不流行登台,开演唱会 吧, 当年几百场明星登台都比不上如今的一场演唱会。

叩叩面

五六十年代, 卖面食的小贩, 推着三轮车沿街叫卖, 每到一 **外**、为招徕顾客、省去高声呼叫的困境、他们就拿出一个竹梆子来 敲敲, 竹梆子发出来的声音"叩叩叩"的, 因此这种面食就形象化地 被叫成"叩叩面"。

有一件与叩叩面有关的事,如今想起来还是很心酸。

大伯母住在山笆, 我们这算是市区。有一天, 她和堂姐到我们 家做客,母亲煮了一桌菜请他们吃饭。我们也为有客来访能有好料 吃而开心。到了开饭时间,母亲请客人入座,但大伯母却迟迟不肯 就席, 只叫我们先吃。客人没动筷子, 母亲是不会让我们开动的, 所以大家僵持着,大伯母觉得很不好意思,但又似乎有难言之隐。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堂姐不见了,大伯母支支吾吾地说她到楼下买东 西。奇怪,楼下是杂货店,买什么呀?不久,看到堂姐带着卖叩叩 面的小贩上来, 小贩捧着一碗热腾腾的面汤, 放下就走了。堂姐抱 歉地对母亲说,是大伯母要吃的。

母亲有点不解,是自己的食物不好吃不对大伯母的胃口吗?

还是……这时,大伯母尴尬地对母亲说:"我……咳嗽……"母亲一 时无法意会,但是转念一想,她明白了,觉得抱歉又觉得无所谓地 对大伯母说:"大嫂,其实没关系的。"但是大伯母坚持吃那碗叩叩 面,母亲夹菜给她,她也只用那份碗筷。

我们小孩都不明白为什么大伯母那么奇怪。

当晚,母亲对父亲说起这件事,我们听到,原来大伯母患有肺 痨病,她怕传染给我们,因此坚持不用我们的碗筷。

当时年纪小,不太清楚大伯母的苦心,后来想起,很心酸。但 是,大伯母毕竟也是上个时代的人,她其实应该带上自己的碗筷不 是吗?

君盈绿

原名刘秀珍,新加坡作家协会、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理事。厦门大学文学 博士。曾任《新加坡文艺》及《新华文学》主编。著有散文集《爱的圈圈》、 小说集《捡不回的岁月》《喜哥》《骆驼森林》《婚姻同志》等。现为推广华 文学习委员会委任之驻校作家兼自由撰稿人。

1一人浴」 张挥

2010年6月15日晚上9点多,我突然失忆达 八九小时之久。住院观察了两天,找不出原因, 只好回家休养。休养期间,怎么样也找不回那失 去了的八九个小时的生命。我是年轻了,还是衰 老了?庆幸的是,这之后,我的记忆不但没有衰 退,越早时期的事迹反而记得越清楚。尤其是那 段双口鼎一村我童年时代的伊甸园里的往事,更 是历历在目。趁我的脑细胞还十分活跃,一息尚 存的此刻,赶紧让心灵回复到童年的时代,去追 忆那人生最可贵的逝水年华!万一以后真来一个 永久失忆,变成老人痴呆,那就什么都没法说, 什么都无从记,人生就要顿成一片空白了!

"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时刻一经过去,立即寄寓并隐匿在某件物质对象之中,就像民间传说中的灵魂托生那样。"普鲁斯特或许说得不错,难道他已识破此中玄机,才会花了15年时间去追忆童年往事而写成那部被誉为"百年一遇"的《追忆逝水年华》?

而,我现在要追忆的是一条横亘在我童年岁 月里的"龙沟"。

我想福建话"龙沟"是从马来语音译过来的,那是"沟渠"的意思。在双口鼎一村居住的十几年岁月里,母亲一共搬了五六次家,有时是屋主要收回房子,有时是为了更加便宜的租金,但不管是何理由,搬来搬去,总在"龙沟"旁边。因此,那道横亘在我童年岁月里的"龙沟",就成了我童年时代伊甸园里蕴育我成长的长江大河了。

我们住在"龙沟"的这一边,记忆中似乎不曾 在对岸住过。"龙沟"对岸可说是经济、文化、教

育中心。对岸有:太师公庙、公立大华小学、ABC啤酒厂,一条直 接通往厂内的铁路。越过铁路,再走一段不远的路,就是"砖窑区" 了。目前,那儿有一座ABC小贩中心,就是以前的砖窑区所在地。

"龙沟"这边多数是住宅,有一条通往村口的红泥路,路两旁有 不少商店, 十分繁荣热闹。出了村口就是亚历山大路, 有福利巴士 川行,是村里人与外界联系的要道。

当我一拉开回忆的帷幕,自己所眷念的恩师、友伴、邻居; 自己所居住过的小车房、绿荫如盖的老榕树、人来人往的简陋的木 桥,太师公庙里的善男信女,盂兰盛会的街戏,ABC啤酒厂早晚拉 响的汽笛声,为啤酒厂特设的铁路等等,都象看电影般在我的脑屏 幕上一格一格地显现, 亲切又清晰。以下记忆, 一直存放在我的脑 海里,一想到童年往事,就会一一浮现出来,让我又可回到我的童 年时代去"返老还童"一番。

那条将村子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块的龙沟有两座桥, 一座是十分 坚固的石桥、靠近ABC啤酒厂那一边、大型货车甚至军车都可行驶 其上,是村子主要的交通要道。如果没有了这座石桥,北上南下的 车辆就不知该如何南下北上了!

我那个浪子父亲、将我们母子俩安置在这双口鼎一村之后、当 天就又离开我们回到新山去了。

那一晚,我在这一间由车房改修而成的小屋子里的床上,翻来 覆去总睡不着。妈妈却因为忙碌了一整天而疲倦不堪,睡着了。突 然,外头传来像是有人在说话的声音,时高时低,时快时慢。我虽 然有点害怕, 却又抵不讨好奇, 就溜下床去躲在木条窗子的隙缝间 偷看外面的情况。

今晚月色很明亮,将外面的景物映照得一清二楚。原来有一 个老太婆站在石桥桥头,指着天上的月亮讲个不停。讲了一阵就坐 下来休息,过后,又站起来,指着天上的月亮,这回不是讲而是提 高声量地骂。我睁大眼睛,想看清楚她的脸孔,可是她一直背对着 我,我只能看到她脑后的发髻上插着一朵好大的黄花,身穿一袭深 蓝色的长袖上衣,以及一条黑色的长裤。她瘦小的身子在我这个距 离看来, 变得更加渺小, 就像童话书里的小妖怪! 我正想跑回床 上, 却被早已醒来的妈妈将我的肩膀按住, 轻轻地在我的耳边说:

"不用怕,不是什么鬼怪。那是一个村里疯了的老太婆。今天 妈妈也在桥头那边看到过她。"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睡觉?她在骂什么呢?"

"听村里的人说,她的独生子是在一个月圆的晚上,被日本鬼 子捉去,用兵车从这座石桥载走了,一直没有回来。所以每当月圆 的晚上她就会在桥边不停地又骂又讲的、希望儿子会回来看她。她 已没有家,在村里到处流浪,跟人家讨饭吃!不要再看了,去睡觉 吧。明天妈妈拿些东西给她吃。"

这是搬进双口鼎一村头一个晚上所遇到的怪事。后来才知道, 这个村子在日治时期,有不少人也被当时日本鬼子的所谓的"检证" 检了去,就没有再回来了!

跟石桥比起来, 离我家右手边不远的那道简陋的椰树干木板 桥会更加富有甘榜精神和情趣。这道简陋的桥,由两根椰树干以及 十多块木板构造而成。从早到晚、都有人在这桥上往来行走、上午 和傍晚时分尤其忙碌。我每天背着书包上学堂,必定要从这简陋的 桥走过去,然后向右拐进一条小黄泥路,才可以到达大华小学。在 这样的时刻, 总会在桥边或桥上遇见那位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巧英姐 姐。这个巧英姐, 打从我们住进双口鼎一村的第一天开始, 就一直 帮助妈妈做了很多琐琐碎碎的事,又跟我十分要好。把我当着她的 亲弟弟一般看待。我在70岁才开始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双口鼎一 村,那些年那些事》中,花了不少笔墨来叙述她的故事。后来,她 虽然跟着她那被驱逐出境的爱人回去中国,最初几年,还一直和我 们保持联系。可惜后来就失去联系了。前年,《双口鼎一村,那些 年那些事》出版了, 还获得了书籍发展理事会所颁发的小说组表扬 奖。有一天, 玲子传媒的负责人陈思齐传来一个短信, 说有一个读

者留下了电话,要我联系她。我没有即刻联系这位读者,因为当时 正忙着别的要紧事。过了三天,事情忙过之后,就给这位读者打了 一个电话。电话拨通了, 我先自我介绍:

"哈啰,我是《双口鼎一村》的作者张挥……"

我话还没讲完,对方就急着说道:

"阿日、阿日、我是巧英、你的巧英姐……"

"巧英? 巧英娟? 你回来了? 你还好吗?"

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真是感到十分意外,一个我童年时代对 我呵护备至的巧英姐,就在手机的另一端跟我亲切地交谈。是有太 多太多的话要谈,可惜她说,她当天晚上就要回去了。不断地怪我 没有早点跟她联系,不过,她说她很高兴听到我的声音,也很感动 我把她的故事写讲我的小说里。她还很得意地对我说:

"告诉你一件事,有一次你妈妈在替我梳辫子的时候对我说, 以后阿日长大了, 我要他娶你做老婆! 你愿意吗? "说完她在手机 里传来嘻嘻的笑声。接着问道:

- "如果直有这样的机会,你会娶我吗?阿日!你说!"
- "我想,我会。"我毫不迟疑地回答她。
- "真的?我今年78岁了,你也该有74岁吧。我记得我大你四 岁。"

两个老人在电话里追忆那段逝水年华,找回几许的欢乐与无 奈!我们没有机会再见面,她当晚不得不跟着他那到新加坡来公干 的儿子飞回北京去了!这也好,因为在我的脑海中一直保留着她十 七八岁的少女形象,没有看到她78岁的样子并不是一种遗憾,而是 一种生命的丰美!此刻,她不是站在龙沟的那一头,跟我不停地招 手吗?

张 挥

书写文学协会会长。长篇小说《烟事袅袅》与李选楼的《救灾前线》共享2018 年新加坡文学奖小说组第一名。

脚踏车的今昔

绝迹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两三年,脚踏车又大行其道。路上到处都有人骑着脚踏车来来去去,尤其是上班的时间。许多人骑着脚踏车到地铁站去搭地铁,这样可以节省许多走路的时间!有关当局为了让上班族有地方停脚踏车,也在地铁站旁的空地上建造了许多脚踏车架,让上班族停放脚踏车,而在组屋楼下也建造了一些脚踏车停放处。

脚踏车会开始流行,主要还是有关当局在数 年前在全岛各地开辟了一条公园连道,连接各地 的公园, 这条公园连道据说可连接全国各地的公 园, 像我住的武吉甘柏区, 就有一条公园连道, 向北可到蔡厝港公园、或武吉班让公园, 向南 可到武吉巴督自然公园。三年前, 丰佳北民众俱 乐部每个月的星期天组织一次到各地的公园连道 去,取名为"环岛追追追",开始时我不知道,后来 才知道有这个组织,便报名参加,第一次参加, 是从兀兰公园循着公园连道走到柔佛海边。第二 个月却是循着公园连道走到三巴旺公园。接下来 的一个月却从三巴旺公园走到义顺公园, 只可惜 有一些星期日没有空。无法全部参加。总之该俱 乐部把全岛的公园连道都走完,才改变名堂,到 全岛的水道去晨运,例如裕廊公园的水道、滨海 湾的公园水道等,我和老伴也参加了数次。

当公园连道建成后,有关当局也尽量鼓励民 众骑脚踏车,于是常看到一些脚踏车骑士在公园连 道上奔走,平常日子偶尔一两个,但在星期六及星 期天就可看到许多青年骑士在连道上奔驰。可是不 久后,脚踏车盛行,每天上班时分,许多上班族是

民

迅

骑脚踏车到地铁站去, 停放在地铁站的外面, 放工回家, 才把脚踏 车解锁,骑回家去。这样,他们来往住家处,便可节省许多时间。

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不论住在乡村或市区,脚踏车是大多数 家庭的交通工具。住在市区的应该是利用脚踏车去上班,而乡村的 居民却都是用脚踏车到乡村的小镇去卖菜或买菜。因此,他们的脚 踏车后面的架子绑上一个大菜篮,把收成的蔬菜水果绑在车后,便 可到载上100斤上下的收成物。在我小的时候,也是一个菜农,一 家人全靠他种菜过生活, 当蔬菜水果有收成时, 他就用脚踏车在早 上载到小镇去卖。

在殖民地时代, 很难找到一份工作, 靠种菜和养一些猪只及鸡 鸭很难维持一家的生活。因此,我父亲有时就到马来亚去工作一些 时候、赚些钱来养家。从16岁开始、便进入纺织厂工作。19岁后、 我抱着一股雄心,开始到中正中学报读初中一。求学时,每天骑着 脚踏车从兀兰路12英里的住家到远在市区的中正中学去上课,虽 然路途遥远,但因有一份雄心,并不觉得辛苦。为了赚一些钱,第 一年继续在纺织厂做夜班,但由于睡眠不足,每天赶早到学校去上 课,晚上摸黑到工厂做工到天亮7点,每天睡不到三小时,第二年 只好放弃工厂的工作, 改在家务农。那时候父亲刚好到马来亚去工 作,菜园荒芜,我便开始除草松土,重新种植蔬菜,两个月后便开 始了收获。我把收获的蔬菜用脚踏车载到小镇去卖,每星期不是一 次就是两次。如果一次,就在星期天没有上课的日子。如果两次, 一次就得在上课的日子赶早载到小镇去卖给菜车。有一天,一个邻 居朋友告诉我,把蔬菜水果载去柔佛新山给九八行叫卖,每斤可以 卖到一毛钱左右。一毛钱,我们卖给小镇的菜车才给三分钱,相差 三倍左右!但去新山卖菜必须很早,在市场还没有开市前菜摊的所 有买菜的菜贩都去九八行的叫卖摊前购买所需要排挡的各种菜蔬。 在6点前各家九八行前都排了整排一排的水果蔬菜,按照次序从最 前面叫卖到最后,也就是先到的菜农的蔬菜先被叫卖。自然、先被 叫卖者价格会比较高,例如:最先被叫卖的茄子每斤得价一毛钱,

最后被叫卖就只有八分钱了。在当时, 相差两分钱的数目相当大, 如果你的茄子是100斤、相差的钱就是两块钱、而两块钱可供一家 六口买一天的饭菜!所以当我要把菜载到新山去卖时,下午我就把 菜收好,绑在脚踏车的后架上,第二天早上4点就从家里出发,踏 着脚踏车把菜载到新山夫,这样,经常可以排在前面,不能第一也 能第二第三。叫价自然比排在后面的高。

80年代初,新加坡交通已逐渐发达,巴士四通八达,来往的车 辆也增加了许多,加上东西线和南北线地铁正在建造,人们再也无 需利用脚踏车作为交通工具。一天,我和朋友到樟宜海边去散步, 只见海边的行人道上,许多骑着脚踏车的人在路上来来往往,再继 续向前走去, 只见路旁有一个摊位, 摊两旁停放了好几辆脚踏车, 让人租用,标价每小时五块钱。原来脚踏车已经沦为玩具,让人骑 脚踏车当玩乐。想一想,骑脚踏车也有好处,它不但可当为玩乐, 也可练脚力, 也是一种良好的运动。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医药 与健康的节目中,曾介绍一个82岁的老人每天骑着脚踏车到数里外 的地方去和朋友喝茶聊天。

绝迹了三十多年的脚踏车交通工具,想不到在三十多年后的21 世纪的今天, 脚踏车再成了半交通工具。

在60年代前后、脚踏车只有两种、一种是"跑车"、这是人们用 来上班用的,另一种是乡村父老用来上巴刹买菜或卖菜用的。"跑 车"由于有三个齿轮,跑起来比较轻松快速,价钱自然比较贵。但 不能用来载蔬菜运往巴刹或小镇去卖。现在,各种高低及大小的脚 踏车都有,三四岁到十一二岁的小孩子都有适合他们个子高低大小 的脚踏车。常在路边看到一些三四岁小孩子骑着脚踏车跟着父母在 路上骑着跑,不少家长买脚踏车给他们的孩子骑,而脚踏车没有骑 的时候就停放在自家组屋的大门前外面。

在五六十年前的时代,要学习骑那种高大的脚踏车并不容易, 但只要有胆量,学习一些时候就学会骑了。但那高大的上巴刹的脚踏 车, 让个子还矮小的孩子学骑, 那可就不容易了。小时候我学骑脚踏 车, 所学的是父亲每天到市场去卖菜或买菜的高大脚踏车, 要在平地 上攀越过高高的铁车架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些小孩子,都是把脚踏车 推到有一个被砍伐的橡胶树的树筒边、然后把左脚踏在树筒上、右脚 跨过横架,把脚向前一踏,脚踏车就向前走了。可是当骑脚踏车的孩 子要把脚踏车停住,把刹车器一按,车一停,人无法踏在地上,结果 就跌倒在地上,只好从地上爬上来!每个人要学会骑脚踏车,都要经 过好数次的跌倒,才能真正学会。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学会的!

各种各样脚踏车在脚踏车售卖店都有卖,如果你要买,你可以 选择你喜欢的脚踏车。每天骑脚踏车的人在行人道上很多,有各种 大小不同的脚踏车行驶,还有些人骑着两个轮子的电动踏板车在行 人道上奔驰。这种电动车只能训练自己身体的平衡,毫无运动量, 对健康并没有多大好处。而且行人在行人道上行走、很害怕被这 种电动踏板车撞到。2016年9月17日就有一个年轻人在路上骑电动 踏板车时撞倒一个妇女,现在(2017年10月4日)法庭正在审判此 案。若被定罪,那名青年将受牢狱之灾或被罚款。电动踏板车既然 会威胁到行人的安全,我认为有关当局最好禁止这种交通工具、让 行人在人行道上更有安全感。从今年(2017年)10月起,有关当局 已限定所有电动车要经过注册才能在外行驶、这是很好的规定。

这几年, 有几家公司推出共用脚踏车, 在岛国各处都可看到 这种脚踏车,供给各地居民租用。要使用这种脚踏车,可用手机扫 描、以手机付钱、扫描后脚踏车锁打开、就可取用。到了某个地方。 停下,再用手机扫描,将脚踏车锁住,多少钱便从手机扣除。

以前小孩子要学骑脚踏车是相当困难的,现在由于有专供大小 孩子使用的不同高低大小的脚踏车,孩子们骑脚踏车就很方便了, 这是时代的讲步。

民讯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以写散文为主,已出版多本文集。

记得1995年9月的一天,我第一次来到新加坡,下了飞机就直奔外婆家。我是新加坡华侨的后代,那时候外公刚去世,外婆独居在一间三房式的组屋,每天由几位阿姨和舅母轮流来陪她。我一踏进屋门,问候了各位亲友之后,外婆先让我焚香祭拜外公,然后什么都不说就拉着我出门。

那天,她带我来到新加坡的福州会馆,告诉我家族与会馆的渊源。接着,她带我来到会馆附近三龙街(Sam Leong Rd)的一个店屋前,告诉我这间店屋曾是她和外公还有我的小外婆在新加坡创业谋生的基业,现在年事已高,脱手卖出,准备安享晚年。

店屋虽然有些破旧,但是墙体的雕花和门前的五脚基走廊都让我觉得与自己的人生息息相关。"三龙街"这三个常常出现在母亲写给海外父母的书信封面的字,与我脚下的土地神奇地重叠在一起。我用脚小心地丈量着五脚基的宽度和长度,脑子里满是外公外婆们劳作的背影。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喜欢研究有关五脚基的信息。原来那就是厦门人说的骑楼,这又让我想起台湾作家陈启佑的散文《永远的蝴蝶》写的: "我缓缓睁开眼,茫然站在骑楼下,眼里裹着滚烫的泪水。世上所有的车子都停了下了,人潮涌向马路中央。没有人知道那躺在街面的,就是我的蝴蝶。"年少时候读那篇散文,"骑楼"对我来说几乎是和悲伤的爱情同语,刻在我的心里。

现在才知道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城市 里, 骑楼随处可见, 是这些地区和城市的一大特 色。1920年, 厦门市政会在规划建设厦门的新城区

时,以骑楼作为街市的主要形式。临街的商家,营业店面连着骑楼, 楼上住人,家用、商用、公用合而为一。至1932年,新城区构筑起了四 横(开元路、大同路、思明西路、中山路)一纵(思明南北路)为框 架的格局,一直到1980年厦门为经济特区以后,这一框架才被突破。现 在,这些骑楼建筑有的成为危楼被拆除,有的成为老区的一道风景。

无独有偶,新加坡也是在1922年之后大量出现了五脚基的建 筑。据说1922年莱佛士责成新加坡市政委员会起草市区规划,明确规 定:"店屋的布局呈直线,店的正面必须一致,每间店屋前必须留有 一定宽度的有盖走廊、其间不能有阻隔、形成一条街道间通行无阻的 有盖人形通道"。因为规定走廊宽度不少于五英尺,因此被称为fivefoot-way。"五脚基"是新加坡特有的方言词、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其闽 南语发音Gho Ka Ki, 它是由马来语的Kaki Lima借用而来, 属于华马 结合的混合词,由Lima的意译"五"及Kaki的音译"脚基"合并而成。

我来到南洋的时候, 五脚基早已斑驳, 店屋上若隐若现的店名 和斑驳的青苔都诉说着过去的鼎盛和今天的落寞。但是, 我还是那 么痴迷五脚基的独特, 迷恋干它被车水马龙繁华的街市包裹住的沧 桑。有这么一首歌《我的生活在这里》唱的就是那个年代的故事。 一条陋巷穿越多少户家庭, 一双木屐敲醒多少个美梦, 忙碌的五脚 基,我的生活在这里……,在我心中,这五脚基连接着我的祖先南 来创业的艰辛,连接着我这一代新移民的梦想和追求。

今天, 重新寻找五脚基, 在牛车水看到了翻新后的五脚基, 它 变得优雅而气派,设计师的大手笔,让她又一次盛装回来,与周围 的高楼大厦一起站立,居然毫不逊色,反而锦上添花。突然想到, 新加坡的政府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盖有盖走廊、是否是忘不了当年五 脚基给居民生活带来的温馨感觉?

游长樱

笔名樱子、三坊七巷。作品主要是文学报道和书写南洋风土人情。2012年获 得"蔡丽双杯赤子情"全球新诗大奖赛・成人组特等奖。

那些年,那些事

200年——我国就要纪念开埠200年了。当 然,对一些国家而言,200年,太年轻了,但我们 可是一步步捱过来的。

独立呢?是1965年吧!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唯一有印象的是1964年。那年我念小六,种族暴动。怎么个暴动法?谁打了谁?我也没印象。只记得那天原本要上学的,邻居胖叔叔刚好从外头回来,见我们穿着校服,赶紧拦阻我们,说现在外面正戒严呢?你们还要往外跑?哎呀!整整一个月不能上学呢(我是喜欢上学的),天天呆在家,只可以吃罐头,闷呀!

那时我们住在牛车水,一家七口挤在一个小房间里。记得一首歌《一家八口一张床》,我们还好,是一家七口一张床。床当然是爸妈睡的,还有弟弟,他是家里唯一的男丁。我们姐妹当然只能睡地板啦!邻居有马来人印度人,大家挤在一间共用的厨房。厕所冲凉房也是共用的。肮脏及不方便。

然后有一天爸爸急冲冲赶回来,说银行可能 会倒闭,赶快把钱都提出来。为什么会这样?我 也不清楚。

念中学时最苦的是搭巴士。上学时还好,放 学就糟糕了。巴士都挤得满满的,有时还得站在 梯级上。危险啊!但为了早点回家,也顾不了这 么多。后来同学说不如走上一个站,就天天多走 一个站,累啊!

那时一下雨就会淹水,上学放学都麻烦。 水高及膝,这样涉水而过,是永远也忘不了的记 忆。

灵

犀

念大学一年级时,是1971年。选修一门功课:社会学。要做一 份作业、跟同学到波东巴西采访。波东巴西我从没去讨、原来都是 种菜的。菜农对政府很不满,因为被逼迁。他们都不想离开土生土 长的土地,搬到高楼去,他们都不愿意。人怎么能住在高楼?脚要 踩在土地上,才有安全感。他们说。是不是就因为这样,波东巴西 才会长期落在反对党手里?到了最近才逆转。但阿裕尼呢?阿裕尼 又是怎么一种状况?

工作后,认识家里务农的朋友,常让我们到她家玩。裕廊那一 带的乡村。家里养猪,后来猪不能养了,改种胡姬花。到后来胡姬 花也不能种了, 土地只能交还政府。他们心里有怨恨吗? 如果有, 也不难理解啊!

但大多数的新加坡人还是支持政府的。大家有屋子住,不再住 那些无电无水又危险的亚答屋;孩子有书读,只要肯读,不管有钱 没钱; 老人家有医疗照顾, 尤其建国一代, 无不笑逐颜开。不是应 该感恩吗?

正如国歌里唱的:前进吧!新加坡。没有后路可退,我们也只 能勇往向前。

灵 犀

退休中学教师。著有《花雨中的梦》《青春别走》《总有一条路》《冬恋》 等。

手机一代

那一年的那一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孟文飞往美国西雅图出席一个博士学位的答问面试。 我在家里焦急地等待他传来好消息。我们约约事,别在那段时间打电话来。我苦守在那台电话别的事,别在那段时间打电话来。我苦守在那台电话别,时间一分一秒走过去了,我的心情莫名不会有事的,对自己吓自己啦。我借读报来的知象。"给铃"响起来了,我立刻抓起听筒,一声哈哈之时,突然晴空霹雳,一阵撼天巨雷像走电记,突然晴空霹雳,一阵撼天巨雷像走电记,突然晴空霹雳,一阵撼天巨雷像走电话时,突然晴空霹雳,一阵撼天巨雷像走电话时,它都是这样按压敲打,它都无声以对上,连想将听筒狠摔在地上都乏力,只能问天!

事隔四十多年,今日想起来:如果我们当时都各拥有一部手机可以互通信息,他就无需特别跑到当地的邮政局去打电报回来告捷,我也不必因为电话机失灵而如此气恼!提起手机,还真不知道原来在1973年4月间,美国人马丁库珀(Martin Cooper)博士的团队研制出了轰动全球的第一部便携式手机后,便引起各国竞相争衡研究热潮。它逐渐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飞鸽传书的年代早已远去,家书何值千金。从儿时用一绳两端贯穿两个牛奶罐的"电话机",到移动电话到1G大哥大到今日的智能手机,不仅其外形越变越精美轻巧,其功能之广泛运用,更是超乎电脑对人们的影响。即便对科技知识毫无兴趣甚至有所抗拒如我者,近几年来也不得不咯噔咯噔地拖

陈华淑

着老迈的脚步,跟随时代的"巨轮"前进。适者存,逆者亡。这个道 理我很明白。

可是时代的"巨轮"转动得太快了,追得我精疲力倦,头昏脑 胀,刚刚学懂了电脑的基本操作,又要应付如何运用手机。手机的 发明更叫人类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小的一部智能手机, 和互联网接上了轨,竟像一台布下天罗地网的机器,直叫年轻人为 它着迷!它具有电脑和电视的功能,却又可以放在口袋里,随身携 带,比电视电脑方便多了。君不见,居家的出外的,人手一机,什 么交通状况、时间测定、气候变化、娱乐影视、国际时事、商业信 息等等,只要启动智能手机,用一根手指在视频上滑过,就可以获 取你想要的资料。一机在手,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这样的宝贝谁 不想拥有呢?

手机在这五十多年来的发展,可谓百花争放,各彰其"牌"。目 前在市面上见到的各家牌子有美国的摩托罗拉、苹果、韩国的三 星, 芬兰的诺基亚, 中国的中兴、小米、华为等等。其中摩托罗拉 在90年代已被诺基亚取代而登上全球手机老大的宝座。而诺基亚 手机旺了二三年, 它又被苹果挤下。之后因着新加坡的经济迅速发 展,国人的购买能力强,拥有两三部手机的并不稀奇,于是各种牌 子手机的专卖店在新加坡越开越多, 竞争激烈。小小的岛国, 不但 变成了手机的大战场,也出现了无数的"低头族"。

有关手机的广告几乎无日不有。曾经看过两则广告。第一则的 画面里,一位身着袈裟的僧人正在山顶闭目打坐。突然一阵清脆的 铃声划破周围的宁静,僧人不徐不疾地从怀里掏出一部手机,指头 一按、神态自若地和对方谈起话来。第二则是:海边的通道上、一 名男士正边走边用着手机和老婆通话,不慎将手机掉落地上。他正 想捡起手机,不料它又被莽撞的路人踢进水沟。他捞起手机和老婆 继续通话,这时却闯出几个年轻人,抢了手机当球抛,抛入海里去 了。没想男士跟着纵身入海,抓起了手机对老婆说:"我没事,别 着急!"

手机的广告形形色色,内容精彩,无非在宣传自家品牌的手 机。无论路多远、山多高、传达信息都得靠它!若要具有撞击无 损、水浸不坏的手机, 你务必购买我这个名牌的产品不可。一款新 手机出炉,很多手机发烧友总会趋之若鹜,漏夜到那些专卖店或旗 舰店排队,为的就是以首位拥有新产品者为荣,让"同道"既羡慕又 无奈!

手机传达资讯的快捷和携带的方便,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 新加坡之能缔造成一个走在高科技尖端的智慧国,智能手机居功 不小。在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在医学领域的改善也有一定的贡 献;在教育方面,它是联系师生教学互动不可或缺的工具。还有还 有,为了钱财不露眼,减少匪徒觊觎、盗窃和打抢的罪患,实现无 现金交易的社会目标, 政府呼吁人们通过手机付款。于是各大银行 纷纷设立直接付款的转账机,从合法机构到购物场所到食阁到小贩 中心,只要申请个户口账号就行了。听说现在到某些国家去旅行, 没有如QR码等的账号就买不到东西呢!过去用电话向亲朋戚友拜 年,还听到彼此的问候和祝福的声音,今日手机有了WhatsApp的 平台,一口气就把祝贺分送到群组的队友那儿去。

可手机引起的社会问题也不少,如司机驾车时忙着看手机简 讯或用手机与朋友交谈, 罔顾交通安全而闯祸; 手机诈骗案层出不 穷,令人防不胜防;滥用手机拍摄裙底照,侵犯女性隐私;学生沉 迷于玩手机游戏而荒废学业, 使家长们大伤脑筋; 利用手机网络到 处传送假信息,搅乱人心。搭巴士,乘地铁,坐的站的,男女老 少,90%以上都是低头族;在餐馆,你也可以发现很多食客在用手 机、食不知味;有的是先"敬"手机后讲食,即使是一家几口共桌聚 餐,就有几部手机在用。玩游戏,传短信,聊聊天,看资讯……聚 情会意尽失。

生活在高科技高效率,样样讲究创意创新的社会里,让我感受 到力不从心。回到过去那种一步一步来的日子是不可能了。有时候 看到那些职场人士在车上打盹, 熬日熬夜的, 心里不无感触!每个 人都会说:活到老学到老。但科技的发展可是一日千里,而岁月的 流逝也叫人精神体力日渐衰退,两者可说是背道而驰,距离越行越 远。在这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里,传统色彩淡化了,古早味不再飘 香,老人家真是居者不易啊!

陈华淑

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擅写游记和散文,著有《飘飘夜雪报冬寒》《追云月》 和《冰灯辉映的晚上》等。

十四五年前的事了,取得永久居留资格之时 我们一家人租住宏茂桥,适逢组屋价格落至谷底, 于是大胆跨前一步,在对面的碧山组屋区寻觅起喜 爱的屋子来,但其实是被碧山公园本身的自然环境 所吸引,想跟它靠得近点儿,再近点儿。

天随人愿,前后不足一个月,即以稍稍超过 预算的价格购得紧邻碧山公园的一个组屋单位,三 五个月后即搬离宏茂桥,过起了跟碧山公园的花草 树木及流经公园的加冷河上段朝夕相对的日子。

那时最吸引人的当属楼下河渠对面那片玉兰园,初搬来时白的、粉的玉兰花开得正盛,每日晨曦初露或夕阳西下之时定会跨过木桥来到树下与满树的花儿对视那么几十分钟,离开时随手捡起几片花瓣拿回家放在一个精致透明的玻璃花瓶里,然后一动不动凝视着那份恬淡优雅,那份随遇而安。

紧挨着玉兰园的是一个供孩童玩乐的大沙坑,沙坑里一架高高的秋千,一个大圆球状攀爬架,几个迷你小木马,简单实用且魅力十足。不足三岁的幼子每晚饭毕一定下楼直冲沙坑而去,身后跟着他的玩伴爸爸,两三个小时后,给学生上完课的妈妈也尾随而来,一家三口攀上爬下,荡秋千、骑木马,不亦乐平。

但骨子里最喜爱的其实是流经楼下的河水, 无奈那时的钢骨水泥河道僵直而生硬,高高的堤 坝把河水跟公园里的花草树木完全分隔开来,虽 然近在眼前,但既看不真切又触摸不得,日子久 了,那河那水也就似乎不存在了。

大概七八个年头之后,投资8千万的翻新工程 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序幕。

起先是玉兰园里的树木一棵棵被移走, 然后是沙坑被圈起来进 行改浩,最后是钢骨水泥渠坝整个被拆除。

"多年之前流经碧山公园的加冷河上段是自然河道,翻新后将 恢复以前的样子,我们就可坐拥小桥流水了。"先生满怀憧憬。

"果真如此那可就太好了。"我随声附和。

拖拖拉拉两年之后,翻新工程如期完成,木桥由直变弯,由两 座变四座, 站在桥上看着弯弯曲曲的河道在花草树木的掩映之下缓 缓东去,顿觉周围的天地倍加诗情画意起来,旧时模样瞬间忘得一 干二净, 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真没想到这人工造出的河道比真正的自然河道还要真切自 然, 让人一下子就回到了孩童岁月。"发自内心的感叹。

但是, 隐隐的失落感依然挥之不去: 曾经日日流连其间的玉兰 园消失得无影无踪;曾经陪伴幼子成长的沙坑变得太过美轮美奂, 完全失去了童直和天然,叫人不忍多看一眼……

于是狠下心关闭了最初那扇窗,沿河而下200米,打开了另外 一扇窗。每当伫立窗前、眺望着窗外缓缓而过的流水、思绪总会破 窗而出, 跟那天上的流云和地上的流水融为一体。于是干脆转身下 楼,安安静静地坐在了河边,双脚伸进清澈透明的水里,天上的云 朵也紧跟着悄悄地沉入了水底。于是身心便陪同那河道一起回归了 自然。

回归自然当为现代都市人梦寐以求的生活状态——小桥流水, 草长莺飞,花开花落,虫鸣蛙鼓……这一切在翻新后的碧山公园已 成为一种常态、沿河而居的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让自己的脚步慢些, 再慢些……

齐亚萘

本地写作者,著有散文集《他乡故乡》及《爱上一座城》,为第八届冰心文学 奖首奖获得者。

想起兀当

1973年,我成功申请到马西岭兀兰镇的新组屋。抽签结果,我们拿到的屋子在三楼,有点矮,但这丝毫没影响到我那激动的心情,那是我们家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屋子,父亲最高兴了!

那时的马西岭兀兰镇只有五座组屋。组屋 类型分别是三房式、四房式,还有一房式租赁组 屋。在地处偏远、少人问津的马西岭安家,我始 终没有一点悔意。对着四周的荒山野岭,情有独 钟。

当那里的交通还非常不方便的时候,我们就急急忙忙搬家了。组屋离大路约500米。每天出门都得走一条羊肠小道到兀兰路去,才有巴士可搭。那时,路口有霸王车,有时为了节省时间,下班时我就选择坐那破破烂烂的霸王车。小路弯弯曲曲,车子在凹凸不平的路面颠簸。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208号巴士才从兀 兰路开进了马西岭,车站就在我们的住家楼下。 巴士每半小时才穿行一次,错过一趟就得苦等, 不想等的人就抄捷径走羊肠小道。人口越来越 多,180号、182号巴士也开进马西岭来,交通问 题终于大大地改善了。

记得刚搬到那里时,整座组屋只有二十多户人家。幸好楼下有商店,买东西还算方便。对面正兴建点型组屋,工程如火如荼地展开。每一天,混凝土搅拌机和打地基的声音轰隆作响,运载沙石的罗厘车在马西岭通道不停穿梭。才三几年时间,周围的三十多座组屋便纷纷耸立起来。位于大牌20的马西岭湿巴刹适时开张,解决了不少民生问题。

冰

秀

湿巴刹里的摊位很多, 地板湿漉漉, 尤其是卖鱼虾和鱼丸的 地方。一旁有菜摊、杂货摊和服装摊位。那里聚集着各族人民、无 论周日或是假日,都是人头攒动,非常热闹。特别喜欢吃咖啡店那 名印度籍小贩炒的米粉。他用炒Mee Goreng的配料——羊肉、马铃 薯、豆芽、鸡蛋、番茄汁和特别调配的酱汁来炒米粉。炒出来的米 粉火候刚刚好,香喷喷、酸酸甜甜的味道使人胃口大开。时常光顾 那个印度摊, 若是不巧遇到他回印度, 他的助手炒的米粉就差强人 意了。

好怀念住在马西岭的日子。最喜欢在组屋区周围溜达。那里有 从林,有菜园,有橡胶树,有著名的265峰(军人扎营的小山脊)。 住惯甘榜,看惯了绿色的乡野景致,一下子就爱上了那里的乡土气 息。假日晨起,在青山绿水的怀抱中徜徉是多么舒畅!

"望海楼"

几年后,获知滨海的地方盖起了三座五房式组屋,我们马上向 建屋发展局提出申请。1980年、我们住进大牌215的16楼、天天与 隔着柔佛海峡的新山对望,新柔长堤的交通情况一览无遗,于是我 们的住处"望海楼"变成了前哨站,朋友不时会打电话询问路况。

白天、海上的船只有的停泊不动、有的在游弋。对岸的皇宫和 起伏的山峦皆历历可见;晚上,岸边的霓虹灯闪闪烁烁,倒映在水 中, 夜景使人陶醉。

同一年, 十林小学刚建好, 我申请转校成功了。学校就在住家 附近,上下班不用搭车,省了很多车马费和时间,多好!

住进"望海楼"后,旧关卡处的兀兰中心也在打桩声远去后粉墨 登场了。大牌第1A至6A座的店屋开始招租。

旧兀兰中心与兀兰市镇公园

旧兀兰中心靠近关卡, 是来往新马两地车辆的必经之地, 加上 建有巴士转换站, 因此占尽了地利。那时中心里有建屋发展局办事 处、邮局、银行、当铺、货币兑换店,英保良百货公司和职总平价 合作社、兀兰戏院、保龄球馆等。小贩中心在4A座的上层、下层 还有很多小商店。周边的多家咖啡店和快餐店,有一些是24小时营 业的。由于那里物品齐全、如水果、衣服、金饰、手表、海味等应 有尽有,我们时常到那里去逛。它可以说是马西岭居民和大马人的 购物天堂。

每天清晨, 旧兀兰中心汇集大批从柔佛讲入我国工作的马来西 亚劳工。电单车、汽车、巴士在繁忙的街道上穿行,热闹非凡。

中心旁有一个独特的地下通道,可连接兀兰市镇公园。这个 地下通道自1982年开始启用,其设计与常见的地下通道有很大的不 同。它共有三层,站在顶层可以眺望园景。楼梯旁边有一条螺旋通 道,供骑车人十使用。

兀兰市镇公园内设有中式的仿古凉亭, 和具马来特色的亭子, 还有儿童游乐场。园里有个大池塘、池塘上有拱桥、池塘里的鱼儿 不时探出头来。最特别的是公园里有一家水上餐馆、吸引了不少老 饕到来消费。这公园离家不远,是我们饭后漫步的地方。

1996年, 兀兰巴士转换站搬到现在的兀兰区域巴士转换站。新 关卡建成后,许多车辆直接在武吉知马高速公路(BKE)上行驶, 不再经过兀兰中心, 中心的人气已大不如前。加上令吉兑换新元的 走势不断下滑,大大影响了大马访客的购买力,兀兰中心的生意每 况愈下。

1998年我们搬家了,对住了25年的马西岭兀兰镇还是念念不 忘,时常回老家所在的215座组屋看看。老家已整体翻新了,电梯 可直达每一层楼。最近一次回去,发现曾经熟悉的组屋和停车场都 换了新装、山坡下的海边、那个我们时常散步的地方、已经变成兀 兰海滨公园了。

消失了的旧兀兰中心

两年前到旧兀兰中心走走, 到老邻居蔡先生和太太的店光顾, 闲聊间谈起生意,他们都大叹生意难做。他们以前是做电器生意 的,销路不好,只好改成卖日常用品,主要是卖毛巾被单之类。虽 然如此,"亿华电器公司"这个招牌却依旧保留下来。他们都秉持着 刻苦耐劳的精神经营生意,一年到头守着这家店。蔡太太很勤劳, 每天起早摸黑到店里去,赶在清晨大马工人来新时,做几单生意。 她说:"要不然等到邻近卖同样货色的店全开了, 生意就难做了。"

早就听说旧兀兰中心路第1A到第6A座组屋将进行选择性整体 重建。移民与关卡局也宣布会扩建兀兰关卡、把关卡大楼扩建到旧 兀兰镇中心地段。尽管如此, 蔡先生和太太还是不愿意结束营业, 决定坚持到最后一刻!

2017年11月30日之后,旧兀兰镇中心正式走入历史。这个兀 兰镇中心有着太多我们的回忆以及新马两地民众的集体回忆,它的 消失难免令人感到依依不舍。许多人选择在最后一天到那里去逛, 并拍照留念。

1976年和1978年曾先后写讨《沙尘滚滚话兀兰》和《大跃进 的兀兰》两篇散文、把自己从1973年有幸成为首批居民、目睹兀兰 在短短几年时间,从仅有的五座组屋,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大卫 星镇的经过一一道来。重读旧作一遍,找回了许多失忆的片段,暗 自庆幸自己做了记录、否则一切都将如过眼云烟、无从追忆。

后记

从人烟稀少的洪荒时代算起,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兀兰就已 经发展成一个区域中心。它目前有6万多个组屋单位,24万多个居 民。举凡区域图书馆、大型购物中心、巴士转换站、新加坡体育学 校、共和理工学院、星烁初级学院、中小学、兀兰体育场,以及政 府诊疗所等设施都一应俱全。

兀兰市镇公园进行了将近两年的翻新工程,增添不少新设施, 并种植很多红树幼苗。2018年4月29日公园重新开幕、易名为马西 岭公园。

根据报道:未来五年到十年,兀兰将发展全新的标志性住宅项

目,兴建兀兰医疗园区、市镇广场等新设施。居民到时也能沿着一条树林景观连道,从兀兰地铁站步行或骑脚踏车前往兀兰海滨休闲区。

至于交通方面,汤申——东海岸地铁线的兀兰北、兀兰转换站和兀兰南站预计在2019年建成,加上从兀兰北衔接柔佛的新柔地铁系统,以及未来的南北廊道(North-South Corridor),兀兰的交通将更加四通八达。

届时, 兀兰将成为新加坡名副其实的"北部之星"。

冰 秀

原名陈秀元。退休教师。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已出版散文集《小河与一串记忆》(1994)、《心的呼唤 绿的回响》(2015)。

有时候,历史的发生竟是如此的巧合。正 当新加坡纪念开埠200周年的时候,一座翠绿的 山岭,在经过了30多年之后,终于完成了它的使 命,正式走入了历史中,成为了本国开埠史的一 部分。

本文虽然写于2018年,写的却是2019年的事情。2019年看上去似乎和别的年份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在这一年的200年前,史丹福·莱佛士登陆了新加坡。在100年前,中国发生了象征现代中国开端的五四运动。而在2019年这一年,我们也要正式地和几所一两代新加坡青年度过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两年生涯的初级学院说再见。

谈到说再见,其实这一生中,我也只跟你说过 两次再见。初别时是30年前,两年短暂的高中生涯 结束,当兵去了。当时没有想到真的会"再见"。而 仅仅十年后,竟被分派回到母校任教。而这一教, 便是21年,直至今日。更没想到的是,再别竟也是 终别,而那已经是离开初识30年后的事了。

荏苒30年,你却没有改变多少。除了校舍的两翼加长了之外,还是能从受到时光洗涤的外墙认得出你当初的容颜。三层楼的白色校舍,两翼平衡的格局,黑色加黄框的方格小窗子,四处可见的翠绿的树木和灌木丛,还有石板道、鸭卵石、木凳子。格局并不大,却充满了温馨。每天要经过的教室走廊,每天要攀爬的阶梯,30年过去了,这里却像是凝住了的时空般,说是30年,其实初见你好像还是昨天的事。

那是遥远的1988年。你才创校两年。校舍是 全新的。因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当时还得了个建 筑奖。我算是半个华校生,虽然当时候新加坡已没有了华校,但 从小开始无论是在家里或是在学校都是讲华语的、表面上英文是第 一语文、华文是第二语文、不过那是官方设定的名称。我自己则是 华文是第一语文,英文是第二语文。从家里到小学到中学,十多年 来,使用华文华语皆通行无阻,而且再自然不过。然而,到了17 岁,却被迫要开始面对一个不一样的环境。

幸好,那只是短暂的。在初院的迎新会上,我面对来自不同 学校的同学,包括异族同胞,自然得使用英语。一个多星期后,迎 新会结束, 学校为学生分班。我选了双数双科的科目组合, 分配到 了一个几乎是男生的班,班上只有三个女生。男生当中,最多是来 自德明政府中学的学生,和几个包括我在内,来自圣公会中学的学 生。因为都是传统华校, 所以虽然当时的华校已改制, 但我们仍旧 是习惯使用华文华语的,但也有同学是习惯使用英文英语的,至少 是一半一半吧。当时大多数同学们的华语也讲得相当流利,没有时 下大多数学生的洋腔洋调。

两年的初院生涯,我是校内校外两头忙。校内不只主攻四科 主修, 我也是图书馆管理员, 把在学校内上课和做功课以外的时 间都泡在了图书馆,校外则是参与了报馆的学生记者(通讯员)活 动、几乎每个周末都往报馆跑。记得当时参与了一份学生文艺杂志。 《天空》的编辑,15期的刊物我就参与了六期。除此之外,也搞 会讯《鹰族礼赞》。从报馆活动的参与中,加深了对报纸制作的认 识, 也更加地对记者生涯产生浓厚的兴趣。

我从小就喜欢数学,成绩也总是很好,在班上永远都是A,但 科学就不怎么好, 一路载浮载沉。到了初院, 数学和高数仍旧是 我最爱的科目,至于物理和化学,上课时候老是听不懂。后来有一 次,决定痛定思痛,到图书馆借了一本物理书,慢慢地从最基本的 读起,最后总算是弄明白了很多事情,物理的成绩也开始进步,最 后也得到了和数学一样的成绩。可是化学呢?在当时读初院不一定 要修读四科主修、三科也可以。我即使化学在高一年底的考试没有 考到A, 但成绩还算是不错的, 没想上了高二, 一开学我却决定把 它给退了。当时我的决定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包括我的级任老师和 同学,因为我当时的成绩在班上算是不错的,导致后来甚至差一点 发生了一股退选潮,不过幸好过后没有真的发生。要不然我可能会 感到愧疚。

不过, 化学我还是真的决定退了。反正在当时读四科主修和读 三科主修到了报读大学的时候没有区别,因为第四科主修是不算分 的,除非你是为了得到奖学金,那这第四科主修的成绩会有帮助。 我当时决定退的一个原因, 是我觉得我对化学的兴趣真的不大, 将 来也不太会从事和化学有关的工作。而且退了化学之后,能够有多 一点时间做自己的事,包括极力补救我最差的理解与写作这一科。

最后,我还是带着不错的成绩毕业,除了理解与写作这一科考 得不太好之外。两年的初院生涯一晃眼就过,但所幸我遇到了许多 让我难忘的老师, 这当中包括继续维持我高度兴趣的数学老师, 让 我一度陷入痛苦深渊最后还是救了回来的物理老师,不小心让我决 定退选化学的化学老师,还有一直给我许多鼓励的华文老师。这当 中, 当然不能忘记我的级任老师, 她也是教我理解与写作的老师。 虽然因为我的英文程度的关系,我这一科一直都考不好。我记得有 一次家长会,级任老师在我母亲面前问了我将来想要读什么,我几 乎不假思索地说要主修中文,她当时吓得差一点从椅子上跌了下 来。因为我们那一班是纯理科班,同学们以后多数不是要主修工程 就是主修理科。

我最终还是进入了中文系,在我当兵两年之后。我不是没有受 到影响的。在我最初选科的时候,我其实是选了工程系,这多半是 受到了我当时同班同学的影响,而我也被国大的工程学院录取了。 然而, 当兵的两年, 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问自己, 我真的对工程有兴 趣吗?答案很显然是没有。我当时比较有兴趣的科目是中文和数 学,因此最后在中文系和数学系之间,我选择了前者。这当中还有 一个故事。学校当时虽然有提供华文主修这一科,但因为我当时读

的是理科班, 而在当时, 读理科班的学生是不能选修华文作为主修 科目的。幸好这个条例在我那一年之后更改了, 可是我还是错过了 修读华文主修,和华文文学失之交臂,擦肩而过。这一因素,也促 使了我决定大学时一定要读中文系,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现在仔细一想,这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因为假设我当初没 有选读中文系,我就不会成为华文老师,而我如果没有成为华文老 师,就不会回到母校教书。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国立教育学院。至于为什么我不是成为 我读初院时想成为的记者,反而讲入了教育界?这当中也有曲折。 可能长时期的参与,包括我两年多当兵的时候休假时也多次往报馆 跑,以及我后来在大学时也到晚间报纸实习了两个月,致使我当时 对记者的工作已非常了解,失去了最初的新鲜感。大四读荣誉班的 时候, 听说当时教育部非常缺老师, 甚至会把招聘表格寄到你家 里去。而我当时就糊里糊涂,也兼贪方便地填了表格,交了上去, 没想就被选上了,并被通知去面试。我还记得当时我面试时竟然是 穿着T恤和牛仔裤去的、到了面试的场地才发现每个人都穿着整齐 的工作服。没办法,太迟了,也只好硬着头皮去面试。轮到我的时 候,依稀记得前面坐着五个人,轮流向我发问问题,问什么问题 我早不记得了,只是庆幸没有人问我穿着的问题。几天后,收到信 件,说我面试通过了。

其实和读初院时候一样,我当时决定填表格当老师,也是受到 了班上同学的影响。当年我们中文系荣誉班,一共有40名同学,大 约有一半的志愿是成为老师,而我当时也就随波逐流了。

在国立教育学院毕业以后、就被派到母校教书。当时的确是感 到意外。因为没有想到我才离开你七年多,就又回来了。而我当时 也没想到会一待就是21年,直到你结束教育的使命。21年的教学生 涯,见证了许多事情的发生,有好的,有不好的,同事来来去去, 学生来来去去。你却仍像是一座巍然不倒的城堡,身上承载着许多 的欢笑和眼泪、相聚与离愁。这21年来,除了在家的时间,就把最 多的时间花在你身上了。如今要离去,而且是永远的离去,这句再 见说了却是再也见不到了。

两个月前, 开始在脸书上发照片, 发你的照片, 一天一张, 要维持100天,因为100天后,也就离开关校的日子不远了。这100 张照片,从不同的角度捕捉你的风姿,每张照片配合或长或短的文 字,它们可能是几句伤感的诗,可能只是几句陈年的唠叨,或是老 旧的回忆。但这100张照片和文字结合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回 忆,或者还是会有遗漏,但只能用这样粗浅的方式去尽量保留一些 可以保留的东西。

此时落笔、离开关校还有少过两个月的时间。每天都从办公 桌搬回一点东西。但东西太多,回忆太重,有一些还是喂进了碎纸 机。这当中那些学生亲手写的有历史感的信和字条,是最不舍的。 端正秀丽的中文字,这些在今天的网络时代都已经近乎要绝迹。此 外,图书馆的书要送人,我自己也拎了好多回家,尽管家里的书架 已然不负重荷。最头疼的是历年出版的坚持了30年的学生文艺刊 物,一千多本的刊物最后都寄去了其他学校,希望有图书馆或喜欢 看书的人能收留。

人间有相聚,便有别离。聚散两依依,本是人间常态。翠岭这 个名字,或许很多人早已忘记,但这却是我一开始认识你时你的名 字,就建立在一座翠绿的小山岭上。每天无论是走路,或开车,都 要登岭。或许很多人都没有察觉,包括那些在你身上教了很多年书 的老同事。或许这座小山岭太小, 高度太不起眼, 却仍旧在过去的 30年发出了该发出的光芒,抚育了数万名的学子。今天,你已完成 了使命、完成了别人对你的寄望。你的名字、将会被后人记着。终 别了,翠岭。

刘瑞金

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新华文学》总编辑。著有诗集、散文集等。1999年 获国家艺术理事会颁发青年艺术奖(文学)。

上世纪50年代家婆帮人挑水,一根扁担可挑两桶,一桶两分钱,后来涨价到三分钱,仍有许多乡人愿意让她挑水,从山下挑到山上,让万基山上的村民日常有水使用。家婆省吃俭用,积攒了一些私房钱,在七个儿子未成家之前,到心仪的金铺定制了七个心形金牌,牌子中央刻有"五福临门"四个字,金牌做工精细,边沿镂空滚边,像女孩子裙边的蕾丝。除此,她还另外买了七个刻有花纹的金手镯,福建人好像特别重视金手镯,出嫁的姑娘都要有双镯。这些金器当中的一个"五福临门"金牌特别大,手镯也比较厚重。家婆的观念里长子嫡孙,是家族的领头羊,爱屋及乌大而厚的该给长媳。她不在乎将来七个媳妇是否合眼缘、能否与她和睦共外?

当她年老力衰,智力逐渐失去前,便召集所有儿子,隆重其事地将金牌、手镯,分配给儿子们转赠给媳妇。虽然老四未成家,这是她料想不到的,但仍可得一份,不厚此薄彼。这些金器都用手帕包裹打结,透着那一代人的朴实收藏。

"五福临门"在老一辈人心里有着怎样的象征 意义呢?"五福"即象征:长寿、富贵、康宁、好 德、善终,无非是寄托着长辈对儿孙的美好祝 福,而收受的人是否能体会得到?还是只当作意 外飞来横财?媳妇可不是人人都向着老人的心 呐,她可心里有数。

这些金饰不知收了多少年月,款式已过时, 永不褪色的该是老人一颗善良的心。只是她没有 想到长媳收受比较厚重的金器是否会引来妯娌间 的妒忌? 从而不谅解老人,忘了馈赠的初心。

芉

华

林高在一个篇章《母亲》里说: "……这些金器在母亲那一辈 人的心里有些什么样的意义。母亲买齐了四件, 收着, 等有一天拿 出来,有了了心愿的满足。"(收录于林高著作《记得》)

原来不仅我们福建人有这样的风俗, 林高他们潮州人也有, 他 们还是四点金呢!

芋 华

生于新加坡,赤道风出版社社长,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 究会会员。《外婆的发髻》和《白蝴蝶》二篇散文曾收录于2003年中华书局出 版的《中华活页文选》"实用阅读"(初中卷)里。《白蝴蝶》也曾译为英文 作为教材。2006年曾以散文《翻动的情思》获得第六届浯岛文学奖。

青如葱

前提:我走近历史

新加坡很年轻,建国至今才短短53个年头。 相对中国、英国、印度这些古老的国度而言,新 加坡甚至还没有她们一个朝代的时间来得久。所 以新加坡好像没有历史。

好多年前,当时是吴作栋资政当新加坡总理的年代,有人(不知道是谁?)向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新加坡100年后的愿景。"记得(我的记忆力不好,有可能记错。如果记错,请原谅则个。)他这么回答:"我都不肯定新加坡50年的时候还在不在,怎么能预测到100年后的情形呢?"正值青少年时期的我,听了大为惊骇!如果我们的总理都悲观地不能肯定新加坡50的时候是否还会在列强中挣扎存活,那我们这些小市民该何去何从?!

"好彩啊!heng啊!"让人捏一把冷汗的是,新加坡如今不仅活得好好的,还成为四小龙之冠,而且(很骄傲地小声说)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氛围中,年年经济有所增长,真是万幸!想当年谁家有要出国的,还得告知四方亲朋好友,收大家一个红包为旅途壮胆,然后归国时夹着大包小包的手信回赠大家。现在就算谁谁谁每天出国,就像从红山搭乘地铁到盛港一般,不值一提。最多大家会敷衍一句:"能者多劳喔……"国民生活从第三世界一跃成为第一世界,这是跟新加坡一起庆生50年的国人经历过的历史。

我们的新加坡建国初期,或者建国之前,发生了许多大事小事,但我们很难随口说:"在新加坡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个那个事情……"

我们只能直接点出时间,比如说:"60年代初期,发生了某某某 事件……"这些事件、堆沙成塔般、为新加坡的历史堆砌了一个雏 型。

在国家初初建立时期出生的我, (既不属于建国一代, 也不 是立国一代,希望将来能自豪地算是强国一代),自然不懂历史, 就算碰上了也就只跟历史擦着边。既然伟大的历史事件我赶不上, 在亲人身上发生的小历史倒是一箩筐。毕竟不管前人是富是穷,是 本事是窝囊,都在时间的长河里漂流着,浮沉着,谁不曾背负着历 史的包袱呢?也由于有历史有过去有曾经,才有一脉传承到今天的 我们。

1. 外公的历史事件(1925-1965)

在我三岁的时候,新加坡刚刚建国独立不久,外公就撒手西归 了。他在风雨交加的夜里, 杀了家里养的黑狗者成香肉吃。天亮的 时候中风、几天后就死了。这事我写在纪念二外婆的《让我悄悄跟 你说再见》这篇散文里。外公的事迹我多是从妈妈口中听来的,整 理之后发现,他活得还真精彩!

三岁的我还残留了一些记忆,记得外公剑眉大眼,外号"黑脸", 不怒含威, 子女都不跟他亲近。可我一看到他, 就会依偎在他身边, 叫他一声阿公。他多数时候会给我带一颗从后港二外婆家摘回来的木 籽(芭乐,本地的番石榴果子,个子不大味道却很香),说我聪明嘴 巴甜会叫他,不像他三岁的儿子(我五舅跟我同岁),还不曾听他叫 一声谷谷。

外公的父亲就是我的曾祖,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过番来 到新加坡谋生。那时候中国还是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时代,国家内 乱,军阀之间打来打去,民不聊生。曾祖在中国潮汕乡下生活过得 不好,他很早死了老婆,唯一的独子(我外公)交给邻妇照顾,他 没有了后顾之忧,才随着大批沿海乡民过番的风潮,搭大木船来新 加坡。

曾祖来新加坡(那时候还叫石叻坡)的时候从事什么行业,无 籍可考。不过应该是混得不错,因为妈妈说外公小时候因为曾相源 源寄钱给他,他生活得有滋有味,像个少爷。1935年,外公20岁的 时候,他就成亲了。他娶了教书先生的17岁千金做老婆,也就是我 妈妈的妈妈, 最疼爱我的亲外婆。

两年后,在石叻坡谋生的曾祖回乡来。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狼 狈遁回。曾祖告诉外公,他在石叻坡被人欺负,不但抢了工作还被 打得一身都是伤!年少气盛的外公一听勃然色变, 瞋目切齿地大喝 一声:"可恼也!"(外公有没有这么喊我不知道,不过可以想象外 公此刻一定像极了捉鬼的钟馗。)

外公问曾祖谁人欺负他,曾祖就告诉他是某某某,住在石叻坡 什么地方。这事不断在外公心里盘桓着。终于一天晚上外公久久不 能入眠,趁着夜黑风高,就此不告而别,黑衣衔枚,复仇去也!幸 好当年出国不需要护照或者证件什么的、外公才可以搭船如坐人力 车,说走就走。

几个月后外公回来了,回到潮州汕头的家。爷俩在豆大昏黄 的灯下絮语,他告诉曾祖,"大仇已报!""痛快也哉!"仇家是死是 伤? 仇如何报? 此事只有爷俩知道。"我儿,今后做何打算?"曾祖 问。外公走这么一耥石叻坡,算是乡下佬进城,开了花花眼界。"阿 爹,这回轮到我过番,赚钱奉养您。"我外公当年定如是说。

待复仇事件沉淀了一段时日, 外公携带妻子和刚满一周岁的 女儿在海上晃晃荡荡了十多二十天、把我外婆折腾得七晕八素的时 候,船只才终于抵达石叻坡。外公跟我爷爷(当时他们还未成为亲 家。我爷爷吸鸦片,是个老烟枪。)

租了新加坡河畔一间三层楼的毗连屋的顶层,前部分起初用 来暂时收留随外公南来的同乡,后来在60年代租给同乡设立曾氏公 会,后部分外公分隔房间把家属安顿下来。

当时新加坡是英属殖民地、印尼是荷属殖民地、两边贸易往来 很是热络。

货船载着欧洲各国大批舶来品、中国及东南亚货物,还有印尼 十产来到新加坡外海、商品和货物从轮船卸下、转而装上一艘艘的 驳船、由驳船沿新加坡河从海口开进河岸。岸边的苦力早早等候在 旁, 搭上跳板就把一箱箱的货物一粒粒的臭胶扛上岸, 送进岸边的 **货仓**。

外公开始走访早在这里经营九八行的乡亲。九八行的乡亲以经 营橡胶为最大宗,工作很多可是工人不够。店主聘请外公做工头, (当时以马来语称呼为"可怕啦"Kepala - 头的意思) 到处招募新丁 当苦力。外公初来乍到,人地生疏,怎么有人帮他工作?店主知道 外公是条说话算话的好汉,毫不犹豫交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回潮 油遣兵调将。

当外公第三次踏上石叻坡的土地时,他带来了十多名乡下的壮 丁。因为信用卓越、经过口口相传、后来投靠外公"靡下"的有二三 十人之多。店主天天把苦力的工钱交给外公处理、外公只用一张嘴 喊来喊去,挥手指指点点,收入比苦力大太阳底下辛苦工作所得还 几倍有多。(所以外公家训之一是:不必很努力工作,但要用胆识 和智慧工作。如果两种美德兼具,可以无往不利。)

早在20世纪初期,南来的中国沿海移民多为福建人,后来潮州 人才跟上。在河岸以驳船谋生的福建帮的驳船船头刷青色、潮州帮 的驳船船头涂红色。为了抢夺码头生意,两帮人马常常发生火拼, 结果死伤惨重,给社会带来极度的不安靖。

到了外公到来的时期,除了一些零星的争执小打小闹之外,基 本上潮州帮与福建帮已经"相安无事",各自经营自己的地盘。根据 妈妈的说法是: "吊桥头这一段是潮州人的天下, 靠近中国银行那 边是福建人的天下。"

外公有威严, 办事能力强, 就算经历日本侵略占领统治时期, 日子过得比较辛苦, 却没有经历什么腥风血雨。也许他乖乖当了 顺民,因为日本人要把舶来品征收入库,也要苦力帮忙。日本投降 后, 百业又开始复兴, 接下来的十几年, 外公捞得风生水起, 于是 养成了"尝香肉美酒,探雪月风花"放荡不羁的风流习惯,简直是现 代版的浪子张青。

外公工余闲暇时候,喜欢到快乐世界(后来改名为繁华世界)和大世界这些场所去,这里当时不但有受儿童欢迎的游乐场所,有适合妇女观看的大戏班,还竟然有脱衣舞秀及舞娘伴舞等红灯酒绿的地方。外公酒酣耳热之际,会上台去同舞娘一起跳"邦顿"(一种马来交际舞蹈,好像华人跳恰恰一样)。

外公性格不受礼法牵制,他常常包养舞女,有时候趁着空档,居然把两个幼龄的孩子(我大舅在二战前出生)带到舞女家中,一起吃饭喝酒调笑,甚至搂着大家往大床上一躺,呼呼大睡,一点也不避忌!妈妈说有时候他还会喂孩子喝一点烈酒,看到他们皱成一团的脸,就乐得哈哈大笑!外公从来放任孩子,孩子在外跟人家打架他不会过问,但是他的家训之二是:"孩子跟人打架没问题,但是打输别回来!"

有人劝说钱袋饱满的外公,在现今的乌节路一带(当时还是甘蜜果园)买地起屋,妈妈说以他当时的财力,也许可以建好几间排屋呢!可惜(非常可惜,令我们这些子孙心痛不已的大大可惜!),外公不为所动。虽然在中国乡下的曾祖已殁,因为外公在石叻坡另娶了二房,我外婆一怒之下,在1948年带了我妈妈和大舅回中国潮汕居住。外公就把大笔大笔的钱寄回乡下去,让外婆陆陆续续买进了三十多亩田地,也许他是准备将来告老还乡,过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吧?他万万没想到,中国已经改朝换代,在共产党统治下,一切都与往日不一样了!

我外婆在中国乡村靠出租土地给乡邻种田为生,稻米收成的时候四六分账。虽然没有《红楼梦》里乌进孝上贡收到的那么丰富,生活确实无虞。谁知道50年代初期,共产党突然开始搞起"斗地主"活动,把外婆原本属于"华侨地主"的身份(原是一般农民百姓,出国两三年后赚钱回祖国买地成为地主,土地改革后田产没收外,住屋、粮食、畜生等财物多受到保护),硬扣成一个"地主华侨"的

帽子(指之前就是地主身份,之后到外国谋生的人,除居住的屋子 外,其余财产全部没收),于是突然出现许多凶神恶煞的人,上门 要捆绑她去听审批斗,殴打后还要游街示众。

外婆天天担惊受怕, 为了躲避斗争, 她大隐隐于市, 日间藏 匿在客头工作的地方(水客,长年奔波国内外带乡人出国工作, 替过番的人带信回国的人), 夜里才偷偷回家去看望孩子(孩子 还好有善心的乡亲照顾)。后来经人排解,才回复了华侨地主的 身份,她和孩子每人各分得一亩地,她的心才得以安定下来。思 前想后觉得这样的日子不妥,于是写信让外公把她们母子仨再度 接去石叻坡。

1963年,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组成马来西亚联邦。 根据历史,这事恼怒了当时印尼的执政领袖。印尼与马来西亚联邦 断交的结果,小市民通过贸易方面也看得见出来——印尼的生胶不 再进口石叻坡。外公经历移民过番事件、二战日本侵略事件、帮派 相争事件,都没能打垮他,但这次的贸易抵制事件,却叫他寸步难 移了。

因为在中国的田地资产被充公,剩下的存款金饰,进贡重重 机关部门海关, 才把外婆、我妈妈及大舅从家乡换出自由身, 多年 的积蓄就此化为乌有。外公在石叻坡有两房家小要仰赖他抚养,再 加上南下乡亲携老带小依傍他,人口众多食指繁浩,印尼生胶不进 口,九八行老板经营不来只好收盘,外公当即失业了,好几个月无 半点讲账。他再无法撑下去、做个尽责的当家了。1965年新加坡建 国独立, 外公却在这年尾倒了下去, 饮恨长眠, 享年只得五十。

2. 家婆的历史事件(1945)

路边的野草很长,必须轻轻踩踏。潘仟明脚步虽急,却尽量 放轻。二弟年纪小,身体较轻,他一路快步走在前头,手中的罐子 挥动的幅度很大、希望里面的水没有溢出来。二弟走过草从时、野 草只是婆娑片刻,便又恢复之前绿油油无人经过的模样,而他走过 时,野草总会有一点儿弯下了腰。此时,弟弟早已钻进了草从中, 不见踪影。

任明手中提着两个罐子, 那是从废弃的井里打上来的冷冽的井 水。罐子不大,能装的水不多,但却是匿藏在从林深处的家人极度 渴盼的救命泉源。多少天了,父亲、母亲带着弟弟妹妹,还有其他 村民, 抛弃了家园, 躲进椰林深处的雨林中, 虽然知道雨林中可能 有猛兽出没,但他们更怕另一种动物—掀起战争硝烟,侵略他人国 家的日本兵!

"这些蝗军可是比蝗虫更加可怕的禽兽啊!奸杀虏掠,手段无 所不用其极!"自1942年日军南下占领了马来亚和新加坡之后,大 屠杀事件让平民百姓对战争的残酷彻底心寒。

任明受过几年英文教育, 日军入侵后, 他虽然没有受到什么非 人的折磨,但却被捉去为日军做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日军还吩咐 任明给他们找来女人, 让他们发泄兽欲。任明心里委实不愿意这么 做,但是刀刃架在脖子上,他不得不低头。在日军的淫威统治下, 大家的日子在屈辱中苟且偷安,任明更是活得像行尸走肉!

这个年头日子更是艰难, 日军的脸色阴晴不定, 见到时向他们 行礼稍微踟蹰了一点,脸上马上挨热辣辣的耳刮子!有消息说战争 快要结束了, 日本快要投降了, 大家心里偷偷欢喜着, 却更加小心 翼翼地过生活,怕一个闪失,就再也看不到和平的曙光。

"日本仔要开始屠村了!""他们投降之前什么都不要剩下,他 们杀光了我们便要剖腹自杀!"原本以为留在乡村当顺民,就能够 平安无事的村民们,听到的传闻一阵紧似一阵,开始战战兢兢了。

不等日军屠村,趁着夜黑风高,村民们携老带小,放弃了他们 几十年来居住的家园, 只带着些少的用品和粮食, 纷纷走进丛林深 处, 挖掘洞穴, 躲藏在里边。日以继夜, 大家大气不敢透一声, 有 什么风吹草动,心就紧紧揪着,非常惊慌。有一次任明的小妹不懂 事,哭闹声一出,父亲马上掩住她的口鼻,好久才放开,小妹差点 儿室息了。

光天化日出去打井水的任明和弟弟, 其实是冒着极大的危险。 但大家可以饿着肚子顶着, 水却不能不喝。母亲的喉咙渴得快冒出 烟了,神智已经开始昏沉,是中暑脱水的现象没错。任明说服了父 亲让他出去打水,父亲无奈才答应。二弟硬要跟着去,说多一个人 多提两罐水,可以多顶几天。

背后传来沙沙的脚步声,任明的心头一紧,眼角里瞄到远处的 草从另一边,一小队日军正沿途走近!"他们看到我了吗?"此刻要 逃走已经来不及了,那两罐水也不能被发现!任明转念一想,把手 中两罐井水稳当放妥在一棵椰树后面, 然后装成在树下解手完毕的 样子, 站起来恭恭敬敬朝日军鞠躬行礼。

"大哥没有跟着你回来吗?"任明的父亲追问着二儿子。二儿子 说大哥就走在后面,快到了。等着等着,大家引颈翘盼,从日落等 到日出,任明还是不见踪影。父亲的心悬在胸口,他说:"我出去 看看。"大家目送他走出从林、母亲豆大的泪滴滴在小妹的心上。

椰林路旁的大水沟里, 层层叠叠堆满了一具具的尸体, 其 中可有任明的尸骨?在这些腐烂的尸堆里,淌流着噁心腐臭的味 道,可是在父亲的眼中,这里边可能有他亲爱的孩子,什么味道 都不是一回事了。父亲冒着被日军发现会枪毙的险,执意要找他 的孩子,可是……他却找不到他熟悉的那个身影。终于在一棵椰 子树下, 他发现任明放置的那两罐井水。他搂抱着罐子, 呜呜咽 咽哭了起来。

我家婆的大哥潘任明, 就这样在二战日军占领时期, 无声无息 地人间蒸发了。至今多少年过去,他没有半点讯息,不管如何,他 还活着我家婆心中。当年的他,才17岁。

3. 爸爸的历史事件(1955)

爸爸22岁的时候,是个样貌英俊,行为潇洒的年轻人。他身材 高挑, 文质彬彬, 喜欢穿白衣白裤, 活像个翩翩美男子。爸爸当时 未婚, 也还没有跟妈妈走对象, 闲暇时候的他, 喜欢吹笛子, 拉手 风琴,还有二胡。天啊!都不知道情挑多少未嫁少女的心。我妈妈 坦言就是被爸爸这幅模样给吸引住的。

爸爸是草根工人阶级,向往公正、平等和民主社会,这在当时 英殖民地政府的管治之下,似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工人总是受到 社会种种不平等的对待。于是当左派领袖林清祥把受压迫的工人团 结起来时,爸爸心向往之,毅然参加工会,目的是希望在工作上, 获得合理的薪资与福利。

1955年,那一天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爸爸的一个朋友,急 冲冲来找爸爸,要他一起上街参加游行示威!在这之前几天,爸爸 已经听到了风声,有人要巴士工友团结起来,为争取更佳的工作条 件和待遇而罢工示威。几个月前,已经发生了华校学生,为了抗议 殖民地政府要满18岁的学生参军的事件,举行了几次的示威游行, 这一回,不满当时政府的火线终于点到了工友的心中!

毫不犹豫的, 爸爸马上跟着他的朋友出门了。两个年轻人雄赳 赳气昂昂赶到集合地点,加入了人群当中,跟着群众喊起了口号, 心中的情绪是那么的汹涌奔湃!后来、近千名华校中学生也闻风赶 来支援工人的示威活动,示威的队伍壮大了起来,群众的情绪和力 量也跟着高涨不已!

这时候,镇暴警察开到了。他们用水枪和催泪弹来驱散示威 的群众。群众却更加情绪激昂地用身躯来抵挡、与警察直接对抗起 来!可是催泪弹没有长眼睛,一颗就直直投在爸爸身边,爸爸还来 不及反应、紧接着就"轰!"的一声爆炸开来!爸爸身边的一个年轻 人应声倒下, 弹片直直插入他的眼睛! 我爸爸定神一看, 血淋淋的 眼珠子就掉落在眼前的地板、爸爸当即吓得魂飞魄散、转身跟着大 批人群逃散开去!

回家后爸爸足足病了几天。经历了这事件,给爸爸带来了一个 负面的影响。从此他看到血, 总吓得两手发抖, 双脚发软, 什么力 气都使不上了。他也因此而变得胆小怕事,遇到不合理的事只会逆 来顺受, 再不会为自己争取应得的报酬。

爸爸说,那一天他想了很多,总觉得上天待他不薄,不然被催 泪弹打中的人是他的话,他的人生就会悲惨许多。爸爸的一生虽然 是过得很辛苦,但是他又以感恩的心过日子,所以他的心灵却是富 足的, 这也是聊以告慰的地方。

4. 家翁的历史事件(1969)

"你这几天就不要去那里送火炭了,马来人和华人又再起冲 突,很不安全!"在芽笼一带开火炭店的弟弟对他大哥说。昨天早 上在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候,听到消息说马来西亚的种族暴乱已经蔓 延到新加坡来了, 弟弟心里未免有些惶恐不安。几年前的种族暴乱 事件,记忆犹新,他祈祷千万不要历史重演。

"没事的,那里虽然是马来甘榜,可是都是熟客,不会有事 的,放心!"他这样回答弟弟。身为大哥,他无一技之长,家中上 有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四个孩子,幸得最小的弟弟有本事开火炭 店,他在店里帮头帮尾,有时相伴去印尼的丹绒槟榔屿购买烧炭的 木柴、更多时候他是负责把烧好的黑炭送到顾客的家中。

哥哥把几包20斤左右的火炭放妥,骑上脚车,头也不回的走 了。他其实心里有些急,已经好几天没有到甘榜送货了,这些人家 都依靠火炭来开伙,有些更是做烘烤沙爹做糕饼的小贩,没有足够 的火炭他们怎么处理食物啊!弟弟的火炭店从来以诚信为金字招 牌,他可不能为了一点"不安全"的理由就砸了它!

哥哥这一去,一脚踩进了鬼门关!哥哥倒地时,散落在地上的 黑炭溅上殷红的滴滴鲜血,黑黑红红染织成一堆让人不寒而栗!" 不是我们这个甘榜的马来人做的,我们都认识你的大哥,我们知道 你大哥是来送火炭的,我们不会这么做!真的,是外来的人……外 来的马来人把你哥哥打成这样,救不了了……"在医院,直到弟弟 被通知去认领哥哥的遗体,弟弟还是不能相信好好的一个人,就这 样被活活打死了, 撕心裂肺的痛啊! 可是这些把哥哥送来医院的马 来人急急分辨着,弟弟的怒气要往哪里发泄?

"哥哥头也不回的走了……"傍晚时分,弟弟把哥哥的脚车从警 局领了回来,他悲愤地把脚车一推,脚车应声倒地。是不是哥哥也 这样应声倒地,从此不起?脚车还完好无损,可是哥哥……弟弟 再也按捺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大哥!是我不对,我明知道有危 险,还让你出门……"弟弟捶胸顿足的长号声,哥哥未亡人嘤嘤的 啜泣,孩子呜呜咽咽的哭声,哀愁深深地笼罩着这户人家。

这一天,我家翁的大哥因为种族冲突事件,无辜的与世长辞 了,在世仅短短的39个年头。

后记:历史走近我

我出生在新加坡建国之前几年(1962年)。襁褓时期的我,和 父母及如今的建国立国一代人经历了英殖民地时代, 然后1963年, 新加坡、马来亚、沙巴和砂拉越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两年后新加坡 被踢出门外、被迫独立(1965年)。那是个政治非常混乱的年代、 不过辛苦过活的是我的父母及长辈们,我对此全无记忆。

纵观新加坡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许多事件与我擦 身而过,有些事件我居然得以躬逢其盛,切身体会到什么是历史 事件。1974年,我在读中学一年级的时候,经历了华校数理科目 改制的痛苦过程。小学时期只有一科英文,其他科目全用华文教 学。教我们英文的老师非常不负责任,每天上课的序曲就是指示 同学为她买一杯咖啡, 然后拿风油擦额头, 再然后就拿出邮票要 同学们买集邮兼储蓄。(新加坡储蓄银行基金, 当年有许多小朋 友是存户哦!) 卖完邮票时间也差不多了,就拉几个倒霉鬼上来 读几行书,不会读一个字就挨打一下。一堂课下来,我们什么也 没学到。所以到了小六会考,许多同学连A到Z那26个字母还没 认全。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升上中学以后,凡是用英文教课的科目 全部一面倒地贴地,成绩烂得不能翻身!想我小学时可是年年名列 前茅的好学生呢!无望升上初级学院,只有投笔从戎,成了个(直 升机)志愿军人。(这是英校生取笑华校生无法读出education这个 词、变成了helicopter)。

1978年新加坡发生了史拜伦斯邮轮爆炸事件,我有个亲戚的 儿子刚好在这艘船上工作。爆炸发生后,被烧得全身焦黑,而且还 尸体膨胀得几乎认不出来。他的父母哭得肝肠寸断,非常凄切。我 当时读中四, 事发第二天和几个同学到中央医院去捐血, 却被拒绝 了, 理由是我们未满18岁。我们在医院和医务人员争辩的过程, 被 在场的记者拍下照片,第二天报纸登得老大,我们好事没做成,却 扬名全校。

新世界酒店倒塌事件发生在1986年,我有个远亲的女儿被困在 酒店底层的废墟中,和她一起被困的还有一名男子。亲戚的女儿非 常勇敢,不断和那名惊慌失措的男子对话,鼓励他振作,燃起生存 的意志、好等待救援队伍的到来。可惜后来、那名男子还没等到救 援,就断了气,留下我亲戚的女儿苦苦撑着,最后幸运的被获救出 来重见天日,而且她伤势不太严重,很快就康复了。

2003年一月初,我和妈妈、弟弟、弟妇一行人到中国佛山去参 加亲人的婚礼。其中一位中国亲人突然生病,送进了佛山医院。我 和妈妈、弟弟基于情理,便到医院去探望她。当时颇惊讶医院的设 备非常之简陋。尤其病床之间男女没有间隔,病人家属还可以加床 在旁边方便照料病患,让人觉得病患毫无隐私可言。尤其看到一些 病人家属在病房内猛抽烟,一边视无忌惮地大声谈笑,咳嗽、吐痰 行为, 让人觉得浑身不舒服。还好那位亲人没啥大毛病, 吊吊水就 没事了。我们轻松回国,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而不自知。

回国后不久, 才听到消息说2002年底中国广东佛山医院爆发 了沙斯(非典型病毒)疫病事件,疫情迅速传播开来,轰动了全世 界,有三十多个国家受感染,死亡人数近千人。新加坡在2003年三 月开始有人感染到病毒并带回国、病毒就无声无息地蔓延开来。结 果在这场疫病战役中,我国失去了伟大优秀的赵光灏医生及几位勇 敢坚强的医护人员,以及无辜被传染的平民百姓共33名。

历史的巨轮总在辗转前进。无论上一世纪、去年、上个月、昨 天抑或一秒前所发生的事,就在瞬间凝结成历史。我们无法抹煞、 抹去、重写,或者否认做过的任何事情,因为历史虽然看不到听不 见摸不着,它却存在于时间的长河之中。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创造历 史,历史却分分秒秒在成就我们。

青如葱

原名王丽珊,生于60年代的新加坡河畔。曾担任《锡山文艺》《新加坡文艺》 编辑。著有小说集《情断》。 许多伟人都与新加坡有不解之缘,如政治家孙中山、邓小平;文学家如林语堂、郁达夫、老舍等等,但是音乐家冼星海也与新加坡有不解之缘,却鲜为人知,冼星海的童年就是在新加坡度过的。最近出版的《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一书(作者何乃强)就详细介绍了冼星海在新加坡学习音乐的情况;同时,弥补了冼星海童年历史的空白,纠正了世间有关冼星海的种种误传。

冼星海祖籍中国广东番禺,1905年6月13日 生于澳门一个贫苦船工的家庭,1945年在前苏 联逝世。在冼星海短促的一生中,共作歌曲数百 首,其中《黄河大合唱》影响最大。冼星海创作 生活约十余年,在新加坡生活也有十余年,而且 是他的"金色童年"期间,这段时间,为他今后的 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他是新加坡 走出来的人民音乐家。

渔民只有星星和大海, 所以取名"星海"

1905年6月13日,在澳门的一个小渔村的一条小渔船上,一个小生命诞生了。"可怜的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冼星海父亲生于1869年,1904年去世)母亲黄苏英对孩子的外公黄锦村说:"你



毛泽东为人民的 音乐家冼星海题词

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外公说:"还是你给起吧。" 黄苏英看着满天的星星,不停地在眨眼;无边的 大海,海浪不时在拍打着礁石。她想,我们渔民 什么都没有,只有星星和大海,孩子就叫"星海"吧。外公说:"好, 这个名字好,就叫星海。"

父亲去世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只留下一支笛子。小时候, 冼星海就很喜欢吹笛子, 五岁时就跟着外公学吹笛子, 很快就学 会吹外公教他的《渔歌》《渔家曲》等渔家的民歌,每天都要吹几 曲。渔民们打鱼归来,常常聚在一起,听他们爷孙吹笛子。

1911年、星海的外公也去世了、家里顿失经济支柱、当时正是 辛亥革命爆发,时事动乱,贫民生活更加困难,正当母子俩走投无 路之时,恰逢新加坡在澳门招华工,黄苏英于是带着六岁的星海, 坐上了开往新加坡的轮船。在船上,他们为了生活,还找了一些活 干,帮助打扫甲板打扫食堂等等,以赚取一点生活费,就这样,他 们漂洋过海来到了新加坡。

当时来新加坡的中国移民,大部分都住着牛车水一带。冼星 海他们到新加坡后, 开始也住在牛车水一带。那时牛车水的条件还 很差,基本上就是"贫民窟"。在新加坡,冼星海的母亲先在一家布 店老板家当佣人,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 黄苏英还是安排星海到一 家私塾学校读书。冼星海在自传里也说到:"小时候进旧式学校读 书,读了不少四书五经。"旧式学校就是私塾,从冼星海的遗墨中 可以看出、冼星海的毛笔字字体劲秀、行文流畅、得益于当时私塾 读书时,打下良好的中文及书法基础。

辛亥革命后,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私塾读的"之乎者 也",很快被新的学校所取代,新加坡也不例外,一些新学校和英 文学校相继成立。1915年到1916年,冼星海曾经到圣安德烈英文学 校读书一年, 冼星海用的英文名字是Sinn Sing Hoi, 这可能是以粤 语发音的英文译名。

冼星海在圣安德烈学校只读一年就退学了,可能是冼星海不习 惯英文教学, 二来学费过高, 非华族同学较多等等原因。

从英文学校退学后、冼星海无事时又吹起笛子。有一次吹笛子 的时候,有个人对他说,小朋友笛子吹得很好,是和谁学的?怎么 不上学?并且对他说,我姓黄,如果你想上学,我可以帮助你。黄 先生的伯父在华文养正学校当教师。

遇到贵人林耀翔 进入养正学校

新加坡养正学校于1905年筹办,1907年正式成立,原名为养 正学堂, 名取自《易经》"蒙以养正圣功也"。"养正"的意思为: 从童蒙开始,就要施以正确的教育。在上世纪20年代,已经发展成 为新加坡规模很大的华文学校。1988年, 养正学校迁出牛车水, 成 为政府学校一直至今。

1919年,冼星海进入养正学校学习。据时任校长林耀翔回 忆: "余初度南来养正之翌年(1919年),冼星海经友人介绍来学 校作工读生,缘家境困难,慈母受佣别埠乏人照料,故准其在校食 宿,课余使助区先生(区健夫)整理乐器,随班学习铜乐。"

1959年, 在冼星海逝世14周年纪念专刊里, 林耀翔写道:"当 时的冼星海,既无惊人之外表,亦无特殊之天资。自入学校后,见 其年虽幼小、惟其刻苦耐劳之精神、勤奋向学之毅力、实有讨人之 处。且不以贫苦而自卑,大有舜人也我亦人也之气概,此则非一般 儿童所能及。"



上世纪30年代。冼星海(右)与漫画家华君武(左)、 音乐家盛家伦(中)在延安鲁讯艺术学院留影。

遇到伯乐区健夫 发现其音乐天才

林耀翔在文章中还写道:"冼星海的音乐天才之初被发现与负 诱掖启迪之功者,正是区(健夫)先生,此则少有知之者。冼星海 随班习铜乐,以性近音乐勤敏过人,天才渐露,随学未几进步神 速,造诣超群,区见而奇之,乐得佳徒,更悉心教导,艺因大进。 有时区师以事他出,每命其代负指导之责,是责冼君日后之伟大成 就,实始基于区先生训导,其功不可没也。"

区健夫原籍中国广东顺德、曾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黄埔军校 前身),后在部队担任过教练官,1917年来新加坡,担任养正学校 的唱歌和体操教师。

区健夫"性好音乐、嗜之如命。"来学校不久,就在学校创立学 生军乐队,选拔了二十多位爱好音乐的学生,冼星海是其中之一。 区健夫自己担任指挥, 并且从德国购买一些新乐器, 后把军乐队 改为铜乐队, 在铜乐队教习军乐和讲行曲, 如《双鹰旗下进行曲》 《华盛顿邮报进行曲》等等,铜乐队所吹奏的曲谱,完全是雄厚的 军歌和活跃的进行曲。区健夫教音乐课时极其认真负责, 如果哪个 学生稍有差错,就喊:"不行、不行。"随即拿起板子在那个学生的 的大腿上打拍子。学生上课时,都是战战兢兢深怕出错。在当时乐 队排练是在学校的八角亭里, 区老师坐在一个长方形的桌子边上, 一边排练,他一边就用一块木板打拍子,日子一久,桌面给他打了 一个小坑。那时,被区老师选上乐队是很光荣的事,每个同学选择 学习什么乐器,都是区老师决定的,他根据不同学生的条件,如嘴 型、吹气量等等条件、选择不同的乐器。区老师根据冼星海的上音 乐课时表现,认为冼星海适合吹奏乐,所以,安排他学习竖笛和 单簧管。在区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冼星海的吹奏乐,有了很大的进 步,冼星海当时在乐队中担任短笛,后来吹奏高音单簧管。由于他 的吹奏技术精湛,有"南国萧手"之称。

在母校这种音乐氛围下, 冼星海学习音乐的兴趣最高, 不但勤 奋学习吹奏乐,还向区老师学习指挥,深得区老师的赏识。不久冼 星海还被区老师选拔当乐队队长,在区老师没有空时,还让冼星海 当乐队指挥, 可见区老师对他的信任。

在养正学校, 冼星海除了从区老师身上学习了大量的音乐知 识外,区老师的军人作风、嫉恶如仇的精神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耳濡目染、对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为今后的音乐创作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养正母校,是冼星海音乐创作的摇篮。他 经常说, 音乐, 是人生的快乐; 是生活中的一古清泉; 是陶冶人性 情的熔炉。

1948年, 区健夫在任内去世。后来, 养正学校校友会倡议: 保 留养正学校原校址的台阶为新加坡国家文物。2010年,国家文物局 批准:原养正学校校址的台阶为"国家历史古迹"。它不但记载着新 加坡华校教育的沧桑;还记载着冼星海童年时代学习音乐的历史。

1921年6月, 冼星海跟随校长林耀翔, 从新加坡到广州, 继续 在岭南大学附属中学上学,踏上他人生的另一个征涂。

在1929年,冼星海赴法国留学时,曾经在新加坡作短暂的停 留。



法国留学期间, 冼星海(左二)在卢森堡公园留影。

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1931年考入巴黎音乐院。1935年回国 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战斗性的群众歌曲。1939年 3月创作《黄河大合唱》。冼星海说,这是一部歌颂中华民族的史 诗, 我要把它写成一部代表中华民族伟大气魄的大合唱。

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卒干莫斯科。

冼星海只享年40岁,其中十年在新加坡度过,新加坡是他音乐 人生起步的地方, 但是, 在有关冼星海的史料中, 很少有在新加坡 的学习音乐的史料,即使有一些简单的纪录,有的也是捕风捉影。

何乃强在《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一书中, 还澄清了世间有 关冼星海的种种误传,如说冼星海在新加坡只待了7年,说冼星海 是1918年回广州的, 其实是待了十年; 著名音乐家萧友梅来过新加 坡并且在新加坡教讨冼星海,其实萧友梅根本没有来过新加坡;说 什么冼星海在新加坡读的是牛车水小学,新加坡根本没有牛车水小 学; 冼星海是在新加坡学习的钢琴, 其实那时冼星海根本买不起钢 琴等等。



1940年5月, 冼星海全家合影, 中间小孩为冼妮娜。

2005年, 养正学校为了纪念"养正之子——冼星海诞辰100周 年",在新加坡大会堂举办盛大的音乐晚会,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 等人出席了晚会。同时该校设立文史馆,把有关冼星海在该校学习 的资料保存起来,让人们记住这位人民音乐家的童年时代。

田柏强

原中国安徽工人日报高级记者,曾写过《邓小平曾五次到香港》《邓小平三谈 傻子瓜子》《江泽民家谱溯源》《胡锦涛身世第一次大公开》等文章,现旅居 新加坡,写过《李光耀是中国和东盟关系的破冰者》《李光耀故居不能拆!》 等文章。

绿 坡

不少第一次到新加坡的人, 无不对触目可见 一座座整齐高耸的楼房、精心绿化的市容,以及 干净的马路和公共场所啧啧称奇, 赞赏不已。最 让那些"无壳蜗牛"一族无比羡慕的是:新加坡基 本上已经做到国民都"居者有其屋"了,相信这一 切都是经过政府和人民,将近半个世纪的互相配 合和努力下,所取得的成果。

我是过客, 不是归人

我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一个小镇,和一 衣带水的新加坡相距不远。60年代初中学一毕业 后,就只身前往新加坡工作(原本一心一意要报 读那里的南洋大学,遗憾的是当时得不到父亲的 应允和支持,最后只好黯然放弃。)

工作三年后,与相识、相恋的同事蔡君结 婚、组织家庭, 而三个孩子也相继到来, 可是, 我们母子四人都不是新加坡公民, 是自动放弃 了,至于原因,这里就不赘述了。在新加坡前后 居住了十几年,一直到1974年才回到马来西亚。

人生苦短,如今已走到生命秋天的我,再 来盘点过去的经历,有些事,可以如过眼云烟; 但有些事却会让你刻骨铭心,难以忘怀。苏东坡 说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 全。人生无法事事圆满,正因为这份不圆满,会 让你更珍惜时下所拥有的。

旅居新加坡的那些年,不仅让我完成了一个 女人生命中最重要的章节,同时也经历了人生中 最惨烈的生活低谷。

爱 薇

从自治邦到现代化的国家

现在的新加坡,如果将之比喻成端庄、时尚的现代淑女,那么,五十多年前的新加坡,就是一个淳朴的小家碧玉。当时的新加坡还只是一个自治邦,尚未独立。一些郊区还有不少务农人家,例如蔡厝港,林厝港、三巴旺、榜鹅以及马西岭一带,都可以看到一片片油油绿绿的菜园、茂盛的果园;规模大大小小的养鸡场,养猪圈、养鱼池等。

60年代初,世界面临经济不景,市场萧条,对于升斗小民生活也难免受到冲击,我们家自然也不例外。当时单靠另一半的微薄收入,简直是捉襟见肘,更令他战战兢兢、老感不安的是,从老板在谈话中的暗示,随时会结束营业,换句话说,他的"饭碗"——工作,随时都将面临"跳舞"之虞。未雨绸缪的前提下,在他的两个在蔡厝港务农(种菜)为生的兄长建议、鼓励和牵引下,再经过现实比人强的考量后,我们就在新加坡南部的万礼路旁,租下一处荒废多时,近两英亩的斜坡地,决定步上他们的后尘,学习种菜,作为



生计来源,做好成为一名现代农夫、农妇的准备。对我而言,这无 疑是一个重大的生活挑战。

现代农夫、农夫

虽然自己并非出身干富家千金、但家境也算中等,父亲是当地 小镇的橡胶小园主。从来就不曾做过这等粗活的我, 这下却要放下 身段, 调整心态, 去面对另一个完全要靠劳力为生的现实生活。年 少时,曾是家里帮手的他,我一直主观地认为,他的适应能力应该 会比我快、比我强,是大力的依靠。可是,后来我才发现,事实并 非如此。在潜意识里,对务农这事,他心理是充满着抗拒的,对于 一个心高气傲的他,认为这是一种"沦落"。之所以会接受兄长的建 议,那是迫于生活的无奈。

反而是我,心态倒是比他坦然多了。想到既然成了夫妻,不 是应该嫁鸡随鸡,有难共当吗?我对他拍拍胸口保证说:我不怕吃 苦, 我愿意跟你共进退, 创造未来, 哈, 连文艺腔也用上了。说 句心里话,不轻易服输是我的本性,自信地认为,只要给我一段时 间,我一定会很快得心应手。

荒地变绿坡

经过两个多月的风吹日晒,起早摸黑,再借助部分机械的运作 下,我们终于将大半的荒地里的杂草和小树,清除干净,并整成一畦 一畦的、同时接受他大哥的建议、种上收割期短、容易打理、且广受 普罗大众欢迎的新品种菜心。这种独沽一味的种菜方式,虽然会带点 风险,就是当产量过剩时,价钱也会跟着滑落,但好处是波动不会太 大,这就像人家玩股票时,如果不想买蓝筹股,那就考虑有潜能的 二线股也不错。我们就这样义无反顾地决定下来,"漫山遍野"种上菜 心。引得收购菜贩竟然半戏虐、半开玩笑直呼我"菜心嫂"。

经过半年的起早摸黑,辛勒、刻苦劳作下,我们的付出,终于 得到了回报。

这个靠近大路边的30度斜坡,从下望上去,犹如一张大大的 绿色地毯、铺在蓝天白云下。我们在斜坡中间留下五尺宽的小路当 成中轴线、方便行走外、两旁尽是碧绿、整齐的菜地、犹如梯田似 的,形成了一片极为养眼的自然景观。

另一道风景

其实,就在离我们几公里外的不远处,就有两个新加坡著名景 点——胡姬公园和动物园,这也是许多游客到新加坡旅游必到的地 方,而我们前面的这条公路,是重要通道之一。一开始我并没多加 留意, 直到有一天, 无意间发现无论是早上或是午后, 居高临下, 看到下面路边停着车子,有人拿着相机,对着我们这一片绿坡猛 拍。我猜想应该是路过的游客吧?不禁喜滋滋地,犹如报告大新闻 似的对老公说:

"哗,你知道吗,我们的菜园竟然成了一道风景啦!"

"这有什么好高兴的?谁知盘中菜,棵棵是血汗?"老公语气淡 然地将一盆"冷水"朝我泼了下来。他的冷漠、让我感到极度没趣和 失望。至于本身, 对这种有机会与土地做亲密接触、日出而作, 日 落而息的简单、朴实生活, 越干越起劲。

竖白旗缴械

不知不觉, 五年过去了, 而我们的生活也慢慢趋于安定。正准 备考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这片注入不少心血拟就的绿坡时,他 却毫无预警地选择做了逃兵,竖白旗,缴械了。他坦然诉说已经厌 倦了这种出卖劳力的生活,他要改变现状,另觅出路,不想大材小 用。请来兄长的劝谕、商量、沟通,甚至争执,都改变不去意已决 的他, 只丢下这么几句:

"你既然这么喜欢这样的生活,那就好自为之,自己去想办法 维持下去,我没兴趣,也不想与你这样耗下去了。"

听了这番话后,心如刀割,夫妻不是要共进退吗?但生性倔强

的我,不想轻易放弃。这片绿坡,有我灌注的血汗,努力的成果。 干是, 咬紧牙根, 继续下去。

最后, 在人力考量下, 决定改变经营方式, 弃种菜而改种水 果——本地良种木瓜,因为这不需要太大的成本和人工照顾。这一 转念, 意外地让我得到了丰硕的回报, 只见每株木瓜, 果实累累, 又大又甜,大受水果批发商的欢迎,这是别样的另一个绿坡。单是 靠这些收入,不但足够我们一家简单生活费,更重要的是保留了孩 子们广阔的游乐天地。

后来的后来的发展是,他不但放弃了我们曾经共同经营的这片 土地,还背叛了我们之间的感情,甚至抛弃了这个家。而我也毅然 决然地结束了这段不忠的婚姻,毫无眷念地携带稚儿幼女回国,离 开这个既伤心, 又怀念的绿坡。

爱 薇

原名苏凤喜,马来西亚资深作家,儿童文学工作者。曾就读于麻坡中化中学、 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1988和1989年连续两届获读者票选为"国内 十大最受欢迎作家"之一。经已出版有小说、散文、报道文学和儿童文学逾50 册,一套为数八册的《爱薇文集》出版于2014年。



诗 歌

1.

榄仁树储蓄红, 当施与 仿佛秋在附近窃窃自语 金疾雨挂上整串整串的黄 哟! 春的念头有一些调皮

夏我们有了, 冬去看雪呀

偏雨树午后齐落下 细细碎碎 满地 国家公园局 就细细碎碎的 忙碌

林

高

2.

甘榜池塘午后的童真很犟 敢以对峙 五台铲泥机的齞 整半日 埋 埋得很深

发展是怀上十年要分娩、长大搬家

鸡蛋花的再灿烂 对 莱佛士酒店的后现代 笶 笑得很真

3.

急。众急急独急急 Shenton Way的脚步形一条龙 遂发声, 亦发光 燁燁―燁燁燁―燁 前进, 穿过现代森林 穿过滨海公园, 前进

林 高

2015年国家文化奖得主。新加坡作家协会受激理事。著有《被追逐的滋味》 《林高散文集》《笼子里的心》《林高文集》《林高微型小说》等。

岛国历史自我完成

渔村时期的历史 迷蒙渺远 历史不曾打下基石 历史也不可能留下遗产 只能随着流动的风 一代接一代

於闻高亢的默迪卡声响起 唤醒岛国子民 历史瞬间启动 开国元勋的庞大动力 振奋而起的建国一代 建国事业迅速展开 历史跟随稳主的航道前进 睿智达观的更美好的未来

凌江月

凌江月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散文诗集、小说及诗 集多种。

1. 女娲

那是一场千里婵娟的打造 却无法圆满你的梦 如你的心可以填补苍天 却无法修补阴晴圆缺

2. 花木兰

马是黄河 鞭是长江 负载寂寞以至更寂寞 踏破梦幻以至更梦幻

3. 误捉

因夜色贫瘠 所以我回头 一次探访招惹满身晶莹 无意擦身却叫萤火虫丢失晚风

4. 欢乐园的最后一夜

我们天真地等待午夜 等待每一盏灯化为晚风 我们以幼稚的姿态重逢 在古老的茶杯里旋转最初的童真

5. 连体婴纪事之误会

天误会了地 血误会了肉 喜马拉雅山的神灵 误会了加德满都的祈祷 扎牡娜与甘嘎误会了世界 圣母峰的雪误会了山脚的泪

6. 梦见长堤

血管悸动的凌晨三点钟 我看见两岸的街灯迎送一个人 那是我的旧爱,她白天收缩夜晚扩张 像左右的海时浅时深

7. 千手千眼

千颗莲子 来自莲花诞生的清水之央 那里住着爱哭的凤凰 眼睛是莲子剖开后的法相 泪痕不长 却浮动愁肠

8. 河边即景

大地是颤抖的肌肤 在沙暴路过的梦境 泥沼是夜夜深陷的家园 拉扯着你入土的苍凉

9. 等待墓碑

她以一生的殷红 凋落成大楼与大楼的爱情 那是我匆匆离开时 缓缓捡起的花瓣

10. 告别玫瑰

我的出征如美国的泪飘落印度洋 我无法分清 哪一种浪来自哪一种水 哪一尾鱼游向哪一个岸

11. 黑的传说

你以失衡的醉意 扩大熄灯后的距离 起飞的动作如坠落 坠落的动作如飞起 丫丫两三声 沾染一身乌黑

12. 推广跌倒

我曾跌倒在岛国的街头 走着走着,跌倒在喧嚣的十字路口 那个年代,那段青春 跌倒后必须有爬起的意识 在自己的国土上 靠腰力,撑起自己

13. 马航370

越南空军说 南方发现两条泪痕 平行着,牵挂着,延绵着 十五公里

14. 蝴蝶效应

梦里化诗 即能穿梭自如 水中化蝶 便能飞越沧海

15. 双轨2011

我的前生是树 今生只是你足下的一片枕木 平躺如诗,只为撑起你 撑起千山万水

16. 月台2015

岛国无冬天、别说夏日近 历史已在汽笛的叹息中 颠簸成一段一段的春 一截一截的秋

17. 断线通知

电与电压如爱与爱情 偶尔短路所以跳闸 此事不关风月, 只是技术故障 免费公车必然会驳接你的遗憾时段

18. 南北

隔山隔水的时空是最遥远的回眸 回眸的距离 却是左步与右步的方寸 一步即南, 一步即北

林得楠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出版社玲子传媒执行董事兼总编辑。著有诗帖《怀念小 灯笼》(1990),诗集《梦见诗》(2004)、《如果还有萤火虫》(2017)与 多本儿童文学作品。2001年新加坡金笔奖华文诗歌组第二名,2003年新加坡金 笔奖华文诗歌组第一名。

狮城两百年

淡马锡是个起点 历史的足迹 循着这个起点演进 充满传奇的狮城出现了 1819年 莱佛士登陆 原本是一片荒地 莱佛士独具慧眼 看准这是一块瑰宝 为了扩展海上霸权 英国决定把荒岛据为己有 狮城位于海上交通要道 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商埠 开埠后的狮城 开始踏上繁荣之路 从此铺路搭桥 交通更为繁忙 来自各地的移民 为岛上的建设献上一份力量 1942年 新加坡沦陷 英军无力保护岛民 愁云在狮城上空笼罩 岛民度过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日子 1945年 日本战败投降 狮城再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几经周折 忽然有一天

陈

彦

平地一声"默迪卡" 好比旱天闷雷 喊出岛民的心声 不起眼的小红点 在国际舞台闪烁 1965年8月9日 这是个重要的日子 从殖民地的阴影走出来 摆脱了马来西亚的牵制 独立自主后的新加坡 仍旧一贫如洗 建国一代领导人 先从工业着手 让人人都有工作 接着普及教育

让年轻人吸取新知识 实行国民服役 达到全民皆兵的自我防卫 又在各区建造楼房 让居者有其屋 第二代接班人 更把小红点推向高峰 等着接班的第三代 计划发展数码科技 智慧国的远景逐步拉近 一个平凡的小红点 发展成不平凡的智慧国 靠的是 全国上下一条心

陈彦

原名陈志成,从事教职,已退休多年。著有《长话短说集》《冷眼看人生》等 小品杂文。

Щ Fr. 沦 陷

又一座山丘 在银弹的轰然炸响中 宣告沦陷

树倒, 遭砍伐 屋拆,被逼迁 就连世代守着旧居的 花鸟虫鱼 也幽幽吟唱 送魂的挽歌

我颓然而立 在将兴建公寓的地盘之前 默默地悼念着昔日的山丘 耳边不时传来银弹的猛烈爆炸声 我知道更多的山丘绿地将会消失

后记: 勿洛南三道与新樟宜路上段交接处是山丘, 长满低矮的 灌木,绿树成荫,宛如喧嚣街道旁的绿肺。最近经过时,却见 山丘已被铲平一大片,即将兴建公寓。心有所触,因作此诗。

朱 德 春

朱德春

1975年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著有诗集《砂话》《把话藏 在年轮里》《告知芸芸众生》。

宇宙洪荒史 ——小写霍金

你是狂暴的淼淼黑洞 滴成邈邈一星子 至于辐射有多远 留给渺渺光年后的粒子 与人子与俗子与石子 去湮灭 去悖论

血史 ——写罗兴亚人

我们是战火拷问下 不得不挤兑出来的一滴血 没有任何缘要归纳我们 连刚结疤的翁山 也要用结巴的民主史页 将我们夹干

董农政

书写各类文体,著有诗集、摄影诗集、微型与散文合集、 微型小说集。堪舆命理名师,著有近30本术数丛书。

诗五首

历史

历史的河 以自己的速度 从人们身边流过

有的人千方百计 要走进去 却不得其门而入

有的人无意进入 历史却不愿意 轻易放过他们

一则视频

一开始 一群男女学生 好奇地举头

接着炸弹投落浓烟遮盖蓝天

映入眼帘的生命 或血肉横飞 或化为齑粉

见证这一幕的"历史" 嚎啕大哭 哭声中升起 一面悔恨的白旗

附注:这首诗是看了轰炸日本 广岛的视频后写的。

周

粲

心头的事

常有些事 像患上疑难杂症 缠绕心头 不知如何是好

忽听见背后有个声音 说 把心头的事 都交给我吧

回头望 说话的是"时间"

长河

都说历史是长河 为何我怎么望 都望不到它的源头 怎么望 也望不到它停歇的地方

也不知道 我在长河的哪一点 我们 在长河的哪一段

见到李白

月光溶溶的梦里 万一见到李白 最想告诉他的是 你赋诗千首 至今点击率最高的 竟是一首 小儿也能背诵的短诗

附注:这里的"短诗"指的是《靜夜思》。

周 粲

资深作家。曾任职新加坡教育部课程 规划与发展署。1990年获颁国家文化 奖。创作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小 品文、文学批评等。

千年星移斗转(外一首)

历史充满诱惑 记载蕴藏各种陶醉 东方江河浪花激扬成波涛澎湃 周朝度圆划方千年星移斗转

源自凝望,山川之形延续一个传统 高下之势显出实际应用的奇功 商高与周公旦讨论数学 让形与数的结合设计天下万物

勾三股四弦五画出了黄河流域最早的数学定律 赵爽几何代数化思想是时代的度量 刘徽的移合拼补更让人一目了然 九章算术融释了线性方程组的概念

化曲为直,以直代曲本是一对矛盾 割圆术包含了无数极限 辨证法系著一个时代思想 炎黄子孙绘出了最富智慧色彩

林 沛 (马来西亚 我们无知 而且将永远无知 今日之昨日体现通透之过渡 十九世纪流行的言语奇异般缺席

我们必须知道 而且必将知道 巴黎演说揭开未来之帷幕 希尔伯特发出了热情的召唤 一张确定目标之航图 一切精确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 让人们锻炼其钢铁意志 康托连续统假设,你能在思维找到他 数论中的黎曼猜想没有不可知 廿三道数学问题像魔笛发出妙美声音 诱惑了众多老鼠 跳进这条深河

预强地钻研列入第八问题的歌德巴赫猜想 廿世纪为这门科学带来了天才大师 陈景润终于走在世界前列 攀摘这颗皇冠上的宝石

林 沛

马来西亚槟城人,已退休。马来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曾任学院高等数学讲师。



小说

题记:原来这把锁,正是开门的钥匙。

嘉浩进中学后,发现学校图书馆有个角落不 寻常。可他跟几位同学聊起此事,得到的反应都 一样,说是冷气太足了。

德元说,每次走到这里,他都会打冷颤。

智铭说,这儿离门口最远,又都是华文书, 平时少人问津,冷气足,人气不足,所以冷清加 清冷,更加没人来咯。

嘉浩中一中二两年,也很少光顾这里。他并 不知道,这儿有一道"门"正等着他去开启。

一、机缘巧合长命锁

纯属巧合。那天在老爸车上,有人打电话来 请他去看"好料"。老爸是个收藏家。打电话来的 古董店就在附近。于是带嘉浩一起去了。

所谓"好料"有三样。一是长命锁,二是烟枪,三是瓷盘。老爸不说,嘉浩绝想不到,那烟枪是华人抽鸦片的用具。而那不起眼的瓷盘,背面有景德镇标记,更罕见的是正面图案中有阿拉伯文。老爸说,这叫"外销瓷",是当年阿拉伯商人向中国定制的。

老板连连称赞他有眼光,说这三样宝贝都是 清代或更早的古董。

老爸笑了。清代以前中国人不抽鸦片吧?烟 枪是晚清才出现的。

满脸油光的老板于是一脸尴尬,不敢再多言了。

老爸打算在烟枪和瓷盘之间做个选择, 可嘉

浩偏偏喜欢上了长命锁。

中国人以前有给孩子挂长命锁的习俗、希望他们长命百岁。这 把锁年代不详,银质的,很多地方已经发黑。但嘉浩觉得上面的雕 刻十分精美, 尤其"长命百岁"四个字, 似乎泛着淡淡的蓝光。

老板就劝嘉浩爸爸,把烟枪和瓷盘都买下,长命锁就赠送了。 成交。于是长命锁成了嘉浩拥有的第一件古董。

二、神秘的落日阳光

嘉浩讲中学后个子长得特别快,而且课外活动让他晒得皮肤黝 黑。他是班上少数几个不戴眼镜的男生。因为修读双文化,中三中 四他常去图书馆那个华文角落。那儿也是他与德元和智铭分享秘密 的地方。

那天,他决定把长命锁带去给两位好朋友分享。走进那个角 落,他突然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磁场。问德元和智铭,他俩却一点 感觉也没有。

德元拿着长命锁端详了一会说,"直是古董啊,它好旧!"

"德国钱,"智铭喊着德元的绰号,"你识不识货?古董就是越 旧越好。不要看它发黑,你要看它的光泽……"

智铭从德元手中拿过长命锁, 却也没看出什么光泽, 有点小尴 尬。于是他举起长命锁,对着窗口借光,"你看,它能反射出黄色 的光芒。"

那个角落有一扇窗,只有日落前一小时,才会晒进一缕金色的 阳光。而且每天固定、只晒50分钟。也是挺神奇的。

因为时间没到,这时候肯定借不到阳光。智铭的口气如此夸 张,显然是随口讲讲的。嘉浩于是小声说,"别举着啦,把长命锁 放在文件夹上,端平,你们能看到什么颜色吗?"

德元和智铭照做,可是端详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嘉浩有点失 望,他明明看到"长命百岁"四个字泛着悠悠的蓝光,居然没人能分 享他的所见。

嘉浩的学校是"直通车"。升入高中后,他更喜欢泡图书馆了。 他总带着长命锁,因为他喜欢有磁场的感觉。他也喜欢那落日阳 光,虽然无法驱散这里的冷气,却是一份心理的温暖。他会让阳光 直接照在脸上。他从没想过,这落日阳光会有神奇的力量。

有一次,他不经意抬眼迎向太阳,刹那间眼前金光一闪,他似 乎穿过一道门,穿越到他正在阅读的历史场景中。

这是真的!他回到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新加 坡决定修建"阵亡纪念碑"。总督阿特杨爵士真真切切地出现在嘉浩 面前。他正在主持奠基仪式。总督刚讲完话,在悠扬的风笛声中, 一队英国士兵整齐列队, 威武地走上前来。

突然, 嘉浩猛得被抽离现场, 回到了图书馆。

原来是德元拍了他一下, 问他在发什么呆。

嘉浩有点激动、兴奋、也有点生气。他很想告诉德元他的发 现,可他忍住了。说了他们也不会信。何况秘密一旦道破,法力会 不会就此消失?

这个担心不无道理。他试过,每次跟同学一起来这里,即便带 着长命锁也没用。如果不带长命锁,迎面去看太阳,除了眼睛会被刺 痛外, 什么也不会发生。另外他发现, 无法再次回到同一历史现场。 每一段历史, 他只有一次机会。一旦被抽离, 就再也回不去了。

三、惨痛的穿越经历

嘉浩有过一次没人打扰的完整的穿越。但那是一次惨痛的经 历。

他穿越到炮火降降的年代。日军飞机不时来轰炸。而英军已没 有飞机可迎敌, 也没有像样的防空炮火。

大轰炸是地动山摇的, 防空壕就像小船在大风浪中颤抖, 随时 会被撕碎。捱过去之后,嘉浩爬出防空壕,满眼是废墟,残垣断壁间 燃着邪火。众人开始抢救财物,忙着灭火。嘉浩也加入灭火的行列。

这么天天挨炸,何时才算完? 嘉浩很想离开,可他不知道该如

何回去。他盼着有人能拍他一下肩膀, 把他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德 元!智铭!你们就没发现,我在图书馆这个角落发呆好久了吗?

嘉浩知道, 更悲惨的时刻就要到了。日军打下了武吉知马。就 在大年初一傍晚、广播中传来沉重的播报、英军白思华中将已代表 盟军投降。第二天, 日军趾高气扬地列队开进市区, 英军则颓丧地 列队开往战俘营。

接下来就该大检证了。自己能过得了这一关吗? 他的年龄跟当 年的李光耀差不多,个头也有近一米八了,被杀的几率应该一半一 半。他读过李光耀的那段回忆录。

第三天,大检证的告示贴了出来。所有"成年"男性都被赶出家 门。日本宪兵凶神恶煞地把人群赶往海山街。让他们蹲在街头,等 候检证。很多人茫然不知,不会像嘉浩那么恐惧。只有嘉浩知道, 这将是一场大屠杀!

等了足足一天, 天黑后露宿街头。第二天中午, 太阳火辣辣咬 着他们的皮肤,他们被驱赶着一步步走近检证关卡。嘉浩已经能看 到日本兵身后的蒙面人了。几个带眼镜的文质彬彬的中年人正被押 上停在一旁的"死亡卡车"。

很快,前面只剩下六个人,都是身材很棒的小伙子。估计他们 也凶多吉少。日军就是要杀掉一批青壮年啊!那自己呢?

嘉浩脑子一片空白。就在这时,他突然被抽离现场。

回到图书馆,嘉浩心有余悸,连校服都湿透了。我是怎么回来 的?没人来叫我、拍我啊。是不是阳光不再照讲窗口时、穿越就会 自动结束?

他在那边一共呆了七天。七七四十九。莫非这里的七分钟,就 是那边的一天?

50分钟的落日阳光,可以让他有整整七天的穿越。

四、历史悬案曹亚志

那次之后,嘉浩不敢随便玩穿越了。他更喜欢读历史,还参加

过一场校外讲座《新加坡历史悬案》。那次是讨论新加坡开埠元勋 曹亚志是否直有其人?

开埠元勋不是莱佛士吗?曹亚志是谁?嘉浩带着满肚子疑问去 出席。现场早已爆满!他只能站着听。

原来曹亚志的事迹已流传上百年了!最早见于1906年《叻报》 的报道。曹亚志在槟城受雇到莱佛士的印第安娜号当木匠。在登陆 新加坡之前,莱佛士曾一度担心登陆安全,曹亚志自告奋勇,带了 20名印度兵率先登岛,给新加坡插上了第一面英国国旗。

所以曹亚志成了华人心目中的开埠先锋。因此他得到莱佛士奖 赏的两块地,一块他建了曹家馆,另一块建了宁阳会馆,都是新加 坡最早的华人会馆。

可是在讲座上,有历史学家质疑,说英国的史料档案中没有提 及曹亚志。英国舰船是有航海日志的,如果曹亚志真的率先登陆, 日志怎么会不记? 另外莱佛十也不太可能把一组印度兵交给一个没 有受讨任何军事训练的木匠。还有所插的旗帜, 也不应该是英国国 旗,而是东印度公司的旗才对。

面对这些质疑,就连把曹亚志奉为开山鼻祖的宁阳会馆的人, 也当场表示,"需要重新思考曹亚志的历史了"。

这历史可真是有趣!

只是嘉浩心里不太服气。难道英国人没有记载的,就一定是 没有发生吗? 他很想穿越回那段历史,亲自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 事。

五、悲剧人生菜佛士

为了保证这次穿越不被打扰,嘉浩选了一个早放学的日子,走 出校门后,他绕了一圈又回到图书馆。这样就不容易碰到同年级的 熟人了。6点之前,他拿出准备好的历史书,翻到莱佛士那一页。 他手握长命锁,耐心等着阳光从窗口照到自己脸上。

霎那间,他在一片金光中穿过一道门,走进历史。在他眼前,

年轻帅气的莱佛士以他典型的站姿,踌躇满志、双手交叉抱在胸 前, 脚下踩着世界地图……

不对!怎么不是本人,而是一尊铜像呢?

嘉浩快速在脑海中回想。是翻错页了吗? 应该翻到有莱佛士画 像那一页。如果是翻到莱佛士铜像的照片, 那页是讲后人对他的纪 念,以及立铜像的历史……他懊恼自己太粗心了!

在街头, 嘉浩向一位绅士讨了他手中已看完的报纸。当天是 1919年2月6日,新加坡正在举行开埠100周年庆祝会。莱佛士铜像 在这一天,从大草场被迁到维多利亚纪念堂前。

铜像揭幕仪式刚刚结束。走在散场的人群中,嘉浩听到有人在 议论。

"这地方好吗?这么小,而且莱佛十爵士根本看不到大海了。"

"是啊!原本在大草场上多开阔。""而且还能看到大海。"几个 人纷纷附和道。

嘉浩心想, 大草场以后也看不到大海啦。如今那里的海岸线至 少向外推移了两公里。

这时另一个人说话了。"问题是,大草场上有足球赛,莱佛士 爵士常被踢飞的足球击中。"

接着有人补充说,"还有一些观众老是爬上铜像基座看球,乱 糟糟的,有人还赤裸上身。"

原来如此!嘉浩觉得这次没白来。

看报纸,最近有密集的关于莱佛士的讲座。既来之则安之,不 妨去听听当时的人们是怎么评价他的。

不听不知道,他的一生竟如此凄惨!

莱佛士家境贫寒,14岁辍学进伦敦东印度公司打杂,24岁时被 派到槟城当书记官。靠着钻研马来人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他赢得 印度总督明托勋爵的赏识。当时英国为避免爪哇落入拿破仑治下的 法国、准备发动一次远征。30岁的莱佛十给明托勋爵当了参谋。

明托对莱佛士极为赞赏,拿下爪哇后让他任代总督,之后又

任命他为苏门答腊总督。就在他平步青云时,他的妻子病死在爪 哇。1815年、英国将苏门答腊还给荷兰、莱佛十因此丢了工作、被 召回国。虽然获封爵士、但在家赋闲两年、直到1818年才出任明古 连代总督。

当时英国正与荷兰展开竞争。为了给大英帝国在马六甲海峡南 端建立一个基地,以便与中国通商,1819年1月,莱佛士与法夸尔集 结八艘军舰, 打算在荷兰人控制的廖内群岛虎口拔牙, 夺取新加坡。

莱佛士成功地拿下新加坡,却没有为他赢得奖赏。由于荷兰王 室的抗议,伦敦方面责怪他"找麻烦"。直到五年后,伦敦才看到新 加坡的优势, 就打算拿明古连跟荷兰人交换, 换他们的马六甲, 也 换取他们放弃新加坡。

可这样,莱佛士又要丢工作了,总督没得做了。而此前他的三 名子女接连病逝在明古连,他与第二任妻子生的一名男婴也在那里 夭折。1824年英荷协定签署前,他黯然离开明古连,可乘坐的"盛 名号"居然失火,烧掉了他全部财产与收藏。回国两年后,他病死 在家中。

这么一位大功臣,居然是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还英年早逝! 穿越回来后, 嘉浩跟老爸唏嘘不已, 老爸却淡淡地说, 也别太惋惜 了。他指了指烟枪,说那玩意就是你的大功臣占领新加坡后,开始 在中国流行的。

莱佛士打通的贸易航线、为英国人向中国走私鸦片打开了方便 之门。新加坡的鸦片山成了重要的鸦片加工和仓储地、新加坡成了 鸦片贸易的最前沿。之后两次鸦片战争,东方巨龙被打翻在地,衰 败了一百多年。

所以老爸说, 谈历史人物的功过, 也要看从哪个角度来讲。 嘉浩很吃惊,这是他从来没想过的。

六、无名的探路先锋

嘉浩并没有放弃去搞清那桩历史悬案。一个星期后, 他用老办

法再次出发。

在一片金光中, 他看到一个皮肤比自己更黝黑的中年男子正对 他大骂,"大只仔!教你这么久还不会吗!"

他是谁?嘉浩悄悄问身边的一位华工。

"你像呀!那是你曹师傅。"

"曹师傅?曹亚志吗?"

"你是真傻?还是被骂傻了?"那人又在嘲笑他。

嘉浩很高兴。这次他居然成功穿越到印第安纳号,还成了曹亚 志的徒弟!

印第安纳号是莱佛士的旗舰,与另一艘巡洋舰、一艘双桅纵帆 船一起从槟城南下。此时决夸尔中校已率恒河号及两艘运兵船、在 新加坡以西30公里的卡里蒙岛、与之前在那儿做测绘的两艘勘测船 汇合。

莱佛十率三艘战舰抵达时、法夸尔正兴致勃勃地考察卡里蒙 岛。他比莱佛士大七岁,又一直在军界,看上去老成持重。他建议 莱佛十改变计划,将卡里蒙岛作为基地。因为莱佛十想去的地方, 离荷兰人太近,或者说根本就在人家的势力范围内。

身材消瘦, 脸也消瘦, 且不苟言笑的莱佛士, 似乎并不喜欢这 位战友。嘉浩知道他们后来闹翻了。或许"战友"这个词并不恰当, 他俩更像是一对临时的盟友。在莱佛士力主向南发展时, 他得到了 法夸尔的有力支持。当时法夸尔是马六甲驻扎官,那是离新加坡最 近的一个出发地。

莱佛十显然看穿了法夸尔的心思。他皱了皱眉、知道跟法夸 尔谈《马来纪年》中对新加坡的描述,或解释新加坡有多重要,是 没有用的。他有一流的口才,他说服过很多上司。但他不想把口舌 浪费在下属身上。他们需要的是听命令。他用阴冷而坚定的口气宣 布: 两天后起锚去新加坡。

看到他们不欢而散,嘉浩并不感到意外。对他来说,时间是关 键。两天后就是28日,历史上莱佛士是1月29日登陆新加坡的,那 正是自己要离开的日子。他祈祷、千万不要有人来打扰啊、让我看 完这段重要历史吧。

说起来, 上船这几日, 嘉浩的木匠活进步很快, 所以师傅的 脸色有所好转。曹亚志脾气不算好,手上力气又大。如果被他抡一 巴掌、你身上肯定会留下他的掌印。嘉浩不知道广东人是不是都这 样。他发现,只要你跟他讲广府话,他脸色会好很多。

28日那天,舰队出发后慢吞吞的,直到下午四点,才抵达新 加坡的外岛棋樟山。莱佛士下船到沙滩上与几个马来人交谈。他会 说马来语、广府话也不错。嘉浩远远听到莱佛士在打听新加坡的情 况,还托他们去通知天猛公,说明天要去拜会他。

嘉浩心想,新加坡近在咫尺,离天黑还有很多时间,何必等到 明天呢? 这时船上有军官正在训话: 仔细听好了! 我们已深入荷兰 人的势力范围,大家一定要小心。总督大人现在最担心的,是附近 有荷兰人,已设下了埋伏……

难怪三天前, 木匠们都被派去检修炮架, 加固发射口。这是准 备要打仗啊!

一夜无事。第二天,大戏总算正式开场了!舰队起锚,缓缓向 新加坡移动。

这时有人叫曹亚志去指挥台做修理。嘉浩跟着师傅一起上去。 一进门,他们就听见莱佛士大喊一声:糟糕!

从侧后看、他脖子上的青筋暴跳、握望远镜的手臂也紧绷着。 原来他观察到远处岸边的灌木从中,有几个黑黑的、呈45度角、像 炮管一样的东西。那不会是荷兰人的大炮吧?

怎么办?叫停行动?还是强行登陆?船上突然死一般的寂静。 "先生,让我装扮成马来人,划小船去查看一下如何?"

说话的是曹亚志, 他手里还拿着一把锤子。他声音虽然不大, 但在凝固的气氛中分外清晰。

莱佛十一听、猛地转过身来。被刀削过一般、阴沉的脸上居然 挤出一丝笑容,"你确定?可以吗?"

他这是说"可以"! 显然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但这已经超出嘉 浩看讨的"剧情"。历史将会怎么发展呢?

他跌跌撞撞跟着曹亚志下去准备小船。看他慌乱的样子, 曹亚 志叫住他,取出一把长命锁。

嘉浩暗自吃惊!这长命锁竟跟自己的一模一样。

"它会保你平安的。"曹亚志此时露出和蔼的笑容。

"不不,师傅。您更需要它。"嘉浩真的很担心。接下来可是生 死未卜啊!

"傻瓜。我要冒充马来人。你有见马来人带长命锁吗?" 嘉浩愣住了。

曹亚志说,"万一我被荷兰人捉住,长命锁救不了我,还可能 害了我。"

"那你帮我暂时保管,好不好?"

"好!我帮师傅保管。您一定要回来!"

曹亚志转身出发了。嘉浩跑回指挥台, 假装继续修理。莱佛士 和印第安纳号舰长一起举着望远镜、盯着曹亚志一举一动。他奋力 划着小船驶向那处海岸。靠近,再靠近,船停了,曹亚志突然站起 来,向印第安纳号比着先前约定的手势——安全!

舰队继续前进,很快抵达理想位置。曹亚志此时回到舰上,说 那黑黑炮管状的东西, 其实是岸边折断的椰子树, 因日晒雨淋而发 黑。虚惊一场!

这时的印第安纳号出现少有的忙碌景象,很多印度兵在甲板上 整装待发。莱佛士刚刚下达命令,他们将分成几队分头登陆。而莱 佛士专门取出他从伦敦带回来的一面国旗, 他要曹亚志跟随一队士 兵,把这面旗高高竖起在对面的一座小山上。

曹亚志取了工具就出发了。嘉浩完全没机会把长命锁还给师 傅。而莱佛士也登上小艇,带了一队人去见天猛公。嘉浩看看日 头,庆幸自己应该还有时间看完全程,并见到曹亚志,归还长命 锁。

这时指挥台上有人问,刚刚那个去探路的华人叫什么?有谁知 首? 没名字不好写日志呀?

嘉浩刚想说,舰长却发话了,这种小事需要写吗?重点是,帝 国的旗帜已经插上新加坡!

嘉浩终于明白了。他还想说点什么,却突然被抽离了现场。

七、尾声

原来是两位学长看他一个人在发呆,就叫了他一声,问他怎么 还在学校?

嘉浩把他们应付走后, 想起长命锁还没还给曹亚志, 连忙摸了 摸口袋。只有一把。那是他自己的。

照理, 他不可能从历史场景中带回任何东西。那把长命锁应该 留在船上了。他们会发现并还给曹亚志吗?那些英国兵,从没正眼 看过船上的华工, 连名字也不知道。只能期待他们把捡到的东西上 交。也许莱佛士会还给师傅, 但他也有可能会忘记。

此时嘉浩已无能为力。他回不去了。只好再次端详"自己的"长 命锁。居然一模一样!尤其是落日的余辉将"长命百岁"四个字折射 出淡淡的橙色, 跟他刚刚在印第安纳号上, 在阳光下看到的一模一 样。

或许本就是同一个?

可以相信,莱佛士肯定没带走长命锁,不然他的命不会这么 惨。无论长命锁落在谁手里,想必它是留在新加坡了。因为新加坡 已经在讨第二个百岁生日了。

李叶明

随笔南洋网主编,《联合早报》特约撰稿人,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宗乡总会 学术委员. 《源》杂志编委。著有散文集《随笔南洋》. 主编过名本特刊。

章良我

引子

晚饭后,天色已暗。出外散布消食。过马路,经组屋区楼下空地,七月歌台正上演歌仔戏。遂在舞台前的一个空位上落座。人尚未入戏,便闻声耳旁有人在发问:"几米郎?"声音来自一个脱发老头。我用半生不熟的福建话答曰:"新加坡郎!"又问:"汝叫几米?"再应声道:"哇系叫威廉。""噢!我有一个红毛洋人朋友亦系叫威廉。"

再接下来听到的,不禁让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老朽来新加坡已经快200年了。听说你们要庆祝开埠200年,我才上来瞧瞧。我想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在你们立碑造塔纪念的地方,为自家找到一个安魂的着落。"说到此处,那声音顿了顿。我本想拔腿开溜,但见那老头没有伤人的意思,便战战兢兢地提着好奇心听了下去。"我本来死后下藏在Tiong Lama,那里有一座恒山亭。后来旧坟山太过拥挤,又有了新坟山Tiong Bahru。再后来你们来了,就把我们从睡觉的地底下挖起来,埋到岛上的其它地方。从此,我就变成了游魂一个。"听这老头说的头头是道,我竟然饶有趣味地听了下去。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歌仔戏已经收场了,只 我一个人坐在舞台下。我迷迷糊湖地离开那里, 回到家倒头便睡。这一睡就是半月,从七月里睡 到八月中秋。夜空中一轮明月又让我记忆起那歌 台下邂逅的光头。我依稀记得,我有曾经问过他 的名字。我又慢慢回想起他说过的故事。

当他缓缓吐出最后一口气后,他的魂魄顿时离开了他那慢慢失 夫体温并开始渐渐变得僵硬起来的身体。在升上天空绕岛一周后, 再回头看他自己的躯壳,它已经躺在了一具金丝楠木棺材里。

那具棺材被置放在灵堂中央。灵堂是由一间宽敞的货仓改成 的, 里面没有家具, 四壁空空。从货仓顶部向四面墙壁垂挂下黑色 绸缎的篷帘, 帘边用金丝绒线绣缀着富贵的花卉图案。在棺材的前 端摆放着一台香案,上面置放着一只银香炉。香炉里插着点燃的香 支,旁边放着一个银茶壶以及与之相配的银杯盏,另外一旁放着一 碗碟糖果。案几的两边各有一座站立的人像。人像一手端着杯盏, 一手举着长明灯。在人像的前面置放着一张桌子,桌面上摆放着水 果和其它一些小玩意,包括一副牌九,那是他生前的赌博用具。另 外还有两座人像守护在桌子旁边。一大袋米靠放在棺木一头,那是 和桌面上的玩意儿一起用来陪葬的。大灯笼悬挂在屋顶,整个帐篷 里的光线隐晦昏黄。灵堂隔壁的屋子里,摆放着方桌条凳,桌子上 有吃的有喝的。前来吊唁奔丧的人们在这里坐着,抽着烟、吃着、 喝着、聊着天。房间门口人来人往,人流络绎不绝。多数是留着辫 子的华人,也有与他生前有生意或其它来往的马来、印度和阿拉伯 人,以及个别白肤色的红毛洋人。灵堂前面的街道上空撑起了帐 篷。他的大小老婆和众多子孙们聚坐在一起, 为他守夜护灵。

这已经是第八个夜晚了。他死后当天躯体就被洗净、换上寿 衣、然后放平躺在棺木里。再被移放到布置完好的灵堂中、让亲人 契友前来观瞻、吊唁。明天就是他的出殡日,可是到现在他还没 有看见他的宝贝女儿娟儿的身影。难道她没有听闻她父亲往生的消 息?即使听到消息后也不来灵堂向老父做最后一次告别?他不禁 感到一丝心寒。娟儿是他和小老婆生的。在众多儿女中,她年龄最 小,也最受他疼爱。偏偏娟儿生就一个倔脾气,在认定了一桩事情 之后,就再也别想让她改变主意了。这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格,还 挺像他。她的确是自己的一个心肝宝贝、偏偏在她的婚姻这桩事情 上, 跟爹爹作对。唉, 想到这儿, 他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 过后 就想起自己从小离开唐山家乡,到南洋来打拼闯荡江湖的往事。

在清廷给他颁发的通关文牒上,他的名字写为陈送。他前来 新加坡时已经是56岁了,当时在岛上的红毛洋人都在二三十来岁, 而那些来当苦力的华工也是在青壮年。他比岛上其他的人都要年 长、也更有钱。认识他的人都尊称他为送叔或陈叔、有的人干脆称 呼他为陈叔送。不过也有福建同乡叫他臭头叔送的,这是因为他是 一个瘌痢头,头上没发,自然就不能像同族其他人那样,在头上盘 卷着或身子背后挂着一根长辫子。尽管非常有钱, 但他是一个不折 不扣、一毛不拔的守财奴。陈叔送出生于乾隆皇帝年间, 他降生的 那年是癸未年,阳历纪年是1763年。在15岁那年,他就离开家乡福 建, 跟着帆船被季候风送到廖内。他到达廖内后看周围没有什么商 业活动,就又去了槟榔屿。在那里,他一待就是十年。他刚到槟榔 屿的时候,英国人还没有前来。待莱特上校在1786年登陆并开发槟 榔屿之后,岛上商业活动渐渐兴旺起来。在荷兰人严酷统治下的马 六甲华人闻讯,纷纷避走槟榔屿。1795年8月,荷兰人把马六甲的 统治权奉送给英国人。当时的马六甲城里只剩下几百个华人。善于 抓住先机的陈送, 乘机南下马六甲开拓商机。也就是在那里, 他认 识了小他11岁的马六甲驻扎官法夸尔。1819年新加坡开埠、莱佛士 任命随行登陆狮岛的法夸尔出任首任驻扎官。在法夸尔的游说下, 陈送又南下新加坡继续开拓他的商业王国。与他同期从马六甲前来 新加坡的,还有另外一个福建籍华商,其人的财富和名望跟他相 当。那人名叫薛佛记,不过薛要比他小30岁。薛的父亲也是在乾隆 年间从福建南渡, 跑船走海来马六甲谋生的。

尽管陈送先前听跑船下南洋的老乡提起过蒲罗中、淡马锡这些 旧地名,但那都是古时候的掌故了。他所知道的狮岛,跟来自苏门 答腊的巨港王子有关。那是娶了廖内女王女儿的山尼拉乌他玛,在 打猎时撞见新加坡岛,遂命名它为星加坡拉,并且在小岛上定居了 下来,成了星加坡拉王朝的第一任国王。小王国到了第五代,由印 度教改奉伊斯兰教、国王成了拉惹依斯干达沙。依斯干达沙的宰相

兰殊那有一个绝顶漂亮的女儿被拉惹看中,成为备受拉惹宠爱的王 妃。结果,后宫其他妃子出于嫉妒,合谋说这位受拉惹宠爱的王妃 不贞。拉惹听信谗言,便把爱妃打入冷宫,最后爱妃郁郁寡欢被折 磨致死。宰相兰殊那心头愤懑不过,于是私通满者伯夷王朝,做了 里通外患、开城引敌的计划。前朝时就想侵占星加坡拉王朝的满者 伯夷军队,终于候得此等天机,派发精兵20万、战船300艘,跨海 前来,血洗星加坡拉。岛上官兵遂成了敌军的刀下之鬼,攻进城堡 的士兵动刀放火,乘势抢劫杀戮。满者伯夷的军队几乎摧毁了岛上 的一切, 不光在皇家禁山上的宫殿寺庙遭到毁坏, 连高达八九尺、 阔有16尺的城堡也涂炭尽毁。在混战之中,依斯干达沙仓皇奔走马 六甲, 在那里休生养息, 成立了马六甲王朝。过后, 他因思念他的 旧王朝星加坡拉,又偷偷地回到这里,可不久便辞世西归。最后, 依斯干达沙被悄悄下葬在马来皇家禁山上,而此后的狮岛则长期荒 芜。久而久之,有迷信开始在周围海域流传,说岛上的赤土是因为 被人血染红,岛城是生长不出稻谷的死域。就这样,曾经繁荣一百 多年的狮岛, 又跌落到历史的低谷, 成为海盗出没的场所。

陈送在从事商业的活动中,结识了各地各族人士,法夸尔就是其中一位。法夸尔于1803年开始履行马六甲驻扎官的职责,那年他才29岁。在1813年12月,他被正式任命为马六甲驻扎兼指挥官。1818年,英国根据协议把马六甲交还给荷兰统治,法夸尔才离开马六甲。法夸尔对马来人和武吉士人颇有了解,而当地的民众也拥护他,还送给他一个昵称:马六甲拉惹。法夸尔以善待民众著称,对穷人富人一视同仁。他很少斥责下人和百姓,每个有冤情向他吐诉的民众,最后总会在他那里得到帮助和宽解。他和马六甲当地的一个女人一起生活,一共养育了六个儿女。1819年7月,他的第一个孙儿在新加坡岛上出生,他那年才45岁,就升格成了爷爷。

陈送在来到新加坡的时候已经很有钱,因为先前他在廖内一带 混迹浪荡过,所以对新加坡的环境也不算是太陌生。岛上当时一没 有银行,二没有保险库,于是他就把大把大把的钱装在铁箱子里,

他自己干脆睡在装满钱的铁箱子堆里。有人说,他的不少钱是从赌 场上赢来的。说他贪赌倒是事实。有一次他大输一场、输掉那么多 钱让这个以吝啬出名的富翁感到十分心痛, 以至于他当下用刀砍掉 自己的一只手指,发誓自此之后再也不涉足赌场、不进入赌局。可 是过不了多久,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他又走进了赌场的门。有人说他 是私会党徒。他的确多次扬言:"要是我起头招呼一下唐人,立马 可以把红毛洋人住的地方一扫而光!"不过他始终没有这样试过, 只是有一次他被官府逮捕, 引起了岛上华人的暴动。当局出动军警 镇压、害得当时从槟城前来新加坡视察的三州府首任总督浮尔顿, 只好留在军舰上暂住过夜,以策安全。早年间,他曾经向驻扎官法 夸尔出价,愿以50万元换取新加坡岛的五年收益。法夸尔在信中向 莱佛士报告了此事。当时的集市设在新加坡河的南岸、莱佛士开展 市区规划后, 整顿华人集市, 勒令将市场迁移到直落亚逸, 并且对 把鱼、肉、家禽、蔬菜市场建在一起的主张提出疑问。后来,法夸 尔推翻了原先由官府任命的委员会初选的候任地点, 挑选了一处更 加合适的地方设立集市市场。陈送乘机提议他自筹资金建造这个市 场,只要官府让他自由经营市场,免收税金几年即可。结果也是不 了了之。

陈送对与法夸尔的交往感到十分自在、得心应手。法夸尔不像 其他英国官员那样一本正经,他像本地人一样身着纱笼、口操马来 话。可偏偏这样一个深受民众喜爱的驻扎官,后来却被莱佛十向印 度总督打报告给罢免了官职。1823年12月, 法夸尔跟拥戴他的新加 坡岛上居民依依告别。在他临行的那天,从他住处到他离岸上船的 渡口,到处站满了各族为他送行的人列。即使在他乘上小船摆渡去 航向英国的亚历山大号舰船时,许多民众还开着小船隔舟伴行。航 船通过马六甲海峡北上经过马六甲和槟榔屿时,当地人都向他致敬 礼赞。

陈送73岁去世的时候,62岁的法夸尔已经退休在英国安度晚 年,而莱佛士已经在十年前以45岁的寿限过世。陈送的魂灵在灵堂

上漂浮着,天都要亮了,还没有看见自己的宝贝女儿娟儿的踪影。 莫非她还在生爹的气,因为爹阻扰了汝跟拉惹成婚的事?他心中默 默念叨道。陈送早就盘算好要为娟儿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夫家。可是 爹爹这么有钱,能够配得上她的岛上候选居民还真难得。他甚至想 去唐山给女儿物色一个夫婿。在他去世前的一年,他就此事托了回 唐山的帆船老大。可是没过数日。娟儿却说她心上已经有人了,还 说是跟自己家门当户对的好夫家。在陈送的盘问下,女儿说出她是 看上了苏丹东姑胡先的真相。当爹的他当场就摇头反对。

这个东姑胡先原来本该是柔佛廖内苏丹王位的继承人。但是当 他父王驾崩时,不巧他人正在彭亨而不在父王身边。根据皇家习俗 他被剥夺了继承苏丹王位的资格,王冠宝座旁落到了他同胞弟弟的 手中。莱佛士登岛后,本来是要跟住在新加坡河一带的天猛公阿都 拉曼、签订协议建立落脚据点的。但是根据廖内苏丹和荷兰人之间 的条约, 天猛公无权代表苏丹与外国订约。于是, 莱佛士派人把藏 身在廖内的卡里蒙岛上的东姑胡先带到新加坡,许诺会帮他夺回柔 佛苏丹王位、然后公开宣布支持东姑胡先为合法的廖内苏丹。双方 在1819年2月6日签署条约、借租新加坡岛给英国当港口。四年后的 1823年,新加坡第二任驻扎官克劳福又同东姑胡先和天猛公签署了 一纸协议,至此所有的新加坡权益都被割让给英国。第一次交易的 结果, 天猛公搬离新加坡河边的旧住所, 在直落布兰雅得到了一处 新居所,另外还得到了一块界于丹绒巴葛和直落布兰雅之间200英 亩的土地; 东姑胡先则从英国东印度公司那里, 拿到一笔钱用来建 造甘榜格南的马来皇宫,另外他还得到了梧槽河边的一块土地。第 二次把全岛割让完的回报, 东姑胡先得到3万3200的西班牙银元外 加每月1300元, 天猛公入袋2万6800西班牙银元外加每月700元。

陈送晓得东姑胡先只是一个英国人的傀儡,他和天猛公是一对 贪得无厌的蠢蛋。天猛公1825年就翘辫子了,而东姑胡先也在陈送 死去的前一年在马六甲登天。自己的宝贝女儿娟儿偏偏这么糊涂, 要嫁给这样一个混蛋。这个东姑胡先先前已经讨过三个老婆,自己 女儿说伊斯兰允许信徒娶四个妻子。娟儿准备入伊斯兰教、做这个 傀儡苏丹的第四个老婆。陈送气不过,他撂下重话:如果娟儿嫁给 东姑胡先, 他就与她断绝父女关系。娟儿像是吃了铁秤砣似的铁了 心,她断然出走,宁死不从。从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看见爱女一 眼,没有得到娟儿的任何消息。他是多么地期望在自己的灵堂里再 见上娟儿一面啊。

天色渐白, 陈送一直没有等到娟儿的身影。这天是丧礼的大 日子出殡日,整个新加坡岛都被惊醒了。那可谓当时岛上极尽哀荣 之盛大丧事。岛上居民家家几乎都接到了他的讣告。全岛二万多民 众,居然有半数出席和观瞻了他的丧礼。出殡队伍前一个巨大偶像 开道,长长的治丧队伍绕过岛内繁华的商业街区,向福建人的坟场 讲发。可是他最终连娟儿的影子也没有见到。过了这么多年,至今 他还是一个岛上居无定所的游魂一个。

章良我

原名张连国,二十多年前自上海移居新加坡,经常发表文化时论、随感杂文、 文艺评论。2015年出版《半百集:家在岛国》。

侥幸

昏暗的灯光下,耀文和大高蜷缩在院子里的一间杂物间里,他们正透过指头宽的窗户缝隙向外张望,张望已经住在这个院子里三天三夜的日本兵。整整一个小队的日本军人,一共30人,他们黄色的军服,耀眼的刺刀,还有那哇哩哇哩很难听的日本话,和这些蛮横无理的军人相处的日子,不得不说是屋子里这两个年轻人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而更难忘的经历还在后面。

1942年立春刚过,马来半岛的南端闷雷阵阵,潮湿的空气笼罩在新加坡全岛。市郊区纳福路一座二层楼的李家院落里,李夫人正来回渡步,此时此刻她忧心忡忡。这两天报纸上的消息越来越紧张,上面讲日本人很快就要来了,狮城的空气中笼罩着恐怖的气氛,许多人家的大门都上了锁,有门路的人早早带着家眷离开了这个即将沦陷的孤岛。

李夫人也准备离开了,她想带着孩子们躲到娘家去,娘家的屋子相对结实,还有一个很深的地下室,如果遇到日本人的飞机轰炸,藏在那里生还的希望一定大得多。可是她又舍不得自己的小家,毕竟这是她和丈夫经营多年的全部家底,她担心如果不留人看守,这兵荒马乱的,万一遇上歹人乘虚而入,这家里的物件不管是值钱的还是不值钱的,一定会被折腾的一塌糊涂,甚至会被洗劫一空。

想好对策的李夫人,晚饭后特意让其它孩子 回避了,留下了19岁的长子耀文,她语重心长地 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耀文,你是家中老大,读书最多,脑子也灵

黄

华

活,妈妈让你看家,等于是把这个家交给你了,你要千万小心,遇 事和你大高兄商量,一定不要感情用事,明白吗?"

"母亲、爸爸在外谋生、我理应承担家里的事情、我已经不小 了,会见机行事的,您就放心吧。"

"我已和大高说了,他拉脚车多年,城里的大街小巷都很熟, 哪里最安全他也最清楚。日本人来了,一切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他们呆多久, 谁也没把握, 但他们肯定不干好事, 你们可要加倍小 心。我们之间随时保持联络,一旦有事你和大高立即撤出来找我 们,记住了?"李夫人的语气异常的严肃,在耀文的记忆中,他长 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母亲如此这般。

李夫人口中的大高是个憨厚诚实的小伙子, 比耀文大十岁, 是 个拉脚车的车夫,由于勤劳肯干,李夫人特意包了他的车,专门接 送耀文的三个弟妹上下学,他与李家每个人的关系都非常融洽,大 家从不把他当外人。

就这样,耀文和大高留下来照看屋子,李夫人带着孩子们回到 了娘家躲避。家人走后,耀文和大高静静地守候在自家的院子里, 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那时的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一切的防务由英国驻军负责, 守护这个孤岛的英国军人根本经不起日本人的凶悍进攻、经过几次 顽强的抵抗失败后,随即宣布投降。他们被迫放弃了坚守,连同住 在这里的大英帝国子民一起接受了日本人的管制。那一年的大年初 一,是狮城历史上最凄凉的春节,日本军人骑着自行车越过了新柔 长堤、迅速占领了新加坡、全岛的人瞬间变成了太阳旗下的天皇臣 民,稍有反抗者,立即遭受了灭顶之灾。

大年初一的夜晚,耀文被院子外面砸门的声音惊醒,他慌忙 叫醒大高来到院子里,门外的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夹带着撞击门的 声音。大高开了门,一群日本军人蜂拥而进,其中一个挎着军刀的 日本军官冲着他们指手画脚,他声音严厉,根本没有一点商量的口 气。

- "他们要干什么。"耀文用客家话问大高。
- "他们要住在我们院子里。"略懂点日语的大高看着耀文。

"你和他讲,同意他们的要求。"此时的耀文很冷静,自己身上 手无寸铁,他还能有什么其它选择?

日本军人很快住进了耀文家,由于房间不够用,日本人把他和 大高赶进了院子角落储藏杂物的小房里,那个跨军刀的小个子军官 还比划着手势告诫他们要随叫随到,他的士兵无论有什么需求,都 要尽量满足。

"他们是不是要离开了?怎么出来的士兵全部把东西都带走了?"耀文一边向院子张望,口中自言自语。

"好像是,我听见小个子军官喊集合。"大高小声地答话,接着他愤愤不平地埋怨起来,"终于熬到头了,这几天把我们折腾坏了,低三下气的简直就像个牲口。"

"是啊,真没想到我心目中最崇拜的英国皇家军队怎么会这样快的败给他们,真是不可思议。"耀文说完陷入了沉思。

"耀文,今天下午,车仔行的孙麻子捎信来,说李夫人和家人 一切平安。"

"太好了,转告我母亲了吗?我们也一切都好,不要她太担 心。"

"说了,只是孙麻子还讲日本人要在全岛进行大检证,让我们 小心。"

"大检证?是要检证什么?"耀文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明天我再打听一下。"

说话间,日本兵集合完毕,他们扛着太阳旗,排着整齐的队伍离开了院子。两个年轻人正准备出来透透气,院子外走进来一个人,朝着杂物间走来,是那个小个子日本军官,来到跟前大声地喊叫。

"他叫我们出来,快!"大高推着耀文往外走。

又是一阵哇哩哇哩, 大高一直在一边点头, 嘴里不断的嗨嗨

声, 等到那个小个子军官离开了, 大高才说出了原因: "他让我们 快快离开院子,他说如果不走会被枪杀。"

"他的话可信吗?"

"他是特意跑回来说的,应该可信吧?"

这一夜,两个人都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耀文和大高来到 街上,他们看到了墙上贴出的布告,没多远就贴一张,内容相同。

"凡住在昭南岛的华侨、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 应于二月二十一日中午之前,各自携带饮用水和食物,到指定地点 集中。如有违反规定者,必受严厉处罚。

- 1、爪哇街及惹兰勿刹广场:
- 2、里巴巴里律南端广场:
- 3、诺勿里芝律和水仙门附近:
- 4、加兰与芽垄交界处胶园:
- 5、丹绒百葛警察局附近:
- 6、巴爷礼巴路和漳官路交叉处:"
- "什么时候新加坡改成昭南岛了?"耀文边看边说。
- "现在不是日本人的天下吗?想改什么,还不是他们说了算。" 大高也是一肚子闷气。
- "大高,那我们怎么办,看样子那个日本军官昨晚讲的话是真 的,家里是不能呆了。"
- "是啊,按公告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赶快回去收拾一下 行李,我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两个年轻人快步如飞,急忙跑回家捡了几件衣服,然后来到 了大高熟悉的茂德路车仔馆,这个位于惹兰勿刹广场附近的驿站, 是通常大高和他的同僚休息的地方,可今天它也被铁丝网围在了其 中,变成了检证的区域。宽大的广场只设有一个狭窄的门,门口站 满了日本士兵,他们荷枪实弹驱赶着人群,只准进不准出,当耀文 和大高到达时,广场上已聚集的民众至少上万了,耀文发现人群中 除了男性外还有不少的妇女和儿童。

一切安顿下来,耀文才从车仔行大高的朋友那里了解了大检证的一些内容。原来这是一个日本人针对华人的举动,是由最高司令官山下奉文亲自下达的命令,他们要肃清岛上曾经参与抵抗日本人的志士,肃清敢于抵抗的潜在力量,以他们的手中资料或直觉来区分哪些人是要肃清的人,哪些人是所谓的良民。

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零零碎碎的枪声一直没有停过,耀文开始担心起母亲和弟妹,但愿他们没有受此煎熬。

次日清晨,耀文决定早检早完事,他没叫醒大高独自来到了检证点。检证点在大门的另一侧,一张桌子后面竖着一个遮阳伞,椅子上坐着一个日本军官,两旁有士兵站岗。一个会说华语的翻译在指指点点,凡是检验过的人由他安排去向。等待检证的队伍排得很长,人们都小心翼翼,生怕节外生枝。

耀文观察到走出检证点的人,有两个去处,一个是在手上和 衣服上盖个检字章,然后离去,一个是被推上一旁停着的敞篷卡车 上,等待发落,虽然他们不知结果,但在耀文看来车上的人凶多吉 少。

快到跟前时,大高赶来了,一个劲埋怨耀文怎么不叫醒他,他 揉着眼睛直嚷嚷,最后是日本兵用枪制止了他。

"不许说话,把证件拿出来接受检证!"一旁的翻译嗓门更大。

耀文和大高递上了证件,翻译接过来交给了日本军官,日本军官认真看完证件后,突然站起身来到两个人面前,围着他们转了一圈,上下打量耀文几次后冲着翻译疑惑的发问。

"长官问你,你的年龄真的是19岁吗?"翻译问耀文。

"是的,我是19岁,我现在还是莱佛士学院的学生,正在读书。"耀文不慌不慢地回答,他还掏出了他的学生证递了过去,日本军官听完翻译的回话又吼了一句,这一声极为恐怖。

"长官问19岁为何长得这样高?他不相信。"翻译官也严厉起来。

"你告诉他,我16岁就这样高了,三年没长个了,我弟弟16岁

比我还高。"耀文觉得这个日本人问的荒唐,岁数和个子难道有公 式吗? 他要长,我拉得住吗?

没等翻译讲话, 日本军官已经很不耐烦, 他重新坐到椅子上, 把证件甩给耀文, 然后指着卡车的方向冲着翻译喊了一声。

"去,到车上等待。"翻译连忙发话,他一挥手,准备叫下一 位。

"我们拿一下衣物,马上回来,行吗?很近,就在车仔行。"耀 文预感不妙, 赶快对翻译说。

"Ok,快去快回。"没想到翻译居然同意了耀文的请求,他对着 日本军官的耳朵轻声说了几句。

耀文和大高立即跑回了车仔行, 他们是连滚带爬地跑回来的, 停住了脚他们才发现,浑身上下的衣服都湿透了,此时如果形容他 们是魂飞胆破,恐怕一点不为过。

"怎么办,我们被日本人死死盯上了,这四周铁丝网密布, 岗哨林立,恐怕很难逃脱啊!"大高望着耀文,说话的语气有些颤 抖,整个一句话断了几次才勉强说完。

"先不着急,今天肯定出不去了,要耐心,我们等一天再说, 如果检证官换了班,也许有机会。"耀文此时更像个大哥,反倒是 他镇静下来安慰起大高了。

这一夜真是生死之夜,耀文连遗书都写好了,这个19岁的年轻 人第一次体验到了生命的脆弱,他在遗书中的一段文字,充分表达 了他对日本人入侵新加坡的无比悲愤。

"……当自己的家园都得不到保护的时候,生命的意义也就不 存在了,不管他事先设计的有多么辉煌,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卑 微的走向死亡……"

又是一个白天来临了, 岛上的天空乌云密布, 暴雨前的闷热 实在让人难受,广场中等待检证的人群队伍,远看似冬眠睡熟的巨 蟒、弯弯曲曲横卧在地上、只是慢慢蠕动的躯体让你觉得他们仍然 是鲜活的生命。

"孙麻子,你去看一下是否换岗了?"大高拍了一下老友的肩膀。

"好,我去兜一圈看看。"

"用我的脚车。"

"Ok, 放心吧。"孙麻子拉着脚车一溜烟没影了。

"日本人不查车仔行的人?"耀文问大高。

"也查,但他们自己有时也要坐脚车,只要证件对的上,一般都会放行。"

"那你昨天为何不拿出车仔行的证件给日本人看?"耀文的语速明显加快。

"我没有带身上,再说我也不能离开你啊!"大高回话时没敢看 耀文的眼睛。

不多时,孙麻子回来了,他悄悄地打了个换人的手势,并把脚车交给了大高。

"再搞一辆脚车给耀文,要快。"大高嘱咐孙麻子。

当耀文和大高一人拉着一个脚车一起向检证点走去时,天空中落下了雨点,转眼变成了瓢泼大雨。两个人像落汤鸡一样来到检证点,在确认检证官换人后,小心翼翼地递上证件,直到这时他们才认出眼前的检证军军官是曾经住在他们家三天三夜的那个小个子日本军官。

不等翻译说话,小个子军官先开口了,显然他也认出了他们。 他依旧是找大高问话,大高听一句,回答一句,夹杂着手势不断地 比划,还不时指向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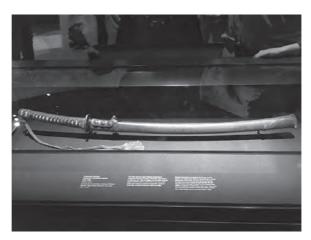
"快过来,耀文,过来盖印。"雨声中传来大高嘶哑的喊声。

耀文走了过去,一个士兵粗暴地抓过他的手,在手臂上盖了一个章,然后又去抓他的另一只手,耀文看到,几乎是同时,另一名 士兵在大高的双臂上也盖了章。

随后,两个人拉着脚车在大雨中狂奔,耀文最后一次回头,望 了一眼身后的惹兰勿刹体育场,特别是停在那里的几辆敞篷汽车, 车上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昨天车上的人影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暗暗为自己捏了一把汗,如果不是昨天侥幸返回了车仔行,等待 他们的命运将是如何?想到此他不禁后怕起来,脚下的步子也迈得 更大了。

黄华

祖籍江西,西安出生成长,1993年起居住狮城。自幼喜欢文学,2013年起陆续 发表刊文。善于描写当今社会现象和历史曾经的变迁,试图以个人观察之角度 诠释人生不易。



二战中日本陆军大将山下奉文的佩剑(网络照片)

伫立在寒光刺眼的钢鞭、被鲜血锈蚀的开山 刀,及那一根根比毛钱针还粗的竹签前面,我不 禁心头发颤,抓着书包的手忽然抓得更紧。

突然, 我的思绪被一阵惊叹声打断。

"哎呀!这么残忍啊!神经的,如果换成是 我,我早就投降做汉奸了!"

我吃惊地转过头去, 只见一位二十五六岁的 帅哥, 他脸上的表情竟然没有半点对烈士们表示 的尊敬,而是有些麻木不仁。我不禁愕然,然后 赶紧移动脚步, 走讲另一个展厅。

一件件烈士们的遗物静静地躺在展示柜里, 我的心也就一次次默默地受到震撼,同时更感激 有关当局的努力, 让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有机会 认识本国的历史与讨夫。

此时,我正为二战日军当年无耻而罪恶的行

径感到可笑、可耻、可恨时, 耳朵旁又传来了一阵与这庄严安静气 **氛极为不协调的喧闹声。**

我极不情愿抬起头, 寻找这喧闹声的源头, 才发现原来是一群 学生, 叫嚷着奔跑了进来, 尽管有负责老师极力维持秩序, 却总无 法使吵闹的展厅恢复之前的宁静。我看了看他们天真的面孔, 有的 看起来对烈士们的事迹感到疑惑迷茫;有的在喧闹玩耍;有的走马 看花踱来踱去, 还有一些学生一见到展品介绍牌就一直抄个不停, 似乎需要完成什么作业、真没见到几个人的脸上、露出认真和崇敬 的表情。

我猜想,或许刚才那位说会投降做汉奸的年轻人,并不知道这 些无名烈士是谁,或许这些人都不明白当年那幕幕惨烈的历史,也 许他们把这次的活动当成游玩节目、正在为可以无需待在教室上课 而开心不已,但是,如果烈士们九泉之下有灵,不知将作何感想?

刹那间,我仿佛听见半空中烈士们的提问。

"你们真的一点都不清楚有关我们的事情吗?"

"我可能知道一点,但肯定没有我们祖父辈们对那段历史有深 刻了解。"

"那么你们把这次的展览当成了什么呢?"

"我……真不是很清楚,那些小学生可能认为试一次普通的课 外活动。"

"他们可能年纪还小,还不懂事,但你们呢?你们这些二三十 岁的年轻人呢?"

唉!我忽然想起刚才那位说会当汉奸的帅哥,听到他脱口而出 的那句话,想到那些根本对这次展览不削一顾的人; 再联想到自己 对那段历史的一知半解,又没有尝试去探知。我不仅无言以对,甚 而无颜以对!

"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况?"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大家都忙于追求自己的物质理想,而忽 略了思想素质和爱国情操的培养。

"哼!我们以前读书少,没有你们现在的人这么有受过教育,但是我们的思想却你们强。你们能够保持前辈们的优良传统吗?你们能够成为有学识又有高尚情操的人吗?你们这些国家未来的栋梁,以后能守住我们这些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打下来的江山吗?你们能……"

面对这一连串的发问,我又一次沉默了。

默然之中,我似乎看到了烈士们转过身子,拭去眼角的泪水, 忧心忡忡地走远了。

啊! 敌人高举的皮鞭和屠刀都不曾让他们落过一滴英雄泪,可是他们现在却忍不住了!

.

晚上,在电视新闻中播放了今天有关这场二战特别展览的报道,我回忆起展厅里那些嬉皮笑脸的人,再想起自己心里和烈士们的隔空对话,真希望现代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梦想、爱好及目标的同时,也能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爱国之民,保存自己国家的历史,传承先贤们的优良价值观。

而那时,我相信我们的烈士们在地下有知,必会颔首微笑—— 他们的精神在此得以再现,永不磨灭!

沈斯涵

1984年生于新加坡,曾任《联合晚报》记者、新传媒时事节目《焦点》编导等,目前为公务员。2015年出版诗集《睹物斯人》,新加坡作家协会财政,新加坡清史研究网主编。

在广东绥江江畔,有个小渔村,叫做芦花 庄。芦花庄里有个15岁的姑娘,名叫红莲。

那年秋天,绥江相邻的西江、北江,三条姐 妹江, 像是商量好似的, 一起发大水。顿时平静 如镜的江水变成一个凶神恶傻,周遭田地冲毁, 村庄房屋倒塌。

红莲的祖父为了抢一包即将被洪水冲走的稻 种,被无情的洪水带走,稻种不见了,祖父也不 见了, 连个尸首都找不到。

祖母一双老花眼,不几日就哭瞎了。红莲从 祖母那双睁着的大大的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里, 仍然能看到满满的绝望。

"没得吃,没得穿。只有等死。"祖母总坐在 一把破烂不堪的藤椅上, 喃喃自语。

"听说有南洋来的水客招人,要年轻女孩子, 下南洋、做工、能赚钱。"

瘦弱的父亲怯怯地说着,把目光投向坐在空 荡荡房子一角的红莲的姐姐身上。

那一年,红莲的姐姐红梅19岁,刚定了亲。 红莲刚满15岁,豆蔻年华,秀气可人,因缺衣少 穿,长着一副豆芽菜一般的身材。

红莲感到姐姐浑身打了一个激灵。她投向妹 妹红莲的眼神,夹杂着冤屈、求助、可怜等等, 五味陈杂。

"为什么是我,不是妹妹。我不要下南洋,不 要!"

黄昏的鱼塘边, 树影婆娑, 残破的家园, 更 添一份愁惨。

穆

军

"红莲,我的亲妹妹,这是你姐我偷偷攒下的十个银元,全部给你,做'水脚'(盘费)。"

"姐,我——"

"算姐姐我求你了,你还年轻,我和你不一样,姐就要嫁人,而且——"红梅拉过红莲的手,撩起前襟,让妹妹轻触她微微凸起的小腹。

看着姐姐央求的眼神, 她不忍拒绝。

殊不知,红莲心底藏着一个羞羞的秘密,她和村西头的同龄的阿强,早已经眉来眼去,私定终身。只是年纪未到,怕人笑话,尚不敢公开。

偌大的木船,就停在绥江岸边,岸边的红睡莲经过洪水的"洗礼",正奄奄一息地挣扎着。

红莲还在岸边远眺,不知道企望些什么,或者是姐姐回心转意,自己过洋做工;或者是阿强奔来求她留下,并向她求婚;或者父母后悔送小女过洋,拉她的手说:"南洋苦,我们的小囡还小,不去了,跟爹娘回家吧!

什么都没有,似乎看到姐姐红梅的身影在路的那头一闪。又似 乎是阿强,胆怯的,懦弱的身影。似乎都不是。

"要开船了,快上来快上来,别挡着别人啦。"水客不耐烦地一 拉。她就跌进了船舱。

六十多载,一个甲子,一晃而过,似水流年,花已残,风在 怨。

在新加坡中部,老旧的街区,一房子式的出租屋里,摆设异常简单,布满斑驳裂纹的柜子,老旧的矮桌,有裂纹的圆凳,几个粗瓷碗摆放在饭桌上,黑白电视机闪着微弱的光亮,只要是白天醒着的时间,红莲就开着电视机,给清冷的房子增加一点人气。

窗外,就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红莲的房子与这个城市的繁

华和喧嚣格格不入,但爱干净的她把小小的居室打扫得一尘不染。 有政府和慈善机构帮忙出钱租房住,红莲很满足。

灯下,红莲戴着一副黑框老花镜,一双粗糙的手正摩挲着一条 红头巾。它如此崭新平整,崭新得不真实。回想来路,她一生不知 用破了多少条红头巾。

新加坡建国了,终于不用做"红头巾"了,红莲本来想留下最后 一条红头巾做个纪念。但是, 还是经不住劝说, 被义工收走, 听说 摆放在国家博物馆, 锃亮玻璃挡着, 让外国游客观看。红莲不懂一 条破旧的、似乎还沾着工地上飞扬的石灰和泥土的红头巾有什么可 看的。

红莲粗糙的、骨节突出的手滑过崭新的红头巾时、发出"沙沙 沙"的声音。当初那双白莲藕一般的玉指仿佛消失在热带炎热的建 筑工地上,同时消逝的,还有她的少女美梦,成家梦。

"我的好朋友,月秀,真是好笑,死活不想再戴这红巾子。招 娣也是,跟红头巾有仇一样。现在想戴也戴不了,不知道见了阎王 谷后,她俩有没有改变主意。"红莲自语道,开着两个已经浙夫的 老闺蜜的玩笑。

这个崭新的红头巾,是个叫什么"导演"的后生仔送给她的,说 是要拍她上电视机。

"莲妹妹,那个阿强,真是没良心。最近和邻村的姑娘结婚 了,根本是个朝三暮四的浪子,你不必等他了。在新加坡有个合适 的就嫁了吧。"

姐姐红梅来信说。

合适的? 谁会要我们这些"红头巾"、"三水妹"?

二十多岁时, 倒是有个媒婆介绍杂货店的三少爷, 可是, 三少 爷一听说她从工地上赚的三瓜两枣,要每月寄给唐山三水,养瞎了 的阿嬷、多病的父母、还有个像无底洞一样填不满的亲姐姐、转身 就跑了, 跑得远远的。听说, 不久, 就和裁缝店的大小姐结了婚。

"莲妹妹,你手头可宽松,你外甥——就那年你过洋时,我肚子那个,今年好不容易找了个媳妇,可时,没有钱办婚事。这不,求到你这个亲姨门上了。你姐夫,不工作,没用的东西,你姐姐我命苦啊,呜呜呜——"

"姐姐不要哭,我手头刚还有刚发的薪水,加上前两年攒的,马上寄过去,差不多够办婚事。你莫要哭,你哭,我听了也要哭了……"

外甥结婚,上学,生儿子,生女囡,生孙子。孙子上学,结婚,生重孙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每个都像是来向红莲讨债的。

红莲当"红头巾",本来就赚不多。为了亲姐姐,十之八九都寄 回去了。

"到了南洋六个月,不思茶饭半年长。"只有到了夜深人静时, 红莲卸下戴了一天的红头巾,边梳洗一头黑发,边流泪,嘴里不自 觉吟唱这个人人皆知的歌谣。

为了省钱,她一杯咖啡,只半杯用来解喝,另外半杯用来泡饭,就是一餐。舍不得买菜,就在放工后跑去快关门的湿巴刹,捡拾别人丢弃的白菜叶子,老硬的芥兰,腐烂了一半的苹果,回家切切,白水煮煮,对付一下肚肠。嘴巴实在寡淡,就舔几下咸菜叶子。

红莲左手的无名指,少了半截,那是修建"世界贸易银行"——这座曾经亚洲第一高的建筑时,被九层楼上掉下来的一截铁棍砸到,受伤感染腐烂,只好截去半截手指。

她挪了挪坐久就酸疼的身子,感到右胯部一阵不适。她在"娱乐大中心"的建筑工地挑着装满沙石的篮子爬上四楼时,一脚踩空,从上面掉下来。同是"三水妹"的闺蜜月秀、招娣都吓个不轻,哭个不停,以为她没命了。不过,医生检查后,说红莲命大,幸而掉在一堆沙子上,只是皮外伤。不到半个月,她又回到工地。不过,从此,左胯部留下坐久就会酸痛的后遗症。

墙上,挂着姐姐红梅早些年给她寄来的全家福照片,妹妹红 梅做了曾祖母, 早已经四世同堂。婚后的红梅, 三子一女, 如今, 孙子就有十多个, 重孙子也七八个。满满当当的照片, 个个笑容满 面。

十来年前,65岁高龄的红莲被政府人陪同着,簇拥着,敲锣打 鼓, 隆重地回到三水探亲。

给阿公阿嬷、还有死去的爹娘上了坟,烧了香,接受红梅四代 三十口人的接待,个个说着感激的话。好不容易和姐姐红梅坐下拉 拉家常。

"我的莲妹妹啊!多亏了你,你姐姐我这么多年才过得不那 么可怜。我们都老了,我水灵的妹妹,已经老成一颗陈年莲子了 啊……"

姐妹俩拉着手,又是哭,又是笑。红梅哭诉儿孙虽满堂,但 日子过得一点儿都不幸福,几个老大不小的孩子还在"啃老",孙辈 有出息的没几个、带来麻烦的倒是不少、还有一个说是得了什么 "自闭症",看着白白胖胖,就是不说话,喜笑无常,让红梅担心不 已。

"还是莲妹妹好,一个人过,清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多好 啊!我都想和你换一换。当年,如果我去下南洋就好了!"

"咚咚咚。"外面传来敲门声。

自从被一个叫"导演"的年轻人拍了一个什么"庆典"的节目,红 莲的生活就变了。

"红莲阿嬷,我是电视台记者小歌,我们来看望你,顺便采访 你。这是我们给您送来的一点心意。"

说着,小歌把一个漂亮的半人高的水果篮摆放在桌上。

"姑娘,我不需要礼物,你们带回去吧。"

"红莲阿嬷,您一定收下,刚过了国庆节,这也是电视台给乐

龄人士的礼物,再说,您也是一位'建国一代',应该收下,不要客气!"

"什么建国一代,到我这把年纪,什么没见过?不过是个三水婆,一个红头巾罢了。"

"你就收下吧,里面是水果。"

"我什么都不缺。"

"什么都不缺,那您老有水果吗?"

"水果啊,有啊有啊。"她颤巍巍走过去,打开吱呀作响的老式橱柜,里面的隔板上,放着一个竹篾筐,盛放着六七个皱巴巴的山竹。

小歌看见了,不知为什么,先是笑了,接着哭了。现在的年轻 人,真是不懂他们。

"红莲阿嬷,需要什么,您告诉我,我再来看望您。"拍了一会 儿电视,小歌一群年轻人告别时说。

"我有的吃,有的穿,什么也不缺,年轻伢仔不要操心。有粥吃粥,有饭吃饭。和过去当红头巾在工地工作流汗流泪比起来,如今的日子啊,不知好了多少倍哦!"

另一组来看望她的年轻人看到墙上姐姐红梅家的照片,来了兴致,问东问西。谈起姐姐,她如数家珍,把自己和姐姐家的故事给对方谈了个七七八八。

和前面来看望她的人一样,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不间断地,这 个送来一包苹果,那个送来一袋大米,还有罐头、油、米线。

红莲阿嬷一个个都拒绝了,她说:

"我这个年纪,不能多吃,也不能少吃,不能早吃,也不能晚吃。你送给我,我也不吃,还不是浪费?"

聊天就聊天,拍电视就拍电视。红莲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直 爽乐观的性格分外惹人喜欢。

可是,有一天,一个小姑娘提了一个问题,难住了红莲:

"红莲阿嬷、你和你姐姐红梅比、你觉得你幸福、还是你姐姐 幸福?"

"…"

第一次,红莲阿嬷被问住了。

活了八十多岁、什么苦都吃过、什么话都说过、可是、从来没 有考虑,她和姐姐相比,谁更幸福。

这真是一个恼人的问题。

又是夜深人静时分,红莲阿嬷摩挲着那个导演送的崭新的红头 巾,棉布柔软的质感让她通身感到很舒服。

"我的故事被写进课本,成千上万的小瓜读我的故事,听说至 少有三个博物馆里有我的雕像,那个叫'导演'的年轻人拍的电视在 国庆庆典播放,还把我请到现场观看。现在,年轻伢仔又来给我录 像、送那么多礼物。所有人都喊我'红头巾阿嬷'、'红莲阿嬷'地叫个 不停。姐姐的儿孙可以数得过来,我的儿孙到处都是,数都数不过 来, 这样说来, 和红梅姐姐相比, 我当然更幸福。"

这样想了想。红莲阿嬷微笑着,把红头巾叠好,小心翼翼地放 讲了墙角斑驳陈旧的旧衣柜。

穆军

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中学教师。著有散文集《走近狮城》《生命中的温差》 《爱的礼物》和诗集《秀色诗篇》。

我是个一生喜变的人,只有一个习惯维持了几十年。从我作为父母的儿子,到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到如今孙儿的祖父,这是我从未间断过的一个习惯。每个星期天,我都会整装待发,在衣柜里熨烫平整的衬衫中挑出一件,搭配尚好的黑色西裤,带着一如既往的兴致前往。今日出发前,小孙子南南问我:"爷爷,今天中午又去吃大餐吗?"我微笑着看着他浑圆的大眼睛,摸了摸他的头,点了点头表示肯定。我随手拿起梳妆台上的一只古董表,下意识地上了上弦,方才安心离家。

踏入咏春园,今日播放的竟然是我熟悉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让人心情甚好。我坐下来 点菜,顺手又转了转手表以上弦。在我抬头看向 南南所在方向的瞬间,我看到一位妙龄女子,穿

陈彦熹

着绣满杜鹃花的旗袍,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微微扶了扶架在鼻梁上 的老花镜、眼前昏黄一片……

在我小的时候, 我常去位于金声桥畔的大世界游艺场游玩。那 个时候的三个世界,是我们年轻一代美好的芳华记忆。实龙岗一带 的新世界和芽笼的繁华世界,都藏有我难忘的青春岁月。但论金声 路的大世界,则是贯穿我年少轻狂、血气方刚的那十年,让我多次 午夜梦回、故地重游。

就像如今的跳蚤夜市一样,大世界里也有各式各样的游戏摊 位。小一点的时候, 我玩的是斗蜘蛛、跳飞机、摩天轮和旋转飞 机,大一点后我玩两毛钱一趟的鬼车、流连于让人眼花缭乱的电 玩中心。还记得那个家喻户晓的鬼车,里面的"鬼"都是用纸糊出来 的,我一个男子汉觉得一点也不可怕,就是带女生去坐的时候觉得 很有新鲜感, 吓唬女孩子的感觉还是很有趣的。那个时候, 去大世 界谈恋爱、相亲都是常事,因为其是集各种娱乐设施为一体的综合 娱乐城。

还记得我和第一任女友一起去大世界, 我们都是电影迷, 这 可是我们周末最喜欢一起分享的喜悦了。记忆中的大世界有四个戏 院:广东戏院、环球戏院、大西洋戏院和青天戏院。我们最喜欢到 广东戏院看戏,那个年代的电影要五毛钱,促销的时候甚至五毛钱 两场,真的是比现在实惠多了。我的这任女友前两年走了,让我心 里好不是滋味。

"爷爷爷爷,这个猪蹄很好吃,给您吃!"听到南南叫唤,我猛 然跳出梦境。夹了口菜放进嘴里,这几年我的牙口已经不太好了, 吃不了猪蹄。我听着大伙夹菜的声音,夹杂着各种家长里短的交 谈,我转了转手表上的弦,可能是想确保它能够继续走得踏实。

我的婚礼就是在咏春园办的,那个年代能在这样的餐馆摆酒, 可真是让旁人刮目相看。餐馆的装潢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但是整 体的格局还在、依稀看到当时集体合影的情景。我和妻子就是在大 世界相识、恋爱到结婚的。我们结婚五周年的时候,我还在大世界 的红鹤夜总会办了一个小型的周年庆,还记得当晚的表演主题是佛 朗明哥。穿越时空,许多片段闪过,我看到大世界夜晚的霓虹灯, 最繁华的时候一晚能迎来五万人之多。

我在大世界醉生梦死的年代,父亲曾与我说过大世界的简史。游艺场其实1929年就建成了,咏春园也在同年开业。大世界后经历1941年被邵氏兄弟收购,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还一度沦为战俘营。1945年光复后,各种方言剧种粉墨登场,包括我母亲最喜欢的东方大京班的京剧,也是在那之后短暂盛行的。1957年韩战爆发,新加坡的娱乐事业一片朝气蓬勃。隔年,翻新后的大世界与新建的青天戏院一同开幕,玉婆伊丽莎白泰莱还是特邀嘉宾。在那之后,就是我记忆中大世界的样子了。

我感到整个人被拉扯着,方才回过了神。南南把汤汁弄到了裤子上,急忙叫我看,还乐呵呵地笑着,真是拿他没办法。我用广东话对他说:"快啲抹咗佢嘞!"南南回复道:"爷爷,您说什么?"我又想为手表上弦,转着转着……

我结婚的那年,电视上一直重播一个镜头:李光耀先生对新马分家的演说。那一情一景,对于我这个年代的人,实在是太深刻了。我认为这是新加坡人"活着"的记忆,是延续历史的一条线索……分家后,新加坡实行劳工密集的经济发展政策,渔村变成了工业区;乡村变成了工厂、公路、商行;农村变成了大巴窑和宏茂桥这些卫星镇。连我熟悉的甘榜,也变成一间间独门独户的组屋了。以前周围的邻里乡亲都是同我说广东话的,婚后我一边的邻居是海南人,一边的邻居是红毛派,沟通方式和以往略有不同了。

于我而言,大世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它所代表的时代氛围和生活风尚是一代本土化的集体记忆,它的伟大与繁华,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2011年新传媒贺岁电影《大世界》上映后,南南的母亲带我去电影院观赏。虽然我不喜欢电影的呈现方式,但不得不说它追述了许多记忆中我们以为被时光冲淡了的场景,原来它们还在,并且永远会在。

耳边重复播放的怀旧歌曲戛然而止, 收拾碗筷的声音也打断了 我的思绪。我回过神来,发现大伙都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剩下南南 这个胖小子还在品尝多出来的一碗糖水。我似乎没吃什么, 却觉得 身体满满的。我想,大约是因为精神充盈的关系吧。南南童趣地转 过头来望向我说:"爷爷,您刚才在想什么呢?"我看着他,就像看 到了儿时的自己。南南是我最小的孙子, 他所生活的这个高科技、 现代化的社会,带给他的又将会是什么呢?他从哪个"世界",能找 到我在大世界的精神记忆呢?

我拉起南南的手, 朝咏春园门外走去。我顺手转了转手表上的 弦,对南南说:"来,爷爷和你说……"

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班、中华总商会奖学金得主。现为翻译工作 者。现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秘书、锡山文艺中心秘书、多项国际和国内作文比赛 终审。著有散文集《溢彩流光的青春》。



其他文学创作

散文

(\rightarrow)

住家附近有个蔽僻幽静的邻里公园,一边是茂密的树林,其间有个露天羽毛球场,另设有适合儿童游玩的秋千、跷跷板、滑梯,以及适合成人使用的几组各式各样的运动器材设施,边上附设有鹅卵石脚底按摩赤足道场和一个避雨兼布告亭等,大前方就是400米的环形跑道围绕着一个绿油油空旷的足球场草地。

周末和傍晚时分,运动场上奔跑的矫健身影不断,忽远忽近,忽快忽慢;树荫石椅边,悠闲长者或年轻家长,三三两两,而小孩们此起彼落的欢笑声,荡漾在微风夕照里,一幅祥和温馨的生活场景。



至于自己成为这里的常客,还是近几个月退 休回国后的事。从高地的住家走过来,得沿着一 条大沟渠旁边的一片附属于公园的大草地,其间 聚集生长着一些野生的果树,有红毛丹、婆罗蜜 等等,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树种。一脚踏上这条小

薛依云

路, 耳际便是太太童年乡村生活点点滴滴的甜美回忆, 路就不觉 得漫长了: 再当步上木麻黄的金针洒落满地的跑道上, 遂想起大 学校园里少不了的等待盼望与牵手同步的日子。这时若有识趣的 斑鸠咕咕鸣唱, 从某个树林或记忆深处迸发而出, 何尝不是一首 绝妙的诗句。

初到这个运动场,纯属闲适随性,几轮下来之后,我选择了 顺时针而不是常规的逆时针方向来跑步,一来可避开树梢头投射过 来的刺眼夕照, 二来是跑到极尽气喘时, 那个拐弯处的风口, 清澈 诱肺凉风迎面而来,有助我圆满完成最后一段举步维艰的路程。其 间虽有些少埋怨跑道上的断椏残枝,还有树荫从林间翻飞的枯黄落 叶,心想公园的保洁人员迟早是会来清理的,维护好这片大家喜欢 的蔽僻幽静的公园景致和情调。

$(\overset{-}{})$

前段日子出国旅游及忙着一些生活上的繁琐事物,没到这 个公园锻炼少说有个把月。昨天故地重游,放眼望去,惊见满 地落英, 有粉红色的, 紫白色的, 还有杏黄色的, 铺盖蔓延着 一大片林荫、俨然是一场凄美的花葬景象、心里感到十分惊讶 和难过,在默悼注视的同时,纳闷这花是从哪里落下来的?自 己在这树下走过多少回,怎么从没注意到这树会开花?是几时 开的花?又是几时落的?我细看枯萎残败的花瓣,庆幸没有被 人践踏的痕迹,而空中还不时有花瓣从高处盘旋飘落,那盘旋 的姿态怎么就像是藏传佛教地区人们手中摇转着装有经文的转 经筒,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坚守修持,仿佛随着一圈一 圈地旋转,功德也在一点一滴地积累,或许来世的幸福与美丽 都在今生的修德积累之中。

转念间心里在想,这千百朵落花,若是在一个同时空盘旋而 下,就像是启动转经筒大会,那该是何等庄严的场面啊,有人见证 到这大自然的盛大演出吗?它就在这个城市的宁静一角。



我决定停下奔跑的脚步,坐在跑道旁的石椅上,开始思考这 偶然进入我生活视野的公园,似乎在向我诉说生命中某种蕴涵的意 义,其中有多少是寓意过去人生的身影与片段?

是的,心想自己去国多年的职场生涯,固然可以让自己的人生 有个发挥的大舞台,但其间也失去生命中许多美好的组成部分,错 过了多少花开的时节,尤其是孩子成长期没能相伴,得以慰藉的是 二个儿子学业事业有成,如今也已为人父母了。

我望着眼前这400米跑道,作好起跑的身姿,大步跨越,矫健迈前,虽然不必像当年在职场那么拼搏,更无须像藏宗电影的《转山》与《冈仁波齐》描写三步一拜合掌扑地虔诚磕头之宗教信仰的追求,但也得为退休后的健康体魄锻炼结实,可以继续看书写作、赏花品茶、环游世界的闲逸生活,想到这里,脚步突然轻快起来,竟然比平常多跑了几圈。

(Ξ)

跑步的乐趣,不全是运动本身之体验过程得以精神饱满与身心

愉悦,获取更多的是太太的参与和相伴,虽然她选择的是各种运动 器材设施在原地作肢体等动作、让我在跑道上可以按自己的速度自 由驰骋。一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周围的树荫倒影也渐暗了下来,但 这大片绿色地带开阔的天空,在夕照下依然是一片柔和的蔚蓝。

回家的路上,得经过一个高坡转弯低洼处,那里有一大片 高耸竹林、每株有碗口粗大。傍晚时、周边的群鸟几乎都选择聚 集其间、场面十分热闹。当我在趋近观察时、太太总能发现新出 土的竹笋又长高了几许,我在诧异之间,她便建议在深青竹筒节 面上刻个高度符号。这次回来,这些有符号的竹子,竟然都挤身 到有一层楼高的竹群中, 让人难以置信其强大的生命力, 拥抱阳 光, 茁壮成长。



有人说竹藏风雨, 这看似宁静的竹林, 展 示着岁月里累积的风风雨雨, 不时回响着大自 然点点滴滴的声籁, 时隐时露, 竹身愈发浓醇 状似深思的藏青色, 而丛林深处的鸟鸣, 又在 唱着什么歌呢?

一次看似简单的落英满地与竹藏风雨, 让 我对生活与人生,有了新的体会,我发觉自己

开始喜欢上这片蔽僻幽静的公园, 它远离闹市之车水马龙的喧哗 与拥挤,以及繁华红尘之功名利禄的诱惑与浮夸。微风徐过,岁 月静好。

照片由作者提供。

薛依云

新加坡人,1977年毕业于南洋大学政府与行政系,曾任职美资高科技上市企业 高管派驻中国多年。著有散文集《坐看云起时》《临窗揽翠》《松月听涛》 《我把秋水山色送给你》。

你好,祖父

祖父又来了,他再次气喘吁吁地爬上五楼,叩响我家的门。打开门,我看到他的双腿在颤抖,嘴唇干得苍白,冲我喘着粗气,头上的皱纹欢乐的游动着。

祖父腿上的痛风乃是顽疾,跟随了他多年。 我不知道40码大小的脚掌肿胀到42码是种怎样的 感受,但祖父就是迈着这双贫瘠的腿爬着楼梯风 尘仆仆而来的。我坐过无数次飞机,护照已然盖 满了,每当我临行前,他都准时准点前来送行, 未曾怠慢过一次。

祖父并不会送我到机场,他只是看着我收拾好行囊,整理好行装,叮嘱检查完签证,护照和机票,就毕了。他绝不会动手帮我,只是点着一支烟,烟雾缭绕之中坐在旁边端详着。待到一切准备就绪,他从磨损的破旧不堪的公文包里掏出一叠钞票。

那些英镑,崭新的。祖父递到我面前,说: "吃点儿好的。"

我点点头,将钱装进背包。年轻力壮的我很快把行李搬到楼下,安置进车的后备箱,接着我站在楼下等祖父。他下楼很慢,很迟缓,很不得力。他深吸一口气,先是单手支撑在楼梯上的扶手上,接着试图寻找脚掌上一个不太疼痛的部位作为支撑,再迈出另一只腿,步履蹒跚的挪动身体。一层,又一层,最后一层了。

祖父从未允许我搀扶他,父亲和我都不会去这样做。

发动机轰鸣,车子慢慢开动,我摇下车窗, 探出半个身子,看见祖父站在老树下正在朝我挥

孙云飞

手。我一伤心眼泪也就出来了,父亲从倒车镜里看到我扭着身体朝 祖父歪着,他就松开了车子的油门不走了。

"快走吧,再晚了该赶不上飞机了。"祖父吆喝道。

我看着祖父在我的视线中一点一点的变小, 走着走着, 我就看 不到他的眼睛了,再过一会儿,他抬起来的胳膊也看不到了。我的 眼眶里只剩下那条很熟悉的路。

那条很熟悉的路, 但走出了却不一定能走回去的路。

祖父病倒的时候,我在英国准备结业考试。半夜与父亲通过 电话,那是我从未听过父亲的沮丧和低沉的声音,那时我就意识 到出事了。起初,父母打算瞒到等考试结束才告诉我,后来母亲 私自打来电话说:"我必须告诉你了,你有权知道,有责任知道, 长大了, 你要开始学会承受这一切。"时至今日, 我依然铭记母亲 对我说的话: 学会承受。我由衷的感激。我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好 母亲。

我回到国内的时候, 祖父已经躺在重症监护室半个月了, 从 倒下后就一直不省人事,也再也没有站起来过。我不被允许进去探 视,只能每天下午4点通过视频看到祖父,护士拿着话筒贴在祖父 耳鬘, 我竭力的嘶喊着, 试图叫醒他。那时的祖父, 身卧病榻, 脸 色蜡黄,没有血色,头发全白了,嘴唇因长期干燥而裂出了口子, 颧骨高高突出,饱满的脸颊也瘦削了下去,从话筒里都能听到他既 微弱又急促的呼吸声。祖母跟我讲:"你不要觉得诧异,很多年以 前他的头发就已经全白了。"祖父的身体偶尔会抽搐一下,一会儿 又不动了, 嘴唇一直颤抖着。如今那一幕依旧在我脑海里挥之不 去,我一直隐约感觉祖父想对我说些什么。

祖父65岁那年去报名考了驾照,他不安于在家颐养天年,反倒 应聘了一家外企公司。他把头发染黑,打理得神采奕奕,每天和年 轻的小伙子一样朝九晚五的开车上班下班。短短数月光景,眼前的 他却奄奄一息地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在人世里,最令人丧气的莫过于这样极度的反差了,真是让人 没有办法接受。

祖父辞世后,每逢茶余饭后我都会独自徘徊在祖父送我的那条小路上。老树上残败的枯叶在我身旁婆娑的厮磨着,祖父与我的画面就像皮影戏一样在我脑中活生生的演绎出来。

我想起小时候,祖父来学校接我,我吵着要买玩具,祖父不肯,我死活不依;那时的我就像一头倔强的小驴子,怎么拉也拉不走。后来惹怒了祖父,他抽出皮带在校门口抽打我的屁股,那让我在学校出名了。祖父说:"这是我第一次打你,也是最后一次打你。"后来祖父真的再也没有打过我。我倒是希望他能够再打我一次,用力地打我一次,最好在我的身上留下一道深深的疤痕,而且永远不会愈合;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不留下一句话就撒手人寰。

我想起上次回老家,祖父牵着我的手走在村子对面的山岗上。 我跟在后面惊奇地发现他的步伐比往常更有力,声音更加洪亮,丝毫不像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倒更像一个孩子。祖父大喊道:"我回来了,家乡,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那声音极具穿透力,响彻山谷间,穿行溪涧中,萦绕我的耳畔。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也许只有在年少时面朝黄土背朝天,去外面闯荡一番;当阔别家乡长达五十多次春夏秋冬的更迭之际;在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然后义无反顾地回来再次抚摸这里的树根时才会明白吧。那时我忽然意识到,我脚下所踩的每一寸黄土都是祖父儿时和孩童玩伴的嬉戏打闹之所,也是他起早贪黑打柴赶集时的必经之地;而此次此刻,作为孙子的我走在这样的土地上似乎更多了几份讽刺的意味,因为与那时相比,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也不知道什么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我郑重其事地对祖父说:"爷爷,你给我讲故事吧。我想把你的一生写一本书呢!"

"好啊。"

直到祖父离开我,他也没有说完他的故事。

回忆至此,一阵寒风让我受了惊。我看着眼前这条路,熟悉如 祖父。可这才意识到,倏忽之间,我和祖父已经阴阳两隔了。我的 心中当然有悲伤,有一万次的悲伤,但更多的却是懊悔。

我开始憎恨生命。如果祖父注定只能活到今天, 我憎恨自己为 什么在亲人最后的时间离去, 去什么新加坡, 去什么狗屁英国, 去 留什么狗目的学; 我憎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兑现当目的承诺, 写下祖 父的故事并让他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我憎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 把毕业的喜讯告知祖父, 让他乐呵一番; 我憎恨自己没有机会拿第 一份工资给祖父包一个漂亮的红包;我甚至憎恨自己为什么没有选 择学医,这样就能治好祖父的病;我憎恨——

世界!既然生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上帝为什么还要让它存在 呢?

没有人能给我答案,也许根本就没有答案。

回到英国,我开始试图写下祖父曾给我讲过的故事。以往祖父 每逢周日与我通话都会问我有什么开心的事和不开心的事,这些我 也一并写了讲去, 这都是我想对祖父说的话, 希望他能够听见, 我 不会停止的。

记得史铁生老师在《我与地坛》里提过,有一次他与一个 作家朋友聊天,他问朋友年轻时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朋友 说:"为了母亲,为了让她骄傲。"

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心情毕竟太真实了。多么低俗的动机, 但是十分真实与坦率。

那么, 孙子也想让祖父骄傲。

在我写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在想:祖父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 年呢?我又想起了祖父临终前颤动的嘴唇,他会对我说什么呢?出 国留学是祖父帮助我选择的,我想知道祖父盼望我找到的到底是怎 样的一条路。祖父生前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需要恪守的嘱咐与叮咛。 只是在他去世之后,他艰难的命运、坚韧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 随着光阴流逝, 在我的印象中更加鲜明深刻。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看到一支曹格的MV,歌名叫《爷爷》。我没能再忍住、第一句歌词就让我恸哭了。

双鬓苍白的老人坐在摇椅上,身旁一杯茶水,冒着热气。背景 音乐是孩子童真的朗朗笑声。

摇下车窗在熟悉的路上 哼着你爱的那首歌 竹藤椅石砌墙怀念茶香 全家福的旧相框 你 牵我走弯弯的小巷 风吹过落叶的地方 你 说孩子 勇敢的去闯 去看世界的模样 长大的世界充满了伪装 牛奶糖不再是犒赏 说故事捉迷藏爱的失望 残错却没人原谅 你 牵我走 弯弯的小巷 风吹过落叶的地方 你 说孩子 勇敢的去闯 去 看世界的模样 我 又踏上 弯弯的小巷 今天陪我的是月光 我 终于懂时间的重量 你却 不在我身旁

那弯弯的小巷啊!它始终会在那儿的,而溜走的是时间。

我找到了答案: 是时间创造了诞生和死亡, 创造了幸福和痛苦, 创造了平静和动荡, 创造了记忆和感受。

后来我慢慢地意识到,就如龙应台所说,祖父和我的缘分就是 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我站在小路的这一段, 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 我,不用追。

那天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祖父对我说:"走的时候, 太急了,没有跟你说再见,现在特别,来跟你说声再见。" 你好, 祖父。

孙云飞

1991年出生,来自中国湖北武汉,现居新加坡。文史爱好者,留学专栏作者, 曾游学英国,作品有散文集《留洋志》,由台海出版社出版。

没有故乡的河

几周前,我参加了一位本地作家的签书会。 会上作家回忆自己的故乡陕西,她说儿时的故乡是 贫穷的,但记忆中的美好却无法比拟,她曾经是无 比快乐的。我记得陕西作家贾平凹的一篇散文提 到,他在城市里生活将近30年了,然而却没有一 部作品是完全描述城市现代生活的,即使《废都》 也只是一种挣扎。他说他的写作习惯回到黄土地 上,那才是根生长的地方。

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是富有的,因为他们的童 年记忆是丰厚的。

相比之下我童年记忆有相当一部分被屏蔽了。直到我看了澳大利亚电影《裁缝》才略微明白了一些表象以外的真正原因。正如女主角蒂莉的童年有一段伤痕记忆是缺失的,她成年后回到故乡寻找自己,寻找那段缺失的记忆,跟自己的"诅咒"和解,最终释放了压迫了她前半生的恐惧。我和她在某些方面非常类似,童年记忆仍然"缺失"着,我尚不确定是否要想办法去寻找。

我出生在中国黑龙江兴凯湖,那是父亲1949年以后,被判"历史反革命"后服刑劳役了15年,刑满释放后仍继续劳动的农场。我一岁时跟着父母亲第二次被强制改造来到垦区的建设兵团,父亲在我不到八岁时去世。我有和父亲有关的记忆片段是非常清晰的,然而对曾经住过十余年的那个几十户人家,外加几十个"支边知青"的连队,几乎没有完整的记忆。

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从两岁就开始 记事了,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位把我从托儿所 救出去的小战士的面容。不知道我的"记忆缺失"

孙

宽

和父亲最后在那里被残酷地迫害致死, 以及和我所受到一切霸凌 有关。

总之我从未想过要回去。人们说对一个地方的眷恋与记忆,一 般上只和某些特定的人关联着。

从12岁到26岁出国,我因求学和求生存而不断辗转,无一处 可算得上是我真正的居所,最后我才在新加坡定居。说到这里真是 极其惭愧的,我旅居新加坡二十多年来,直到婚后的近几年,我才 考虑成为新加坡公民。我和英国籍丈夫马克都是外国人, 一旦我们 不工作,将无法再居住下去。其实我一直都不确定新加坡是我的归 宿,我也从未认为自己属于这里。

过去几年,我拼命地想要挖掘自己的根,或者寻找自己的源, 我想知道自己的心到底属于哪里。我会不会不经意地把心留在了某 个地方?或许我的心仍属于某一类人?除了出生地,从北到南我走 访了许多地方,专程拜访和看望了自己从幼年一直到现在的师长、 同学朋友,还接触并接近了各类群体,从工人小贩、小学老师到大 学教授、从作家诗人到各界精英学者……

遗憾的是,我发觉自己并不属于任何地方或任何群体。怎么 会是这样呢?我魂牵梦系的地方,我日夜思念盼望的人们,都已经 "物不是,人已非"。以前我回国看望母亲,母亲意味着"家",我的 理解一直都没有偏离这个元素,故乡若不是某个地方,那么它一定 是一种情谊,或亲情,或爱情,或友情,总之一定是和人有关联的 一切。

很可惜、随着这种亲情在人世间和内心深处链接的逐渐消 失,而慢慢淡化。再回国,甚至再回原籍北京,我都不再有回家 的感觉了。

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平日里说英文的香蕉人。过去巷美国人工 作,后来我还嫁了英国人马克。马克对中国文化完全没有兴趣,对 比明显的是,我爱书如珍爱自己的首饰,马克竟然是对英文阅读都 不感兴趣的人。我们又没有孩子,我也无法把文化的传承当成自己

生命的一部分。

当我感觉对任何人都不再有责任时,我才真实地经历了独自走过心灵的荒野,经历那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无论自己在哪里,无论对于哪种文化,甚至面对哪个群体,我都着实是个异乡人。

最近一位诗人朋友告诉我,人们由于性格及观念不同而疏远,若无法认同却过多接触反而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烦恼。他一语道明了我几十年来无法释怀的疏离感、陌生感与失落感。原来我早已无法追溯源头,源的存在与否其实早已不再重要,我企图飞奔回去,再去融入任何一个圈子或群体都不真实,甚至都枉费自己的一片痴情。

而作为真正的异乡人、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实在是包容多了。

这倒不是因为新加坡地处赤道,它平衡着来自南北半球各个温度带的人。主要还是因为文化上各层面的大融合,它允许各类意识形态的并存,而且不要求彼此认同。

比如最敏感、最忌讳谈论的宗教信仰和种族问题,新加坡处理 得最温和,它接纳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宗教礼仪或风俗。只要不 干涉他人,就无人干涉或嘲讽你信仰什么或者什么都不信仰。

新加坡政府和居民平和地接受每个人的选择和自然状态。种族 歧视和排斥异己本来就是人性的一部分,五十多年建国前,这两个 本地最多冲突的极端现象,现在完全化解融合。其实各类文化之间 一直存在着巨大差异,但能和谐同生共存却绝无仅有,这是周边任 何国家所不能及的,这也和中国大一统文化背景下的绝对排他主义 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加入新加坡籍那天,竟然遇到了来自十多个不同国家的人在 同一天宣誓,许多不相识的当地人前来祝贺。

记得去年在中国的一次聚会上,有人开玩笑对我说:这里已经不适合你了,你还是回到你的新加坡去吧!从那一刻,我开始理解了不理解,就如同有些人很难想象我千里迢迢,搭飞机转火车大老远热气腾腾地赶来,还什么都不吃(因我有食物添加剂过敏症,出

行为不给他人添麻烦,我不吃不确定的食物),就只为坐下来说说 话是图个什么? 再说怎么可能有人不图些什么呢?

我清晰地看到我们进入后现代主义的明显标志:将熟悉的东西 陌生化、将清楚的东西模糊化、将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当大多数人在一个复杂、矛盾的、令人迷惘的多面体里挣扎 时,而另一些人早已经选择走向简单、平和,并以包容之心接纳 着世界。正如,200年前,莱佛士"发现"新加坡,但在被他发现之 前,这里的原住民就已经繁衍生息了七百多年,历史这条长河的源 头几乎无法追溯的。

而今,全世界都瞠目结舌地看到,新加坡这个历史上的各国海 盗聚集的小渔村, 正接纳着来自全世界的大融合, 平衡着各种极端 势力,一场风雨俱来的"核战"叫嚣声,也渐渐在新加坡的花园里悄 然淡去。

我们所认知的世界, 其实都是主观的, 只是有些更接近真实。 无论世界怎样变化,彼此无法认同的各类观念总会存在,这才是世 界应该呈现的丰富多彩的样子。生命短暂,即使我们每个人都是微 不足道的, 但又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或缺的。这就好比, 我们每个 人都曾是一条溪流,微弱而细小,有些在不懈地奔流中强壮起来, 慢慢成为河流。

河流弯弯曲曲地前行, 常被阻碍于深山峡谷之中, 有些翻越过 无数巨石, 千百次跌落深渊成为瀑布, 再冲过一个又一个湍急的险 滩。河道逐渐变宽,河岸更广阔拓展,河流更开阔平缓。

最终融汇了无数江河湖泊的河流、经历奇景险境和惊涛骇 浪、它不再犹豫挣扎、也不再有任何阻隔障碍、更无需回望。它 已不再是原本的那条小溪,它不属于任何一段流域,它轻松舒缓 地前行, 恬适愉悦地最终摆脱自我, 获得自由和永生的瞬间, 悄 然地融入大海。

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但有些溪流成为河流, 必 将流向大海。而我, 注定是一条没有故乡的河流, 我只有继续前行。

博尔赫斯说,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我希望我死去的时候,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大海的一部分。

孙 宽

原名孙宽余。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做过播音主持,后经商从教。在北京、香港、新西兰、美国、新加坡等地工作。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语言学院和新加坡美国学校中学教对外汉语15年。2016创办自媒体微刊《宽余时光》,目前已发文300余篇,部分作品发表于国内外报刊杂志。

作为一只蜗牛, 我已经活得够久了。我的同 伴们都在两三岁时就老死了,而我已经六岁了, 相当于"人到七十古来稀",我们蜗牛的最长寿命 是七岁, 我总算快活到头了, 真是活得很腻味。

我从一出生就住在这个园子里, 园子里有草 地,有小树,为我提供足够的食物,根、茎、叶都 很新鲜,何况还有一堵院墙供我爬高。说起爬高, 那简直是我们蜗牛天生喜欢的运动, 爬高的嗜好深 深埋在我们的基因里,据说最初我们爬高是为了获 得新鲜的嫩叶, 那些不喜欢爬高的蜗牛慢慢在进化 中被淘汰了。现在, 爬高是一种本能的爱好, 我们 有事没事都爬,为了爬而爬,爬就是乐趣。

听说隔壁的园子里有蔬菜, 更加美味可口, 但我是只知足的蜗牛, 我不愿意去陌生的地方冒 险,我亲眼看见那些跑过去偷吃的家伙们被毒 死,还看见那些不幸被逮住的家伙是如何惨死 的, 先是被重重地摔在地上, 然后一只脚踏上来 猛踩,可怜的蜗牛顿时粉身碎骨,变成一摊水淋 淋的烂肉。

我们家的园子很安全, 头几年只有男主人在 家, 女主人在国外工作, 偶尔休假时回来几天, 他们很友善,从来不喷毒药,也不杀我们。我们 在园子日日酒足饭饱、闲庭信步、登高望远,快 活似神仙。去年冬天,女主人回来了,好像身体 不太好, 脸色黄黄的, 每天在后院坐着晒太阳、 看书。我远远地向她致敬,她好像听不到,有一 次我斗胆靠近她,想问个安,没想到吓得她跳起 来,跑进屋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打扰她了, 她一出来,我就躲得远远地。

冬天过去了,春天也过去了,夏天如期而至。女主人的脸色慢慢红润起来,走路的速度明显比以前快,也能干体力活了。天一亮,女主人就到园子里浇水、拔草、剪枝,很是勤劳,直到9点钟左右,太阳热起来的时候,才进屋休息。

有一天,隔壁的邻居给女主人几棵菜苗,女主人小心翼翼地种在院墙根下。夜晚,几只蜗牛想爬过去偷吃,我上前劝他们不要去,我毕竟活得久一些,知道这些菜不是为我们蜗牛种的,这是人类的食物,可那些年轻的蜗牛哪里肯听我的,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个老古板,怎么拦也拦不住,结果不但把叶子啃光了,茎也啃秃了。

第二天早上,女主人兴冲冲地去看她的宝贝菜苗,看到那一幕惨不忍睹的画面,脸都绿了。隔壁邻居告诉她是蜗牛干的,从那天起,我们和睦共处的好日子到头了。她一见到我的同胞们,就扫在撮箕里,然后倒进垃圾堆,而我们蜗牛也是念旧的,毕竟在这个园子里住惯了,所以又会偷偷爬回来。过了一些日子,那个邻居又出馊主意了,说扔掉是没用的,要踩死,还"吧唧"踩死一只给她示范。女主人胆小,她不敢踩,她想了一个办法,挖坑活埋。邻居知道后,嘲笑女主人说:"活埋有屁用,他们还是会钻出来的"。女主人狠下心,先把蜗牛埋进土里,然后用小锄头隔着土猛砸,无数个蜗牛同胞就这样牺牲了。

作为一只资深蜗牛,我总能找到一片树叶、或一段枯木藏身,我总是躲在远处,偷偷观察女主人寻找蜗牛、逮住蜗牛,活



经忘记处死我们的理由了,就像我们忘记为什么要爬高一样。我这 蜗牛的一生,实在太长了,所谓"活久见"(活得久了什么事都能见 到)!我可不想死在土里,我理想的死法是:爬得高高的,吐掉所 有的唾沫, 死在墙头。

唐晓岚

自称唐三者,行者、歌者、作者是也。前半生已经行过千里路、唱过百首歌、 写过几卷书,后半生目标:再行千里路,再唱百首歌,再写几卷书。且走且唱 且写, 交付此生。

陪读政策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推崇英语和母语的双语 国家,学生自幼能接受到与世界接轨的英式教育 和各自族裔的传统教育。为了"网罗人才,从小 做起",新加坡政府推出了"母子陪读"这一独树一 帜的项目,即从小培养适应新加坡发展的双语人 才。这在新加坡的历史进程中是不容忽视的一个 重要元素。

2003年,我所在的大公司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光景不好,薪水都是常常发不下来。在了解了陪读政策之后,决定停薪留职,带着儿子,顺应潮流,奔赴新加坡,加入到这个特殊群体,做起了名符其实的"陪读妈妈"。

这一陪读,长达十年,自是经历风风雨雨, 尝尽酸甜苦辣各种滋味。不仅儿子长大成人,连 做妈妈的我也在摸爬滚打中锻炼成长。

入读学校

外来学生在进入学校就读之前,是需要通过 学校的英文和数学考试的(除了直接就读小一)。 由于英语水平的差距,再加上升学时间不同,因 此,国内来的孩子们通常要比同届学生大上一两 岁,甚至三四岁。儿子曾经开玩笑说:我是我们 班的"姚明"。

在儿子入学后不久的一天,学校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家长会,当然全程没听懂,多亏旁边的家长帮忙翻译。回到家后,问儿子:"你们学校的正副校长是印度族的呀?"儿子回答:"你是说礼堂里挂着的大幅照片吗?那是新加坡的总统纳丹和夫人!"

任鸿雁

我瞪大眼睛:"新加坡有总统?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不是总理?我知道 李光耀、吴作栋啊(当时李显龙还没有接班)! 难怪大额新币的头 像咋不是李光耀呢!"告诉儿子:"可别对别人说起啊,这可真是把脸 丢到国外了!"以至于几年后,报名参加了海南会馆主办,韩山元、 李叶明老师主讲的文史班,更多地了解这个岛国的发展史。

新加坡的学校有所谓的名校和邻里学校,只要参加小六会考、 英联邦统一的O水准考试、通过公正、透明的竞争、就可根据成绩洗 择自己心仪的中学和初级学院或理工学院。但外籍学生如果中途转 入名校,不但要出示成绩册,还要有一份特别重要的"智商测试"。 据说这个测试,过与不过,一生就只能考一次,因此,有人费用已 缴,却临阵退缩。为了将来着想,我还是让儿子参加了这个测试, 并且顺利过关了。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儿子在小四的期末考试成绩竟然提高到全 年级的第20名(成绩册上一目了然)。这下"智商测试"可派上用场 了,请英文补习老师给写了几份求学信,连同成绩单和智商测试单一 起寄给了几所名校、当然大部分学校回信说名额已满。感觉没什么希 望的时候,也就在要开学的前一天,接到"爱同学校"打来的电话,说 是有一个学额, 但必须第二天回复。我自是惊喜万分, 可等儿子放学 回家、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时、他却极不情愿、又坚定地说:"我不想 去!我在这个学校也可以好好学习呀!"原来儿子刚刚才算适应了现 在的这所学校,并交上了朋友,所以不想去新的学校重新开始。我不 死心,大晚上的叫上出租车,跑到学校外面看了看,发现交通极为不 便(我们刚预付了好几个月的房租,不能随时就搬家)。第二天,拒 绝入校的电话放下后,呆楞许久,泪流满面。后来,曾对儿子半开玩 笑地说过:"你没有去爱同读书,是我心里永远的痛!"

棒打儿子

天下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孩子的教育自是严格 苛刻。新加坡人总爱调侃自己"怕输",其实,陪读妈妈们何尝不是 呢!每当儿子把成绩单拿回来要我签字时,总是嫌成绩不够理想, 有时再加上各方面的压力,就会脑子发热,不由分说抬手就朝儿子 背上挥起拳头,至今家里还有一个被打弯的铝制粗衣架。打完后, 心疼的我会比他哭得还大声。

有一次,打完儿子,拿起电话向朋友诉苦。谁知,对方正在惩罚儿子,她自己不舍得打,就让儿子自己拿皮带抽自己,每抽一下,她的心就狠狠地痛一下,结果两个陪读妈妈在电话两端泣不成声。再有一次,去给雪芳姐的儿子补习,还没进门,就听见她在责骂儿子,我也就顺势告诉她,出门前才打了儿子一顿。结果,课没上完,雪芳姐就塞给我一堆零食,催促我:"快点回家,看看弟萌睡了没,给他吃。"真是可怜天下母亲心呐!

新加坡的中小学都有召集家长自愿到学校做义工,我也就趁此机会献爱心,到儿子学校做了三年义工。例如:孩子们参加演出,就帮他们化妆、烫衣服,协助老师带领学生参观动物园、发电站等,还有辅导兴趣班、阅读班等等,因此,许多孩子都认识我。有一天,儿子回家对我说:"今天佳惠问我,'弟萌,你是不是从来没挨过打呀?你妈妈总是笑咪咪的,看起来很温柔的样子。'妈,我差点儿晕倒!"虽然我们都笑了,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怎么成了双面人呢!就问儿子:"萌,妈打你,你恨我吗?""不会呀!哪个孩子没有被打过啊!我可不是最惨的。有一次,几个朋友聊起各自被打的经历,有的妈妈用藤条(在新加坡合法打孩子的工具)打,有的用扫帚打,还有孩子吓跑了,妈妈抓起手边的晾衣杆就甩了出去。"看着儿子表现出来的无所谓,可我的心却是隐隐作痛。如果时光能够倒转,我是不会对儿子动一根手指头的。

养儿糊口

儿子的一切安顿下来后,就要考虑生存问题了。在到新加坡之前,我就暗自下定决心,无论多重的活儿,都要承受,不叫苦叫累。 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推销产品的广告,电话打过去问,老板就给

了个地址,说是要面试一下。让儿子帮我查了查,不仅要转换地铁, 还要坐很长的巴十才能到达。从Lavender到Woodlands这段路程还好 办,可转成巴十后就有点困难了。新加坡的巴十不仅不报站名,而且 每到一站,如果没人招手上车或没人按铃下车,车长是直接开走的。 没办法,我就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个巴士站,每到一处就按下一根手 指,总共按了13根,终于下车了。这里是一个堆满货物的大仓库,老 板给了几本小商品的相册, 交代几句去哪里推销就完了, 没有薪金, 只有销售提成。其实,根本不用面试,谁都可以做。

第二天,我就马不停蹄、走街串巷地开始了我短暂的推销生 涯。每到一处,有的店主会礼貌地翻看一下相册,有的还没等我把 话说完,就挥挥手:不需要。两天下来,只推销了一捆棉线手套。 这天傍晚时分, 走进一家不算小的店面, 店主很认真地翻看产品样 本后,对我说:"请跟我来!"他把我领到一个商品前,指着上面的 价格:"你看,一样的东西,我们的零售价比你们的批发价还便宜 呢!"登时,我的脸就红了:"我……我也不知道……""没关系!看 你挺辛苦的(新加坡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稍一走路、就会令我汗流 满面),给你罐饮料喝吧!""不,不,不……我的包里有水。你们 店里的东西确实便宜,我买一些吧!"当回到家打开塑料袋时,才 发现那罐饮料静悄悄地躺在那里、心里不免酸酸的。

在新加坡认识的北师大毕业的刘老师陪了女儿半年后、不得 不回国工作了,她鼓励并教授我一些经验,还把手头上的几个学生 介绍给了我,这样我就开始了做华文补习老师的工作。刚开始学生 少、无论路程多远、都不辞劳苦地前往。有时、教三个小时的课 程,往返就花去了我四个小时的车程,巴士转换地铁,地铁再换成 巴士……有个学生家住富人区,根本没有巴士,我就先到孩子的学 校外,和妈妈一起接上孩子,坐他们的车一起回家,如果妈妈有 事,不能送我出来,下课后,我就走半个多小时到有巴士的地方。 就这样一路走了下来。

我的中介好友Karen曾经问我:"鸿雁,你用了什么方法,让

家长和学生喜欢你呀? 你是我这么多年所介绍的众多补习老师中极 少数从没被家长退回的一个。"我就偷笑:"我有绝招!"其实最大 的感受就是要特别有耐心。当然,家长方面,得要靠真实本领,有 些家长会同时请两个老师分别教两个孩子,经过观察后,留下其中 一个。孩子方面,不仅要有热情,还要要一些小伎俩,长年累月, 我的包里都会放一些奇形怪状的可爱小玩意儿,是用来奖励孩子们 的。直到如今,还有个习惯,只要一逛街,眼睛就不由得去寻找孩 子们喜欢的小东西。对于中学、初级学院的学生,这些肯定就不管 用了,我就把他们当成朋友,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因此,有些学生 还会对我透露一些不愿跟家长说的话。

雪芳姐帮我介绍了一个学生,说是孩子妈妈要求老师必须有 耐心。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问题,那就走马上任吧!他们家离巴 士站还有一段路程,第一次去,担心迟到,结果提前20分钟找到 了地址。搁在以往,我会坐在巴士站或组屋楼下,等时间差不多 了才去学生家。可是他家是排屋,如果在外面走来走去,会让人感 觉奇怪、索性我就按响了门铃。即将要上小五的这个学生和他的姐 姐正在客厅看电视, 当我自我介绍后, 孩子转身进了洗手间, 姐 姐说:"老师,你先坐,他去上厕所。""没关系,没关系,时间还 早。"我就顺势坐了下来。这一等,可不得了,近一个小时,他死 活不肯出来了,期间姐姐对着门又是敲,又是踢,又是喊的,没办 法电话打给了正在做工的爸爸(妈妈去国外公干了):"老师,我 了解他,他本来就特别讨厌华文,不想补习。看你又提前来,影响 他看电视,所以他就赌气不出来,请给他点儿时间。"原来是这么 回事,我就隔着门,向他道歉,并说明原因,然后上楼等着他。还 好,他终于面无表情地出来了,我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开始上 课。后来,间或他也有耍脾气的时候,但都轻松应对了。小六会考 过后,妈妈告诉我,等他上中学后再安排补习时间。可才一个礼 拜,妈妈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老师,你能来给忠哲补习吗?他说 你答应给他讲故事的。"哦,我这才想起:"在考试前,他非要我讲 成语故事(课后,我经常利用成语讲故事,很多学生感兴趣),我 就顺口告诉他, 先应付考试, 过后再给他讲, 没想到他还记得。" 又逗妈妈:"你要额外付费啦!"妈妈笑出了声:"只要他喜欢,我开 心还来不及呢!这两年多来,看着他对华文的转变态度,真是要谢 谢你!老师,您可不是一般的有耐心呀!"

依洁是个漂亮又乖巧的女孩子, 从小四下半学期开始教她, 一直到初级学院,跟了我将近八年,一路从不喜欢华文,到班级第 一,再到全年级第一。有一天,她告诉我:"老师,将来我想回我 的小学当华文老师!"每次上课,她总是:老师,你的头发很美, 老师, 你的包包很美, 老师, 你的……很美!这就是一个学生对自 己喜欢的老师的最朴实的赞美吧!以至于她的弟弟、表姐、表弟和 表妹, 总共五个给我教了个遍, 每年的春节都能吃到婆婆亲手制作 的漂亮又好吃的黄梨挞。

政捷是个顽皮而可爱的小男孩, 从小一开始教他, 一直到中 一,我不得不离开新加坡。妈妈爱屋及乌:"老师,我们信任你, 让你的儿子教政捷数学吧!"就这样,儿子在读理工学院期间,甚 至当兵(利用星期六回家)都没有间断地给他补习了四年数学。如 今,他们娘俩和我们娘俩能坐在一起畅聊很久。政捷总是弟萌哥哥 长、弟萌哥哥短的、连报考学校、也会征求一下哥哥的意见。

还有一对聪明又自信的小兄妹——杰昌和颖昌,会用自己的 判断力告诉妈妈对老师的看法。所以能留下来长久的教他们可是不 易。现在,每次回去新加坡,必定会跟他们见上一面,看着他们欢 呼雀跃的样子,我也仿佛回到了童年。孩子们的妈妈和我也成了互 称名字的好朋友。

有个妈妈非常的特殊,为了感激我教她的两个儿子,经常送一 些在我来说挺贵重的礼物,如包包、鞋子、首饰之类的东西。在教 鸿铭、铭耀的那几年,他们经常搬家,我也乐得跟随他们,可以欣 赏不同款式的房子。最后一次,他们搬到了Woodlands一带,离我 实在太远了,就停止了补习。之后的过年期间,妈妈邀请我到他们 家做客,听说我也买了屋子,二话没说,拿出支票,竟开了1500元的大额数字,要我买些家俱之类的用品,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

留恋岛国

随着儿子21岁的到来,我的陪读生涯也随之结束(如果孩子不是永久居民,在年满18岁,进入理工学院或大学后,政府就不允许妈妈陪读了)。十年光阴,在人生的旅途中,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可它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我对这个息息相关的美丽

岛国有着太多太深的浓厚感情,干净,漂亮,安全,交通便利,美好的人情,亮丽的美景,便宜又随时随处可吃的美食,还有到处都有图书馆,看书、借书非常



少年时的弟萌

作者与儿子合影

任鸿雁

文学爱好者。偶有散文发表在杂志《赤道风》,如《遗憾终生》《他和JD的情缘》《挥挥手,微微笑》等;《人生百态》收录在《新华2015年度文选》中:《记忆新加坡》刊登在《新华文学》第89期。现旅居美国。

金 琳 达

这是一个关于列车和女孩的故事。

2016年5月、女孩第一次登上这耥跨越半个 城市的列车。她起初怀疑日复一日、漫长的车上 旅途会是疲惫的,乏味的。然而坚持近两年后, 她似乎发现了列车的故事。隆隆的呼啸是列车粗 犷的心跳声, 穿过日照高阳、暴风骤雨、电闪雷 鸣、错综的城市脉络。无数上行下行的旅人,连 同各自的故事, 在星辉斑斓里轰鸣着, 越过空 间,跨过时间……

天还未完全亮起来, 女孩就出发了。列车站 已经人头攒动、嘈杂声从空中散开漫到地下。步 履匆匆的人流形成不同的线条,顺着电梯到达月 台。两边高耸的树木和楼房,是亿年不变的城市 护卫,静穆庄严。正当女孩想仔细打量那棵巨大 的像是一直延伸到云层的古树时、列车压着轨道 从城市的某个入口里冲了过来,减速后停下,车 门徐徐打开。

女孩钻入了拥挤的封闭空间。有时候确实太 拥挤了,她必须紧紧贴着列车的门。同样紧紧贴 着的,还有她的眼睛。在这个高速的车厢内,外 部像是高频次按下快门的浮光掠影,每一寸景致 都带了模糊的滤镜。有时候是暗夜骑士的王国, 有时候是光亮耀眼的金殿。鳞次栉比的金刚大楼 刚一显现,就迅速被地下的暗色吞没。间或出现 的荧光绿的到站牌,如同精灵打出的手语,招呼 着一些该下车的旅客。

女孩会想到故乡, 是的, 童年赤脚走过的玉 米地。一同想起的,还有幼年刻着字的书桌,堆 满书的书柜, 七零八落散在黑板槽里的粉笔, 老

师辛勤的背影……它们似乎潜藏在车窗外被高速扭旋的画面里。 每当女孩实在累得不太站得住时,她似乎看见那一根根粉笔串起来 了,变成了一条通往圣殿的阶梯;那一本本书连起来了,变成了一 块能抵达任何地方的魔毯;那一张张书桌搭在一起了,变成了一个 鸟语花香的空中楼阁。还有那摇动着玉米叶的故乡土地上,站着曾 经的小伙伴们。他们红扑扑的脸上带着最真诚质朴的笑容;他们挥 动着双臂,像是在告诉女孩关于时空的秘密。是的,记忆中的人和 风景,从未改变。它们一直引领着女孩,坚定地走着她的异乡道 路,无论多累、多难。



有时候女孩会戴上耳机,听叙利亚连年不休的战火,听科学界发射探测器到达火星,听诗词大会吟诵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听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荡》,听村上春树的《人生马拉松》,听冰心的《无限之生的界限》……狭小的密闭空间通过电波被无限扩张放大,仿佛连通了一个个时空密码,越过重峦叠嶂,在拥挤的城市楼阁中开辟出无数个广袤无边的世界。

关于列车的故事,还要特别提及令人难忘的孩童的双眸。那天 女孩身心疲乏, 连目的繁重业务和生活压力让她钻入列车后只想呆 在角落沉默不语。领导不公正的责难在耳边不断回旋,女孩甚至怀 疑自己的所有付出是否值得。这时一个伊斯兰小姑娘拉着她外婆的 手进了车厢。小姑娘弱小单薄,穿得很朴素,眼神却如明镜一般清 澈、褐色的大眼睛坚定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女孩被那种纯净的目光 深深震住了。她久久地看着那个姑娘,她放佛看到了另一个时空的 自己,一个对世界还懵懂无知却无比坚定顽强的年幼的自己。那一 刻,即便言语不通,女孩似乎从小姑娘身上汲取到了某些能量,无 比珍贵的能量。待女孩回过神来,小姑娘和她的外婆已经消失了。

近两年了,每天从晨曦微露到流霞暮色,列车成了女孩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女孩常常幻想,在未来的某一天,亦或是不久 的将来,列车插上翅膀,真正地腾空:载着她,载着并行的旅人, 在星辉斑斓里轰鸣着,越过空间,跨过时间……

金琳达

来自中国杭州, 毕业自新加坡国立大学, 现仟职干一家咨询公司。

夜,如斯宁静与温柔,思绪绵延荡漾,你送给我的这张照片,我一直储存在手机内,并且另外拷贝一张作为收藏。缱绻心扉至深的思念涓涓潺湲。抬头凝望夜空,身在香港的你此刻安好吗?

2017年岁暮时节,霪雨霏霏,思念你的惆怅心情也如长命雨一样,连绵不绝。因为想念,于是我发短信给你。WhatsApp应用的普及缩短了横跨在我们之间的地域距离,让身处两地的我们能够即时知道对方的情况。人间描绘十年的春夏秋冬妆容,你在香港,我在新加坡,我们各自在所处之地留下生活的足迹。

迷濛雨丝飘飞,闻得淅沥声轻叩窗外,我在短信中向你提及2018年愿景。我祈求苍天保佑你安好,因为你的安好是我的绵依晴天。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可以见你一面,这是我卑微恳切的夙愿。

你在短信中跟我说,但愿在新的一年里,我可以拥有健康的体魄。你说,或许我的有生之年会比你的有生之年更长。为了鼓励我,你送了一张照片给我。那是你的WhatsApp图标所使用的照片。我深知这张照片对你而言包含何等兰韵含义,你却舍得将之转赠予我。

这张照片清晰捕捉晨曦初泻的景致。一道 明亮光芒穿透蔚蓝云层,散发温柔恬静力量。你 说,这张照片是你去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途中, 在飞机上拍摄的。晨曦婉约初泻,仿佛给予你微 切希望,因此你特地拍下这张照片。你知道我的 生命带有死亡的幽暗阴影,故而舍得把照片转赠



照片由作者提供。

予我,虽然我和你都无法知道,我们何时才会看到晨曦出现在我们 的生命中。

自你离开岛国,去香港发展学术研究,花开花落的十年里,我 们的生命分别映现残风折枝的凋敝破景。我们各自的生活际遇中出 现数帘萧瑟秋景,是我们心坎中的伤痛。我的生命被死亡的阴影笼 罩,而你的人生则被汹涌的现实波涛席卷,我们共同书写一片秋心 心语。

在你去香港一年后,我不曾想过的事情,毫无预警地发生在我 身上。2010年7月,我因失血过多而住院接受输血。那一时刻,我 才知道原来我的生命带有死亡的阴影。对我而言,这是晴天霹雳的 震惊消息。我不晓得该如何面对并接受残酷事实, 我更不晓得该怎 么向你坦言实情。在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你是否会撇弃我,离我远去?痛苦的感受如蚕丝般赓续在我的心中纠结缠绕。

最终,我选择向你坦陈实情,因为我从不愿向你隐瞒些什么。 你用宽容的胸怀接纳我生命中的缺陷,我何其有幸,可以得到你 的接纳。你嘱咐我要好好休养,等我康复后,我们又可以像从前那 样,奔跃追逐我们的梦想,采撷每一季的文学繁花。

如果有选择的话,我真不希望我的生命书册穿插暗稠色的死 亡篇章。我的病情属于特殊情况,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殷红的鲜 血会突然涌流。失血的情况犹如一颗不定时原子弹,我无法预知它 何时会被引爆,而我却必须带着这份隐忧来过日子。我经常忐忑不 安,不知该如何从容面对每一天。即使我努力尝试淡忘在急症室的 经历,但我终究无法摆脱这隐晦的阴影。

仿佛一种无言的定律,尔后每一年,当盛夏炽风撩拨片片诗叶时,我都会住院接受输血。每一回进急症室,惊悚紧紧揪住我的心扉,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安然走出急症室,我更不知道我是否还有力量与死神搏斗。若然我的生命就此终结,一了百了,是否会是一种更好的解脱?毕竟坚持与死神搏斗太耗心力,放弃则会相对容易。

2012年5月,那是我与死神最靠近彼此的一次。我的血压和心跳一直往下降,意识渐渐模糊不清。陷入昏迷的前一刻,你的容颜和名字盘桓在我模糊的潜意识中。原来我害怕死亡,原来我对生命仍然有所留恋,原来我并不愿离开人世,因为你是我用整个生命爱着的人。于是我抓住那一瞬间,向苍天发出卑微的祈求,让我还能活着再见你一面。苍天施予一丝悲悯之情,急症室的医生尽全力救治我,我从暝暗无底的深渊中慢慢看到一点微弱晨光。

在岛国的我承受痛苦的死亡胁迫,在香港的你又何尝好过呢?痛苦是一道深渊,幽暗深邃,我和你的心泪滴落在深渊中。2015年1月,莹洁星光绵永流泻,我感应到你呼唤我。隔天清晨,我打开电子邮件,方才知道原来我感应到你的那一时刻,你在写一封电邮给我。你含着眼泪跟我说,来香港后,你的人生遭逢诸多浪涛席

卷。现实的汹涌湍流层层涌向你,你的事业遇到瓶颈,阻滞不前。 你无力抵抗残酷的现实摧残,那犹如清水芙蓉般的梦想,你再也无 法守护芙蓉绽放笑靥的碧颜, 再也无法执笔写作。

读毕你的电邮、泪珠儿不受控制地滑落我的脸颊。我不晓得该 如何安慰你,我甚至为自己无法陪在你身边而感到自责。我只能祈 求苍天保佑你安然渡过每一个难关。然而,痛苦的浪潮其实不曾从 我们各自的生活中抽离。

2016年6月,在急症室里接受治疗时,之前为我复诊的医生特 地来探望我。他的眼神中有一丝歉疚,但我并不责怪他,因为这 是缠绕我生命的伤痛。出院时,我看着两条手臂上尽是被针扎过 的痕迹,不知何故,眼泪不受使唤地滚落脸颊。我只好用衣角擦 拭泪水。

在家休养时,我发电邮告诉你我的情况和感受。我们又再次 围绕人生和死亡这两个课题来讨论。你问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到底该怎么做,人生才能发光发热?为什么对有些人来说很容易, 而你一步步扎实往上爬却是如此困难?我只能无奈地回答你,与其 他年龄相仿的朋友相比,我的人生有着太多的不圆满,甚至承受死 亡的胁迫。很遗憾,对于人生课题,至今我仍然没有答案。"人生 若是痛苦,缘何如此绵长(If life is but suffering, why should it be long)",你在电邮的末了写了这句话给我。

从2017年起,我们改用WhatsApp来保持联系。曾经,你定下 人生计划,决定在异乡定居。可惜事与愿违,许多你不曾预料到的 失意与愁苦,一波又一波地涌向你。于是,你的内心萌生倦鸟归巢 的念头。你说,只要家乡有让你发展的机会,你会回返家乡,卸下 飘泊的外衣,不再书写飘泊心语。我向你许下承诺,我会等你回来 新加坡。从你去香港的那一天起,我就一直守在原地等你回来。我 仍然会继续等下去,对你不离不弃。

365片诗叶日子, 思念的天空经常飘荡秋心云彩, 遮掩和煦 晖阳。2018年2月,我们不愿意面对的事情发生了。你一直渴望 回来家乡,于是你积极申请一份可遇不可求的职位,但你的申请却遭到回拒。你透过WhatsApp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们两人对着各自的手机默默落泪。你想回来家乡重新开始的愿景破灭,我想和你共赏细水长流的美景粉碎,我们的人生终究无法划上圆满的弧度。

2018年3月,在我的生日前夕,你发短信跟我说生日快乐。一个星期后,某天夜里时分,失血的情况再度发生。苍天愿意再次向我施怜悯,让我走过生命的翦风驿站。我的心湖泛起思绪波纹,黑夜的帷幕绵长,如魅影般遮盖我和你的人生。在这一帘帷幕的背面,会有温煦曦光初泻吗?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会有机会看到晨曦吗?也许只有苍天才知晓答案。

翻卷我的生命书册,有一抹隐形晨曦,曾经片刻守护我羸弱的 生命。你对我的接纳给予我活下去的力量,间接让我多活了几年。 也许苍天念及我们的相知相守,因而延续我们的故事。在我平凡的 这一生中,有一个人值得我用一辈子的岁月去思念,去守候。我会 用下一个十年的时间继续等待,四季诗语飘絮,等待磨铸一往情 深,无怨无悔。不管我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都会挂念你。我真诚 祈求,但愿在我和你的有生之年,我们可以依偎在彼此的身边,捕 捉晨曦初泻的几许动容。

苦龄敏

2002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双主修中文与经济。曾获第四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散文组佳作、2007年新加坡金笔奖华文诗歌组季军。2015年出版诗文集《人间烟雨情》。

范瑞忠

22年前,我曾在《联合早报·四方八面》版 发表过一篇文章《自助服务》。那是一次新中两 国文化撞击的结果。

在世界上,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就两个---新加坡和中国,但两国的文化差异还是挺大的。那时来新加坡才两年,经常在不经意间就迎头撞上文化不同的铁板,把我撞得先是目瞪口呆,继而晕头转向,不知南北。AA制便是感受最深的文化差异之一。

那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月底发薪水了。按中国的习惯,我如实把装有全部薪水的信封,交给本地出生长大的太太。太太说:"你到银行开个户头,自己存起来吧。"这句话可让我吃惊不小:莫非太太怕我与她过不长久?担心有朝一日分割财产时闹纠纷?要知道,那时我们的新婚蜜月还没结束。心里那个别扭啊,别提了!

后来才知道这是本地文化所使然,心里才释然了。回国时曾对朋友讲起此事,他们与我当初的反应竟一模一样:钱都不放在一个户头里,那还能过长久啊?因为在中国,老公每月拿了工资,必须像缴党费一样,一份不差地把钱交给太太---太太是家里的"财政部长",掌握着家庭经济的生杀大权。有时老公有私心,想暗地里留几十块私房钱,一旦被太太察觉,泼辣一点的,不来一场大闹天宫才怪呢。

由此想到中国吃的文化。中国人热情,喜欢 请客,聚餐是常有的事。聚餐前,会有人一拍胸 脯:今天我请客!如果吃前没说谁做东,杯盘狼 藉后,总有豪爽者放言:今天我请了!于是,马 上就有几个人站起来,喷着酒气红着脸,争前恐后掏腰包,你推我拉的,像在打群架。后来听到说在有的国家,朋友一起用餐后分帐的说法时,大家都暗暗耻笑——这多丢面子啊!

来新加坡后,慢慢克服了水土不服的毛病,并渐渐开始喜欢这里的文化。在那篇文章结尾,我写道:在人际交往中,无功利性的朋友聚餐是免不了的……自助服务使人际关系单纯、坦率、自然、和谐,各自内心能保持一种平衡。只要走出初次的尴尬,就是永远轻松的潇洒。

当时,我只是把AA制当作一种面子文化来看待。但近期,我读到另外一篇有关AA制的文章,让我反思22年前自己写的那篇小品文,也让我认识到: AA制可能不单单是一种文化那么简单,它蕴含着更深的内涵。

那篇文章内容如下:朋友自美返中,"我"为他在饭店接风;宾主尽欢后结账时,美国朋友非要AA制,"我"坚决不接受,闹得彼此有些不愉快。于是,朋友讲了一个故事:在美国一所中学里,有两个孩子出去爬山,一个是从中国去的孩子,一个是美国孩子。很不幸,他们在下山时遇到了岩石坍塌,两人分别被困在了巨大的岩石与碎石的两边,他们的腿也都被石头砸骨折了。夜幕降临,黑暗像巨兽一样要吞噬掉整个世界,寒冷和饥饿几乎让他们窒息。于是,那个美国孩子开始尝试着,用手支撑着身体,慢慢地向岩石堆上爬去。断腿剧痛,多次快爬到岩石顶端时,多次又跌落下来,鲜血染红了岩石……没有人能想象,这个孩子是如何顽强地爬回小镇的。大人们见状,一边赶紧把他送进医院,一边紧急去救另一个孩子。那个孩子被找到时,他已经奄奄一息,再晚来一会儿,他可能就完蛋了。

朋友最后总结道:"因为美国人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出去吃饭都是AA制,也都会告诉孩子必须AA制的理由:无论什么事情,人生里没有人替你买单,就算你的父母和挚爱,也不会。"所以这个美国孩子知道,要活下去必须靠自己,无论多么危险。而另一个孩

子则受到过太多的帮助,遇到危险,哪怕是不行动就会丧失生命, 他也习惯性地等待别人的救助。

"没有人替你买单", 多么简单的一句话。AA制吃饭的小事, 却塑造了美国人独立拼搏的特性,而这又与国家的活力和创造性精 神密切相关。

我忽然想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孩子听,我要告诉他:虽然有 时候钱不是问题,帮他也不是问题,但是,没有人会替他买单!是 啊,我若不勇敢,谁替我坚强呢?我也想告诉朋友:一方泥土养一 方人, 东方人喜欢用筷子, 西方人习惯用刀叉。不同国家和民族均 有自己的独特文化, 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 要理解当地文化的内 涵和合理性,要尽快适应和接受它,不要像我刚来新加坡时对薪水 的AA制那样大惊小怪。

范瑞忠

在本地从事教育工作,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以前,在高中时曾交了几位笔友,虽然现在 都已经没联络, 但那段时间对我而言印象深刻, 彷彿就在昨天,我还拿着信纸正要写信,然后隔 天一大早寄出。

一天,课后写完功课,读了一下书,家人也 都睡了,剩下我仍挑灯夜战。疲累的时候,我总 会将书本放进书包,接着拿出文具与信纸,然后 找出笔友的来信, 先阅读一次, 然后累积一下连 日来的感想,将想到的心得一併回复这封信。

那段时间算是我生活中的一种调剂, 毕竟与 异性接触其少, 然后又背负极大的课业压力, 所 以好不容易诱过朋友认识外校的异性朋友,对方 愿意以鱼雁往来搭起友谊的桥樑, 实在令我很开 心。我起初很不习惯动笔写自己的内心世界、后 来就是交了笔友,慢慢地藉由文字分享给她,她 也鼓励我可以写作, 因为会当我的第一号读者, 这也让我对写作有了自信,至少我还有一位读者 愿意看我的作品。

写信的时间由短到长,一开始总是一些基 本介绍, 因为双方都不熟悉, 接着聊一些双方都 想聊的事情,后来彼此渐渐放下心防,所写的信 纸也由薄薄的一张, 变成两张, 后来甚至有四五 张, 想对彼此分享的事情, 可谓源源不绝。而对 方也有相同的回应,所以写起信来,十分投缘, 也觉得这段时间最放松,最展现自我。

当然,家人对于课业以外的事情,是抱持着 否定的态度。所以写信这件事,常被他们拿出来 念,常说读书都来不及了,还有时间可以写信, 或是写那么多信有什么意义, 他们不懂之类的话

阳二

语,其实,这些话对当时的我而言都很伤人,我不明白为何份内的 事情做完,不能利用一些时间来写信,而写信也没有什么不好,就 是一种静态的交友方式,我并没有深夜跑出去玩,或是结交到坏朋 友,至少我还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怎么调配自己的时间。不过,家 人还是极力的反对, 甚至不惜将我的信藏起来, 让我误以为对方不 回信, 这便让我十分无奈及生气。

在整理过去的信件时,这些事情也被我写在信上讨论过,对方 的家人也是持一样态度,本来我提议要不要就此打住,就不要继续 写信了、没想到对方仍然坚持要继续下去、于是我也冒着家人的反 对,继续花时间写信。实际上,那并没有影响我的课业,反而让我 的文字表述能力变好,只是大人都没试着了解我们想的。

不过,后来到了考试的时候,就真的很难拨出时间写信,年 纪相彷的笔友,在协议下也停止了通信,我那段写信的时间也就此 打住,后来通讯软体发达,写信的功能也逐渐降低,以往的那些笔 友,也都不想再写信,所以我后来也很少写了。

只是那段写信的时间还是教人怀念,毕竟那是我情绪的出口, 也是我找寻自己的一个方式,更是我认识朋友的一个管道,所以那 段时间我觉得一点都没有浪费, 反而是嫌自己为什么后来要终止通 信, 也让我那美好回忆无法持续增加下去。

徐梦阳

七年级生,台湾嘉义人,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目前担任图书馆管理 员。近几年才开始写作,偶尔写诗,多写散文、小品,亦有杂文与评论,文章 散干报刊杂志。



其他文学创作

诗歌

花园城市(外一首)

我不想走了

跌坐在长椅上 把 疲惫交给路过的车辆 雨树是城市最初的见证 我在揣摩路上的脉络点点 宛如时光走过的跫音

这种温暖的日子 万代兰开放了 姜花也开放了 故事悬在世界最高的摩天轮 谁在花城徘徊?

我不走了 这里有无垠的蓝屋顶 有碧绿的海庭院

依

凌

十月的尾巴 阴沉多雨 青龙木叶落满地 我坐在靠窗的咖啡座 喝着96°C拿铁 倾听城市的节奏

玻璃大門厚薄不均的雾气 时而模糊 时而清晰 小雨零星贴在窗前 仿似 发光的小钻 守候微亮的晨光 六时第一辆88号巴士开出 七时几个穿校服的小学生急急走来 以高八度的声调划破晨空 黑白线上的五色鞋 来来回回 一个扫街的外劳低头路过

银匙沿着20厘米的杯口转动 我看到北方的雪花 面对五幢冰冷的大楼 70°C的咖啡 流露几分温馨

依 凌

新加坡公民,来自香港,作品见于《联合早報·文艺城》 《赤道风》季刊、印尼的《东盟园地》、菲律宾的《联合 日报》等。

诗二首

莫怪

去掉包装纸的 一颗糖果 放在桌上 蚂蚁方八面赶来 匆忙,还有些慌乱 丢了些尊严

莫怪蚂蚁 它们和我们人类一样 嗜甜

辛

白

生物

一只浅灰色的小飞蛾 意外地坠落水面 它奋力抖动双翼想飞起 圈圈细小的涟漪像求救的讯号

突然一只浅青色的龟 水下加速游来如潜水艇 经过小飞蛾底下抬头张口 小飞蛾转瞬间不见了踪影

辛白

本名黄兴中,生于新加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主要写诗,也写散文、微 型小说和闪小说。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驻校作 家。著有诗集《风筝季》《细雨燕子图》《看见》和散文集《音乐雨》等。

尼加拉大瀑布

怒吼水声如万马奔腾 倾泻涌下无底深壑 冰冷珠花飞溅而来 我脸上犹若被妳温柔轻抚

清爽凉快自丹田外溢 水声风声浪淘撞击之声 盈耳声声皆成天籁 喧哗人声刹时遁隐

红男绿女们的手机 竞相闪烁灯光 妄想定格万匹流泻水源 大瀑布狂笑众生痴愚

碧波如千万匹白马追逐岁月 从四面八方日夜奔至 无始无终无时无日赶路 只为了等待溅湿我渐老的容颜

美丽雄伟的尼加拉大瀑布 早已是众生朝圣宝殿 却苦苦引颈痴心等我 妳终于圆了亿年相思之梦

后记:6月26日晨自多伦多市出发,由陈荣姨甥Tony Tran驾车两小时,与顺琼表姐、内子婉冰、长女美诗、孙儿李强,往观赏世界最知名的尼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这处處每年吸引3千万游客的景点,却只是世界排名第九大的瀑布。

心水水水





照片由作者提供。

心水

原名黄玉液, 定居墨尔本, 现任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创会秘书长, 世界华文 微型小说研究会理事。已出版两部长篇、四册微型小说集、两本诗集和两部散 文集。2005年获澳大利亚维州总督颁多元文化杰出贡献奖。

诗两首

口袋

这些年来 我有足够多口袋 有点小商贩的姿态 四分之一,口袋 收拢了江南古镇小溪 四分之一,装着大西北戈壁荒滩 四分之一,紧紧地裹住东北千万亩良田 剩下的口袋 我让它也没闲着 细数着。云贵高原一座又一座山脉

几年下来,口袋 装了足够多的东西,却怎么也翻不出 一粒故乡的小麦 一片任家洼干巴巴的泥土 一条养育我的洋家湾 一把一把地口袋,就像被狗吃了一样 高高的挂在空中

乡(中国)

告别

想过很多种 与你告别的场景 有装作漠不关心的 有早晨起来说声你好的 想过你走过每一步, 后面都有 我的脚印 深深陷在额头上的 想过如何拐弯抹角 对你说句再见的 想过, 那儿再来一个你 那儿再放置一个我 肩并肩, 还是从前我们样子的

一天下来 滴滴答答 我们就面对面坐着, 不张口 什么也不说 没有走漏半点风声 这样的日子, 刚好再见 再也不会相见

乡 窅

本名任阳彬,中国陕西人,诗歌散见《星星》《中国诗歌》《山东文学》 《作品》《延河》《青年作家》《椰城》等刊物,诗歌收录《中国当代汉诗年鉴 2012卷》《陕西青年文学选2012》《中国新诗精选300》等。



微型与闪小说

国外电视台。

电视荧光屏出现这样的场景: 台上如花明星、知名歌星和牙尖嘴利主持人排排坐。

主持人说:"大婶,你可以开始展现你的才 艺。"

她双手不安地搓着衣摆,开始唱歌;歌名叫"忐忑",喜怒哀乐悲恐惊七情全都上面,就 在她那一张圆滚滚的皱脸上。唱作俱佳!唱完掌 声如雷。

男歌星和女明星说悄悄话: 这是做脚底按摩 时的表情。

"大婶,从事什么工作?"主持人问。

她腼腆地摊开一双手掌,隐隐约约看到她的 食指和中指关节长着厚厚老茧。半垂着头,仍然 不停搓弄着衣摆。

"家人支持你的工作吗?"主持人转换话题。 她摇摇头。

"为什么?"

"脏。"她低声回答。台下观众有点骚动。

她愣愣地呆立在舞台中央,脑中闪现这样一 幕:

回家时是夜深沉,灯息人眠。轻轻推开门, 屋里静悄悄。把一张百元钞票压在桌上的玻璃片 后,她上床睡觉。

第二天,儿子临出门前手中握着一张钞票, 不屑问她钱哪儿来。她怯生生说:"赚的。"

"如果是脏钱我不要。"而后夺门而出。 她头低得更低,快垂到胸前。

台上有出人意表、戏剧性的变化。

梅

筠

明星走下台,张开双手拥抱住大婶并亲吻她的手,接下来是歌 星, 主持人纷纷走下台…… 观众哗然,人人起立鼓掌。

梅筠

本名辜楚霞,出生中国广东潮安。70年代开始文艺创作。出版《秋风萧瑟梦南 洋》等八本个人集子与一本合集。新加坡作家协会永久会员。

李 诜 楼 新书出版了。

想起拿到新书那一刻的激动, 多年酝酿, 数 月怀胎, 才有辛苦的产子。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发 布会, 热热闹闹的"弥月之喜", 大家参与其盛, 听着主人的引介,往"新鲜"的可爱脸孔一望,几 句赞语之后,一切都陷入沉靜。

谁还会记得弥月中那一个新鲜光艳的小脸?

大家都忙着挣钱,满足物质生活,谁有兴趣 阅读?管它设计得有多精致漂亮,摆在书架上的 产品,从一出世便注定将被打入冷宫!

那天上午, 我还出了奇招, 强将这原本是摆 在书架上的高贵读物, 在早餐时拿到聚会的咖啡 店现身,厚着脸皮展示,说是活到老,学到老, 为推动阅读而来。我想小说的故事来自咖啡店 里,现在环原到咖啡店里去,让它更平民化,本 是理所当然。其实, 我更大的目的是要寻求支持 与鼓励。

出版新书,裤袋都破了个大洞哩!不填补怎 行?

当时,我被要求在咖啡圆桌上,在茶水的一 旁签名, 旁边还围着一群人, 双目睽睽地看着我 表演。我想,这与我的人缘,以及我们彼此间的 频繁交流很有关系。我还察觉他们对我的羡慕, 我在书名的一旁,细心地写上端正的名字和日 期,吵闹的场面,刹那间沉静了下来,大家都满 怀心机,仿佛在盘算着如何处理一宗大交易。

那一刻,我越发写得起劲,还赞起笔的质地 好,墨印顺,才能一气呵成地把名字签好。

他们高兴地付了钱,脸上因为将拥有一本书

而欣喜。这些朋友,平日里闲暇时间是有的,现在因为我而激发起 阅读的兴趣、那我可就乐了。他们家中也该摆个书厨、放几本书、 心定能使家中溢满书香。

过了周末,我又到咖啡店里聚合,我要答谢他们,我除了高声 说着感恩,还计划给大家买一杯咖啡,与大家一起,在氯氤的香气 中,闲聊着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当时,我看到他们兴高采烈地向 老李祝贺,向他致谢,老李是我们朋友群中年龄较高的长者,为人 慷慨随和,大概是不想我破费,先了我一步,把咖啡买好。大家口 福真不错, 还吃了一碗面条。

"什么时候你还会出版新书?"

"不会在最近,至少不会在这一年。"我回说。他们并不了解一 本书的出版、都得经过一段费尽心机的过程、这又成为我们茶座中 的谈话內容。

"努力写,记得留一本给我,我要签名的。"

"我的朋友也要一本,最新的那本,你有带来吗?"

我将他们的问话当成鼓励。我告诉他们如果想看书,可以到小 坡各书局里买, 到图书馆也可借到。他们坚持只要读我的书, 他们 可以等,到时可再回到这张圆桌上签名。

我突然察觉他们目光交接的怪异。难道他们有些什么事一直隐 瞒着?一问,才知道是老李中了马票。原来,中奖的四个号码正是 我在书上签的日期,更巧的是那一天我还把日期写歪,老李当然也 看歪了。

李诜楼

笔名择浩、伍两。著有文学评论集《战前新马华文小说的发展与流变》《寂寞 的城市》《变迁》《救灾前线》以及《李诜楼文选》等。编著有《新马华文作 家作品论集》上下册(2004)、《新马华文作家作品论集》(2006)、《微型 小说之窗》《新加坡文艺又十年》《新华文学50年论文集》。现为新加坡文艺 协会副会长,《新加坡文艺报》主编。

记得

拉开抽屉,将一张泛黄的照片捡起。那是小时候与爷爷的合照。照片里的我嬉皮笑脸,手里拿着一支在路边摊买来的雪糕。一旁的爷爷和蔼地微笑着,但笑容在我看来竟有些陌生……有多久,没去看爷爷了?

"爷爷,最近好吗?"我周末抽出时间来到养老院探望他。

爷爷沉默不语,望着窗外发呆。

我将刚买的鱼片粥倒进碗里,小心翼翼地问: "午餐时间到了,今天吃鱼粥好吗?"

爷爷仍没开口回答。但大概是因为香气四溢,他已走到餐桌前,用那颤抖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了碗里的汤匙。因为手抖得实在厉害,粥一直没送到嘴里。

"爷爷,我帮你。"我试图将汤匙拿过来,不料爷爷猛摇着头,大声嚷道:"我自己不会吃吗?你走开!"我吓着了,倒退了几步。

大概听到了声响,一名看护推开门走了进来。

"吃午餐?你先坐会儿,我来喂他。"那名看 护对着我说。

我点了点头,在旁安静地看着。

自从爷爷患上了阿兹海默症后,他的情况时好时坏,可大多数时他候都不记得自己的家人。除此之外,爷爷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古怪,他常常发脾气。因为这样,家里的人渐渐地不怎么来探望他,也许大家心里都这么想,反正他什么也不会记得。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升起一股愧疚感。

林凯蒂

吃完午餐后, 我趁着天气晴朗, 想带爷爷到户外走动。

我们来到附近的公园,那里的人不多。

等我们走到游乐场旁的亭子休息时,看到有几个孩子在游乐场 里玩耍。

"爷爷,记得吗?以前……算了,您都不记得了。"

小时候爷爷带我到游乐场玩的情景在此刻突然浮现出来。

"铃·····铃铃·····"清脆的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是冰淇淋!我回过神后,发现爷爷正走向那雪糕摊,跟摊主要了一支冰淇淋。我替爷爷付了钱后,发现他手上的冰淇淋竟是花生口味的。难道爷爷他······还记得?

爷爷转身走向其中一个在玩耍的小女孩,把冰淇淋递给她。女孩的父母这时走了过来,拒绝了爷爷的好意。爷爷很执着,不慌不忙地说:"这是你最爱吃的啊。快吃,化了就没了。"女孩的父母有些不知所措,连忙将女儿拉走。

我来到爷爷身后,轻拍着他的肩膀,发现他闷闷不乐的样子。"爷爷,给我吃吧! 化了多浪费。"我将爷爷手中的冰淇淋拿过来。



已经多久没尝到……童年的味道。

"今天,星期几呀?"爷爷开口问。

"星期五了。"

"哎呀,小婷今天有课外活动,我得去接她放学了!"爷爷着急 地站了起来。

"爷爷,我已经长大了。你不记得我了吗?"

爷爷转过头来迷茫地看着我,接着自顾自地说:"小婷好像很久没来找我了。记得我常常带她去游乐场玩,买冰淇淋给她吃。你知道她最喜欢哪一种口味的冰淇淋吗?"

"花生口味。"我望着远处回答,心情有些复杂。

"宾果!答对了。"爷爷拍着手,过后冷不防地问,"咦——你怎么知道?你……你是谁啊?"

本文获第4届全国中学生微型小说创作比赛学院组金奖

林凯蒂

励仁高级中学学生。

听说生产队的一头老牛, 在悬崖边吃草时不 慎摔了下去, 当即摔折了大腿。我们做小孩的, 从大人们说话时的严肃神色中, 也分明感受到了 损失的重大。紧接着, 听说先请兽医来诊断, 兽 医表示无能为力了,后经请示公社,公社同意把 牛杀了分肉。

那时,我们一年只有过年才能杀猪开荤, 平时是吃不上肉的。那天,我们的喜悦心情是写 在脸上的。甚至,说到分牛肉这件事时,喉结不 住地滑动, 吞咽着不断涌上来的口水。可到了下 午,父亲两手空空地回来了。父亲对母亲说,他 把牛肉给别人抵债了。我难掩失望之情,晚饭也 无心吃了。母亲看出来了,她安慰我说,过几天 就是你的生日, 我给你煮个鸡蛋解馋。

那几天,每天放学后,我都会跑到鸡笼旁使 劲往里看,可每次都是空空的,没有蛋。再看看那 只老母鸡, 正用爪子费力地刨着沙土找虫子吃。

天黑时,我背着一篓猪草回来了。母亲看 见我的眼神总往鸡笼那边瞄,她便走过去,把迟 迟不愿进鸡笼的母鸡捉来,摸了摸,高兴地对我 说, 正怀着蛋呢, 明天保准会生的。其实, 我知 道,家里那只唯一的母鸡有时怀着蛋,却好多天 都不生下来。母亲看我愁眉苦脸的样子,继续安 慰我说:"如果明天不生蛋,我去给你借。"

第二天直到天黑, 母鸡也没把蛋生下来。母 亲似乎也有些着急了,因为还有一天就是我的生 日了。

可是直到生日的那天, 母鸡也没把蛋生下 来。晚上, 我坐在火塘边, 耷拉着脑袋。母亲突

然走到我身边高兴地说,看,鸡蛋!我的失落的心情顿时兴奋起来。母亲拿鸡蛋在我头上滚动了几圈,嘴里念叨着祝福的话语,然后,让我用嘴对着鸡蛋"哈"上一口气。接着,母亲便神情庄严地把鸡蛋埋进火塘的灰烬里。

母亲不停地说着话,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我的口水又不住地 涌了上来。我竭力控制着口水,尽量不说话,生怕母亲看出了我的 馋样。

鸡蛋很香。吃完后,我便早早地上床睡觉了。

朦胧中,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在哪里借来的鸡蛋?"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前几天,我就开始四处借了,没借着。今天早上起来,我就到处转悠。中午,我看见一只母鸡在我们家旁边的谷草垛上找吃的。后来,母鸡趴在谷草垛上,没一会儿,便咯哒咯哒叫着飞跑了。我走过去一看,荷,生了一个蛋!"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涌了上来。我用力咬着被子,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欧正中

四川大竹县人。在170多家报刊杂志发表了文章。获得《中国校园文学》第二届教师文艺赛中学组二等奖。小小说入选《2016年中国小小说精选》《2017读家记忆年度优秀作品·小小说》。

触发点

那天早晨, 当孙夫人去叫醒当局长的丈夫 时, 却发现没有动静。夫人大惊, 用手模模鼻孔 还喘着气,急忙叫救护车把他拉到医院。当时医 生怀疑是脑中风、可经过CT、X光检查没发现异 常情况、只是任凭你怎么喊、他就是昏睡不醒。 这下可难坏了主治医师, 没办法, 就把医术精湛 的老院长请过来会诊。

老院长仔细地诊断半天,摇摇头叹道,我从 医这么多年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怪病。他问这几 天孙局长都干了些什么, 夫人说, 他这几天都在 下面检查工作, 昨晚回到家就说困得要死累得要 死……老院长哦了一声说我明白了, 他这是由于 劳累过度引起的。

老院长接着讲了一个从书上看到的故事:一 个战地医生因为连续抢救伤员几天几夜没合眼, 当他做完一个手术后就突然睡着了,任凭别人怎 么喊就是喊不醒他。这时有一个护士看到一个伤 员被抬进来,就说了句又来了一位伤员,那个医 生奇迹般地醒了。这句话就是人体生物钟的触发 点。

在场的人听了老院长的这个故事,都说不妨 按这个方法试试。

老院长俯在孙局长耳边说, 孙局长该上班 了——没动;孙局长该开会了——还是没动;孙 局长该检查工作了——仍然是没动。大家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无计可施。正在这时,忽然有人说让 我来!大家转身去望,原来是办公室秘书小胡。

小胡说现在救人要紧,我也顾不得什么啦。

他对着孙局长的耳朵说,孙局长,酒菜已备好,只等您了。这时人们看到孙局长的脚奇迹般地动了一下。小胡好像是想起了什么,又说,孙局长,现在是三缺一,只等您去开牌局了。这时孙局长的手又动了几下。小胡拍一下脑门说我真笨,孙局长时间不早了,洗洗桑拿该去跳舞了,您如果再睡我们就真的不等您了!

別慌走,我这就起来了。孙局长说着忽然坐了起来!

决策

某厂领导因营私舞弊,受到纪律处分,于昨日下台。

今日新上任的领导李某,一大早便若有所思地在厂区转了几圈。他在8点钟召开了一个厂领导班子会议,说:"厂内的那些废弃房,破破烂烂有碍厂容厂貌,应立即拆除。"说完,便亲自拨了一个电话,没过半小时,厂内便来一帮人,不几日把废弃的厂房拆得干干净净。

厂区整洁了,职工们进进出出也豁亮多了,许多职工不由赞叹 这位李厂长的英明决策。有了这样的领导,厂子一定会好转。职工 们的眉头舒展开了。

可是,没过几天,一个消息传到厂里:最近,李厂长乡下的几个亲戚家里正在建房,厂长决策拆除废弃厂房之日,正是厂长的亲戚们建房停工待料之时。于是,拆下的砖瓦、木材、钢材、门窗纷纷派上了用场。闻此消息,职工哗然,心中不由地叹服:"一分钱不用花便解决了亲戚的燃眉之急,李厂长的决策'英明'。"职工们刚刚舒展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杨 敏 文学爱好者。

母亲曾是寨子里最会过日子的女人,起早摸 黑,精打细算,花起钱来,每一分硬币都能捏得 出水来。就这样,全家老小一年到头也只是混个 温饱。

可时间久了, 母亲也落下个吝啬的名声。村 民们都说她太扣。母亲不管是择菜做饭,还是纳 鞋底、绣花肚兜……她是宁肯费眼神, 也舍不得 往油盏里多放根灯芯。除非听到哪个小孩子呓语 了,她才肯将油灯拨亮些,好看清到底是哪个不 安生、再为他拍拍被窝驱走梦魇。

没办法, 贫困拮据才是教会人们勤俭节约的 最好老师。可节俭惯了,就会成为一生难以改变 的习惯。后来,村子通了路和电,家家户户都扯 进了电线, 电灯取代了油灯, 各家的山珍特产也 能从公路运了出去, 生活条件也因此逐渐好了起 来。可母亲的扣却一成不变,家中一盏十五瓦的 灯, 近看像烛光, 远看像萤火。

后来,母亲的眼睛不知怎么就瞎了。"省小 钱,弄瞎了眼,花不来。"乡亲们将母亲的眼瞎归 结为她太扣,便引以为诫,教育小孩读书时灯要 拧亮点,不要怕费电。

谁知瞎了眼的母亲, 却把自家的灯泡换成了 明晃晃的大灯泡。平日里,她一家在家里,不用 开灯, 反正她也看不到光亮, 也习惯了摸摸索索 地进进出出。可每到了年关岁尾,不管有没有人 来,母亲都会让灯通宵亮着。年复一年。远看像 落在大山的星星, 近看像熊熊燃烧的篝火。

瞎婆子留盏灯, 任电费白哗哗地淌走。村民 们便有了传言,说母亲怕是老年痴呆了,精明了

一辈子, 扣了一辈子, 老了却犯糊涂, 拿真金白银打水漂哩。

母亲晓得人们的传言,却不解释。有儿孙专门去提醒她,上床 睡觉前要记到关灯!母亲却很执拗,说留盏灯,她心里才亮堂!

一进入腊月,母亲的听觉就格外敏锐。抬头,她能听见天上迁徙候鸟的鸣叫;低头,她能听到山脚上的公路上,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返乡摩托经过,留下一浪浪风驰电掣的轰鸣。每到这个时节,母亲就喜欢搬把竹椅在门口坐着,一门心思不知是牵着天上飞过的候鸟,还是牵着山下过往的摩托车,刮风下雨竟浑然不觉。

上了年纪,竹椅上坐着坐着就犯困,一打瞌睡,母亲就梦到了小儿子回家了。一醒,母亲就想哭,可又流不出泪。她这才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再也等不来为他留灯的那个人了。

母亲的小儿子是个勤劳的后生,16岁就外出打工。小儿孝顺,知道母亲想他,每到腊月,再苦再难也得回家陪母亲过年,他也就成了年年春运摩托大军中的一员。可就在天寒地冻的那一年,厂里加班到临近除夕才放假,他便日夜无休地赶路,想赶上除夕的团年夜。一场交通事故,让他有如折翅的候鸟,倒在了离家三百多公里的回家路上。这一年,他才30岁出头。母亲的眼,就从那时开始瞎。母亲的灯,就从那时开始留。

再后来,母亲留灯的故事,被外界知晓了,开始被返乡大潮年 复一年地传诵。

路过时,赶路人都会情不自禁慢下脚步,望上一眼,心儿就被 撩拨得灯花四溅。而瞎了的母亲,永远没有机会去看看,自己留的 灯,究竟能亮成啥样,不经意地,就拉直了万水千山的行程。

李继勇

旅行作家,"酷驴系列"和"走遍中国系列"签约作者,出版过《江西》《山西行知书》《丝路遗韵·大梦敦煌》等旅游书。

终于等到你

奈何桥上依然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个个 面无表情, 唯有他目光如梭子般在人群中扫视。

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没有,还是没有。 十年了,他没有等到他,但他并不气馁。

他太熟悉他的一切了,一举一动都刻在心 里,他相信他一出现,他肯定会一眼认出来的。

20年的时候,"喝吧,喝了这碗汤你就可以投 胎到一个富二代的家里。"孟婆端着一碗汤、诱惑 道。

他想也不想拒绝了。

30年的时候、孟婆端着一碗汤、魅惑地说: "喝吧,喝了你就可以投胎到一个星二代的家 里。"

他又摇头拒绝了。

孟婆也好奇起来:"你到底等的是谁?让你这 么执着,肯定是你最爱的人吧,只有爱才让人如 此。"

他摇头。

"那一定是你的仇人,只有恨才能让人至死不 忘。"他又摇头。

百年了,他和孟婆早已成为了好友。这天当 他正和孟婆聊天的时候,忽然像个疯子一样扑了 讨夫喊道:"我终于等到你了。"

孟婆手中的汤'咣当'落地,眼睛瞪得溜圆,看 着他撕扯着对方胸前的十字架, 戴在自己身上。

百年了,他还是那个十足的守财奴。

白山药

姐家盖房子,我拿了五万元过去给她用,姐什么也没说,只是 加班的时间更长了。

姐的儿子大学所报的专业需要笔记本,我买了个笔记本给了 他, 姐姐知道了还是什么也没说。

天凉了, 姐把给我儿子做的保暖内衣拿过来, 看着我儿子穿的 正合适, 姐笑了。

天冷了, 姐让我去拿小米, 给了我一大半还多, 看着我稀罕的 样子, 姐又笑了。

在农村,只要一听姐有两儿子,肯定会换来一声长长的叹息, 还有无数同情的目光。姐在厂子里上班, 夏天厂子里没活儿了, 别 人趁机歇歇, 姐不歇着, 去果园里套梨袋, 或者去打零工, 只要挣 钱的活不管多辛苦她都干,冬天厂子放假了,她就去超市帮忙。姐 就像个陀螺不停地转啊转,一天也舍不得休息。大儿子上大学,小 儿子上高中,正是花钱的时候。

今年我生病住院, 姐二话不说, 请了假细心照顾我, 一直到 我出院, 听说吃白山药对身体好, 姐给我买了几斤, 特别甜。吃完 后,我打听了地方,去那家去买,山药有两种:一种特别细小,一 小节一小节如小指般粗细,一元一斤;一种白白净净粗细均匀,五 元一斤。我要了十斤,在称的时候跟老板聊天,老板只盯着我看, 我好奇地问老板,老板说:"那天来了个人买了好多一元的,一小 节一小节的挑,还跟我还价嫌贵,那人跟你长得很像。"我想起了 姐家堆在屋子角落中,那如小指般粗细的白山药。

你有事吗?

听到芳怀孕的消息我为芳高兴不已, 芳是我的发小, 毕业后在 新疆工作、也就每年假期她回来我们一起聚聚。芳事业顺利、唯一 在孩子方面,结婚十几年一直没有孩子,求医问药花的钱可以买几 套房子了。今年终于有了好消息,尽管她都四十多岁了。

我高兴地拨通了芳的电话,没人接。可能她在忙吧,一会我又 打了过去,还是没人接电话,我一连打了三个,一直没人接。

"怎么回事?"我自言自语。我就在微信上跟她说话,半小时 以后她回了,"有事吗?"我纳闷了回复:没事啊!芳又问我:"有 事吗?"我又回复:没事啊!我一头雾水,纳闷间芳的电话打了过 来。

"我听你妈说你怀孕了给你打个电话。"我说。

我和芳聊了会,放了电话,我纳闷不已,老公笑着说:"你忘 了芳现在当上了主任,她肯定以为你找她有事啊!"

干月寸

河北省晋州市人,中国闪小说学会会员,当代微篇小说协会理事,中国闪小说 72星座,2014年中国闪小说新锐作家,曾在印度《国际日报》、泰国《中华日 报》《天池小小说》《微篇小说月报》《当代闪小说》《金山》《青年作家》 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



短篇小说

陈家骏

之一

她叼着一根烟,独坐在店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自从大路旁兴建了一座购物商场,政府也为原本暴露在艳阳下的走道加了有盖走廊,路过的行人也渐渐地增加了。

一天又一天,也不知多少个这样的午后闲情,她是如此度过的。这里是自她离婚后独立经营的相框店,一做便是25年。想起当年离婚后为了自力更生,娘家兄弟东拼西凑,帮她开了这家店,她心里十分感动。

不知道是否是年纪大了,每当午后人少时, 坐在店门口闲着,偶尔督促店里做相框的小学徒,昔日的过往云烟,总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脑海中飘过。想到不足月的儿子被丈夫偷偷带走还赌债,让她逮着。她抱着孩子说什么也不肯放手,当时脸色铁青的丈夫,一记飞拳,击在她的右眼上,打得她一阵晕眩。待她恢复神智,丈夫、孩子都不见了,她这才发现,她的心口也给打出一个大大的窟窿。脸上的伤痊愈了,但是心口的伤,好似稍微牵动,随时会迸出血来。

"老板娘,我要做相框。"

"可以可以"。她不经意地回答,抬头便看道一张干净年轻的脸孔。那年青人笑起来,嘴边出现两个梨涡。

当年轻人把一张婴儿照片递过来,她推了推 老花眼镜,瞄了一眼,正色说,"若要我说,照片 不大,要不就加7厘米宽的绿色硬卡片框,再配上 银色铁质镜框怎么样?"一面说,她一边拿出卡片 纸和镜框比划。

这小婴儿照十分可爱。"是你吗?"她轻轻地在婴儿的轮廓上用 指尖划着,一边轻声地问。

"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这婴儿衣服上的小小玫瑰刺绣,十分眼熟。她喜欢玫瑰,在给 儿子做衣服时,总喜欢在小袖子上绣两朵小小的玫瑰。

"老板娘, 你怎么了?"

"没什么,眼睛不好,时不时就会流眼泪。"她不知道的是,她 随意说着掩饰的话时, 眼泪已经开始在流。

"啊……"年轻人一阵呆愕,却没说什么。

"你的左脚还好吗?"她忽然这么问。

"你怎么知道我的左脚不方便?"年轻人惊诧地看着她。

当时她护着儿子, 但丈夫硬扯着儿子的左腿不放, 后来狠狠地 一拉, 儿子扯开喉咙, 凄惨地大声地哭起来, 她一惊, 左眼便给印 上一记飞拳。等她捂着眼,爬起身来,大门敞开着,外面探头看的 是街坊邻居, 就是没有人进来帮忙。她摸索着、跌跌撞撞地走到街 上、逢人便问:我的儿子呢?我的儿子呢?一直到大哥猛地摇晃着 她,大声地叫着她的名字,她这才忽然发现,自己怎么没有哭。她 就是哭不出来。

"你是因为脱臼没有治好……"

没等她说完, 年轻人"O"着嘴, 瞪大眼看着她。

"你……"

不知为什么,她那时忘了哭,这时却很想很想好好地放声大 哭.....

之二

早上在巴士站里捡了一个信封,心里便一直想着要如何处理。 是要把信封交给巴士公司,由巴士公司全权负责?还是把信封亲自 寄还给失主? 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 却因今早的一则新闻, 变得不简单了!

早餐时从报上读了一则新闻,新闻说有个人从保险公司处缺了 支票,到银行兑现。不料在回家途中,因一时昏眩,竟把现金掉在 巴士车站。她先生正等着这笔钱还医药费。

看了新闻,心有戚戚焉。

午餐后得空,翻读"脸书"时又再次看到上午的新闻。这次,是 当事人现身说法,她说及当天早上发生的事,眼泪便一直不听话地 往下流。身后躺在病床上的,是她那病恹恹的丈夫。

看着、看着,他心里忽然十分难受。眼前又似乎出现当年父亲 饱受癌症的折磨,在医院病床上呻吟的模样。他四处奔波找钱的, 待他勉强凑足了钱,医生却告诉他,病人的病情恶化……

午后与同事喝着下午茶,他也是心绪不宁。心中一直就这么纠结着——万一里面的是钱,人家等着要看病,或是其他紧急的事,该如何是好?

信封沉甸甸的,信封上注明了收信人的姓名及地址。信封右上 角还印了银行的商号及名字。这不会是重要的文件吧?

下午他告诉主任有事外出,便依着信封上的地址寻觅失主。

这是一个偌大的组屋区,若不是常送女友回家,这地方确实不 好找。

来到大门口,他往里面窥视,只见屋子里黑沉沉的,不见没人 影。

"谁啊!就来!"一把苍老的嗓子随着门铃声,从屋子里传了出来。

两人见了面,真不知该如何说起。他愣了一下,随即把手里的信封递了上去。老人家接过来一看,便笑着对屋子说:"老婆,你的信封回来了。"

当老妇人一脸疑惑地从屋后走来,两手在围裙上抹了抹,接过信封便说:"是怎么回来的?"

"就这么回来的咯!"老先生笑着说,一面把年轻人请到屋子里。

"你……"老妇人拿着信封看了看,又端详了眼前的年轻人,然 后疑惑地问: "你是不是XX中学的学生?"

"是的。"他点了点头说。一脸的疑惑地看着眼前的脸孔。这张似 乎熟悉的脸庞, 在他脑海里慢慢地勾起了一些印象: "你……你…… 是我们的数学老师?"

"你真的是我的学生。"屋子里随即响起爽朗的笑声。

正要寒暄几句、门口这时传来钥匙的叮当响声。

"谁来了?"一把年轻的女孩子声音问道。

年轻人和走入屋里的人的女孩打个照面,两人都傻了。

- "你……你怎么会来呢?"她问。
- "你……怎么会在这里?"他问。
- "这是我家……"她说。
- "你家……?"他说。
- "你们认识?"老妇人问道。

看着两名老人的眼神,女孩子说:"呃,爸爸、妈妈, 他……他……就是每次送我回来的那个人咯!"说完、脸颊都红 了。

"哈哈哈……"老先生笑道、"老的、你看、这世界真的是有所 谓的缘份的。"

他这时心里也十分迷惑,两人在一起快一年了,老早就想见对 方家长,但都不知怎样提出来,也不知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时机。

"站着做什么,来来来,坐这里。"老妇人拉起年轻人的手,直 走到饭厅,一面走一面继续说:"都来了,吃完晚餐才准走。"

"呃……"

"你说今晚没空见我,就是来送信封?"年轻女孩听完了整件事 的经过,笑着问。不知怎么的,说着的时候,那双弯弯的眼睛也 在笑。"我是怕人家有急用……"他嗫嚅着说。未等他说完,女孩问 道:"你真的是我妈妈的学生!"说完,她别过脸,向厨房喊道:"妈 妈, 他以前乖不乖?"

听完,他忍俊不禁。 这世界真的是有奇缘的!

陈家骏

曾用过的笔名有致韫、阿达等。前义安理工学院高级讲师,现执教于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著有《午后的公园,是猫儿散步的天地》《踩着黄丝带走回家的路》等。

第一节

"嘶·····嘶·····"老式咖啡机的漫长打奶泡声传遍整个café。背景也不时传出短促的陶瓷咖啡杯与陶瓷咖啡杯碰撞的清脆声响。Café内部的装潢摆设和它白色小房子的外观一样,并不怎么出色,以简约为主。周围明洁的镜子,搭配极简设计风的画幅以及淡淡、优雅的轻音乐,更是显得café处处整洁又不失格调。店家这一天的生意似乎不错,里面都坐满了小声说笑的客人。其中小角落里就坐着一对男女。

两人之间的关系微妙,让旁人摸不着头绪。 他们不像周遭甜蜜蜜的情侣,有说有笑的朋友, 也不像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他们话不多,氛围略 显尴尬,却又不像不舒服。

"呃……你好吗?"男孩一边问,眼珠子就一边往下左右转动,似乎是在躲避与女生对视。

"嗯……好啊。"女孩羞怯地转过脸35度角, 轻轻点点头,耳角不禁微微泛红。

没想到想象了无数次的经典桥段,居然在此 刻不经意间上演了。这是他们分手两年来第一次 的偶遇。

第二节

今天,女孩来到这家café做客。她一如既往 地点了杯冰美式和蘑菇欧姆蛋,一如既往地坐在 靠窗边的角落,一如既往地望着窗外来来往往的 低头族们。

这家café不大,但一排排的落地窗最大限度 地保留了café通透的采光,室内光线明亮,给人 SHION_C

一种开阔之感。这就是女孩成为这家café常客的主要原因,比起其他Cafe以淡黄色灯光营造氛围相比,女孩更喜欢暖暖阳光缔造出的温馨自然气息。

"请问方便并桌吗?"女孩耳畔传来了熟悉的声音。这声音有点低平,却对女孩有一种说不出的魅惑。转头一看,那个身姿,和那典型的穿搭公式,女孩一眼就认出来了。束在那左手腕上的DW Classic St Mawes Men 皮革表款,更是女孩熟悉的。

是他。女孩的心跳瞬间打破了平衡。

第三节

"欢迎光临!……先生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客满咯。不介意的话,可以并桌哦!"热情的年轻女店员一边维持笑意,一边上下打量着面前男孩的穿搭look。醒目大logo字母印花的白色T恤,下配卡其色舒适款的奇诺短裤和蓝色人字拖,乍看就是平平无奇的路人甲。

男孩点了点头,便到柜台随便点了壶伯爵茶和芝士太阳蛋烤吐司。很快的,男孩眼角的余光瞥见角落靠窗方桌的一席空位。男孩一直喜欢坐在角落位置,这可能和他安静低调的性格相关吧。男孩拿着号码牌,缓缓地拖着脚步走到锁定位置。那角落方桌只坐了一位女孩,虽然形单影只,但透过玻璃落地窗照射进来的缕缕柔光,女孩孤独的身影看上去格外柔和。

"请问方便并桌吗?"

这时,男孩才终于注意到桌位上女孩的样貌。那张瓜子脸蛋和端正的五官,虽然侧着脸,但男孩依旧那么记忆犹新。特别是那双清澈明亮的瞳孔,仍然那么勾魂。唯一不熟悉的就是那波波头。男孩记忆中亮丽古铜色的披肩长发已换成了蓬松有灵动性的齐耳短发。

是她。男孩的心跳也打破了平衡。

第四节

旁边传来的一声咳嗽声让女孩及时回过神来。"哦哦,如……

如果你不……不介意的话……"女孩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回应、舌头 如同打了个结, 有些慌张。

眼看男孩单手拉开自己正前方的椅子缓缓坐下,女孩不由尴尬 地拿起手机, 低头盯着荧幕, 开始随意乱滑。女孩绝非低头族, 但 她现在的不安和尴尬也只能利用手机遮掩了。毕竟化解尴尬,最简 单的方法, 也不过就是假装。

女孩刷了几下手机、眼珠便不听使唤地往上瞄了瞄男孩。男孩 静静地坐着, 手里玩着Café的上餐号码牌。虽然女孩低头避开了与 男孩的眼神接触, 但是前方那只不停摆动的手表实在是太让人分心 了。黑色表面的酷感和银色表盘的典雅对比碰撞,完美突出了男孩 的率性: 纤薄圆形的设计配上棕革经典的小牛皮表带, 更成功地为 男孩增添了些许的时髦感。

果真没错,这手表还真适合他!女孩控制不住地沾沾自喜。那 是她送给男孩的最后一份礼物、也是第一次看他带上、所以难免心里 掀起了涟漪。女孩接着继续刷手机,边刷边微微抬头瞄一眼男孩。这 次,女孩更细微地注意男孩了,把眼光从他手腕上的手表上移。



男孩完美的脸型仍旧透着棱角分明的冷俊,深邃的三眼皮和乌黑的眼眸,也仍旧泛着让人说摸不定的迷人目光。那浓密的眉,高挺的鼻子,绝美的唇形弧度就甭说了,各个都张扬着男孩的俊美。但仔细一瞧,他的皮肤好像变好了,比起分手那天光洁了不少。男孩以往乱蓬蓬的厚厚刘海剪短了,不再遮住眉目,遗传性白发也染黑了,看起来格外精神清爽。男孩的棉质白T恤也不像记忆中皱巴巴的,相当平整,似乎有仔细熨烫过。T恤领口也不再变形,黄黄的汗渍和灰灰的霉斑也都没有了。

看来他学会打理自己了。

女孩脑里顿时闪过两人交往将近六年的风风雨雨,其中的酸甜苦辣更是辗转翻腾。此刻,女孩感觉到自己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女孩又悄悄地偷瞄男孩。眼前的这个人是她前任,是她初恋,更是 她唯一交往过的男生。他散发着一股熟悉感,如此的近在咫尺,但 却也似乎变了很多,如此的遥不可及。这种情绪确实有点复杂,女 孩一时也说不上是喜是哀,是好是坏。

但望着面前看似过得很好的男孩,女孩孩还是庆幸地抿嘴笑了。

就在那浅浅一笑的瞬间,女孩仿佛听见微弱"咚"的一声音,似乎是有什么重担落下了。啊,好像是左边胸口传来的……

第五节

又看我了!陈XX,镇定一点。

号码牌在男孩纤长的手指间转动得更厉害了。女孩的怪异的偷瞄举动频频被抓包,男孩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要偷笑呢、还是开口问女孩怎么了?男孩忍不住转过头往窗户外看,脚也不知该放哪,只是尴尬地微调了位置,右脚勾住了左脚。当下男孩心里其实有些小确幸自己并非易脸红体制,不用怕别人发现自己的真实情绪,因为他能明确地感觉到自己的两腮烫烫的。

男孩缓了口气,快速地列瞟女孩一眼。女孩把宽松oversized

的黑白直条纹短袖衬衫下配破洞的牛仔短裤, 脖间还系上一条不粗不细的黑色丝带颈链, 帅气爆棚, 个性满分!可回头看看玻璃窗反映出的自己, 长相普普, 气质一般, 穿衣无品……男孩不禁在靠椅里缓缓地往后退缩, 眼睛不禁溢出落寞与自卑感, 目光也渐渐垂下……

忽然,他发现女孩的右手脏脏的。仔细一看,原来是铅笔灰。

男孩很清楚女孩刚刚在干什么。女孩画画的时候,总习惯把 手掌和小指的整个侧面都放在纸上,随着铅笔和手腕的动作而反复 摩擦,有时还会因而磨出小小的茧来。其实,以前男孩就常心疼女 孩,建议女孩听老师的,用小指指甲斜项支撑在纸面上,那样就不 会磨皮了。但女孩总以不喜欢指甲被磨平为由,继续用手的侧面垫 着画,结果画出的画总是灰灰的,不怎么明亮利落。可说也奇怪, 脏乎乎的画面丝毫不影响画呈现出来的效果。可能是因为画功熟 练,或老天眷顾吧。女孩的画总因为这些灰灰的而带有些许的朦胧 美感,是女孩独有的绘画特色。

此刻,男孩低头会心浅笑,心里激荡着一股暖流。其原因有二:一,女孩还是男孩记忆中那个不拘小节,不会被礼法束缚的个性;二,女孩最终还是想通了,开始做自己爱做的事,重新拿起早已放弃的画笔。

两年前某天的场景顺势地浮现在脑子里,没想到男孩蛰伏两年的记忆匣子会这样被轻易地被解封。那天,两人闹脾气,吵了一架,而起因是女孩一时情绪不稳,把自己课业上的不如意发泄在男孩身上。

"你每次都是这样,是你决定要读这科的。一旦不开心就对我乱吼,好像是我的错一样,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你烦不烦啊!"

"……你说什么?"

"我说, 你……烦……不……烦……啊!"

男孩永远不会忘记当时女孩眼眶中所闪烁着的泪,那眼神是如

此的复杂:有生气、有委屈、有震惊,还有一些失望。之后,女孩 便沉默了。

"好,这是你说的。我不烦你了。"许久后,女孩落下了这一句话就走了。

男孩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女孩要一直痛苦忍耐修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是因为觉得男孩没能力,所以要逼迫自己念法学院吗?还是……当时,男孩又陷入了自卑的漩涡,说话直了些,少了对女孩当下心情的体谅。

其实,男孩很清楚那次的争吵只是导火线,不是他们分手的真正原因。交往多年来,他们之间其实已堆积了很多问题,各个都酝酿着两人未来不可避免的离别。所以两年前某天的分手并不突然,是因为近年来对彼此累积的失望所致。

男孩慢慢从深思中回过神来。金灿灿的阳光轻轻地洒在女孩的 脸上,女孩的嘴角微微上挑。女孩含蓄的莞尔一笑就这样落入男孩 的瞳眸中。

她笑了。一直让男孩徒然心醉,久违的笑颜,依旧天真烂漫, 真挚坦诚。女孩面前的冰美式布满了晶莹透亮的点点水珠,个个仿 佛映着女孩腼腆的微笑。男孩眼望着对面看似过的不错的女孩,男 孩的嘴角也微微上扬,露出了欣慰一笑。

看来不用再担心了。

第六节

老式咖啡机的漫长打奶泡声仍然"嘶嘶"叫着,背景仍然不时传出短促,咖啡杯与咖啡杯碰撞的清脆声响。Café这一天的生意不错,里面坐满了小声说笑的客人。其中小角落里就坐着一对男女。

两人之间的关系微妙,让旁人摸不着头绪。他们不像周遭甜蜜蜜的情侣,有说有笑的朋友,也不像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他们话不多,氛围略显尴尬,却又不像不舒服。

"呃……你好吗?"男孩一边问,眼珠子就一边往下左右转动,

似乎是在躲避与女生对视。

"嗯……好啊。"女孩羞怯地转过脸35度角,轻轻点点头,耳角 不禁微微泛红。"你呢?"女孩这时的语气格外轻俏温柔。

"哦,我也是……"

相互凝望的不经意,两人对话的简短,温存的却是他们对彼此 满满的祝福和万分的庆幸与感激。

谢谢……真的谢谢……谢谢你过得很好。

SHION C

原名蔡炘玲, 文学爱好者。

镜

照镜子奇怪吗?不奇怪。古往今来,人们 照镜子是太平常不过的事了。可是, 在邻州大塘 河水泥厂, 由于烧成车间煤磨巡检工文华良偶尔 照一次镜子那还真成了怪事一桩。打听事情的经 过,还由不得你不相信呢。

上午9点,磨机停了,文华良站在磨尾机台上 熟练地打过磨机辅传后,就开始为一个小时之后 再次开磨做准备工作。

文华良爬上磨头窄窄的检修平台, 他分别打 开下煤溜子和烘干仓检修门借助手电查看起来。 由于煤湿磨头烘干仓里到没多少积煤,只是下煤 溜子差不多快被煤灰垢堵死了。文华良抡起铁锤 沿着一人多高的下煤溜子的各个部位敲击起来, 他这样做目的使其溜子内壁上凝固的厚厚的煤灰 垢有所松动, 再手持铁钎去捅就没那么费劲了。 文华良一阵忙碌之后, 再借助手电探头查看溜子 顶端,铁锤敲击不到而接近翻板阀的地方,是否 还有煤灰垢没捅干净, 却意外地掉下一坨煤灰不 偏不倚砸在他那胖嘟嘟的右腮上, 眼里讲灰了, 嘴里也没少吃。文华良还是坚持到最后。

文华良回到煤磨值班室, 摘下脏兮兮的布 手套,打开水龙头,双手掬水马马虎虎地洗了一 把脸后, 他坐在破旧的皮椅上, 从破旧的写字台 抽屉里取出一个没有边框,仅仅只有咸菜碟子大 的镜子照了起来,看看脸上是否还有没洗到的地 方,他就用纸巾揩一揩。在文华良晃动着头照看 中, 恍若有个人影时隐时现在镜子里, 那人不正 是个头矮小的荀刚吗?他什么时候神不知鬼不觉 的,活像个幽灵一样闪进值班室来的文华良一点

如国

都不知道。荀刚何许人也? 厂生产运行科的工作人员。文华良打进 厂当煤磨巡检工大半年来,他时常看到这个叫荷刚的人头戴黄头 盔,一身整洁的工作服,手提多功能数码相机在厂区、在车间转来 转去。生产线上的巡检工的个人形象他要管;外包务工人员他要 管;厂区进进出出的车辆他要管;车间的机器设备及地面卫生他也 要管。要不, 他怎么会举起相机这里照那里摄, 一旦进入镜头, 曝 光出来百分之九十九点九跟罚款及整改有关。文华良专注地揩着耳 朵里的煤灰没搭理荀刚, 荀刚在文华良背后话不说屁不放地站了一 会儿转身走了。

刀郎的《西海情歌》在寂静的值班室里响起来了。文华良搁下 镜子抓起写字台上手机,他看来电号码特别眼熟,是组长苏川打过 来的。

文华良说:"喂, 苏组长, 什么事?"

"文华良,你是不是坐在值班室里照镜子?"

文华良说:"啊,你怎么知道?"

"你甭管、你今天摊上事了。"

"切,我就照照镜子,犯了那条王法,总不会把我抓去坐牢 吧!"文华良嚷嚷道:"是荷刚告诉你的吧?"

"我有多大面子,苟刚会告诉我吗?他直接打电话报告到车间 王主任那里去了, 王主任打电话问张大班长, 张大班长又打电话问 我是怎么回事。"

文华良说:"停磨后,我清理下煤溜子,脸被煤灰打脏了。我 照着镜子用纸巾揩一揩不行吗?"

"现在是上班时间,你脸再脏也不能坐在值班室里照镜子啊。" 苏川说:"哎,我手机快没电了,我马上过煤磨来。"

不一会儿, 苏川风风火火地闯进煤磨值班室, 待事情完完全全 搞明白了,他说:"你把手机借我用一下。"

文华良一边气愤而粗鲁地骂着苟刚,一边把手机递给了苏川。 苏川接过手机拨出号码,等了好一会儿,手机里才有了回声, 苏川说:"张大班长,我是苏川。文华良照镜子的事了解清楚了, 是这样的……"

"我在窑上查看一档托轮,不方便听电话。你直接打王主任的 手机讲一下嘛。"末了,手机挂了。

苏川又拨出号码,等了好一会儿,手机里才有了回声,苏川说:"王主任,我是苏川。文华良照镜子的事了解清楚了,是这样的……"

"我在开会,你把情况向车间办事员小蒋汇报一下就行了。"末 了,手机挂了。

苏川再拨出号码,等了好一会儿,手机里才有了回声,苏川说:"小蒋吗?我向你汇报个情况,关于……"

"喂喂喂,你谁呀你,汇报什么汇报?"电话里突然象点燃一串鞭炮,震得苏川的耳朵嗡嗡的。

苏川说:"我是乙班组长苏川,王主任叫我向你汇报一下文华良照镜子的事儿。"

"哦,是王主任叫你向我会报哇?!"电话里起先语气嚣张的办事员,这会儿忽然象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心平气和地说:"他照镜子怎么啦?"

苏川说:"就因为他在上班时间照镜子。"

"哦,若按《职工行为处罚条例》上规定,文华良的个人行为属于上班时间干私事的范畴,该罚款就罚款,该扣绩效分就扣绩效分。"办事员说:"苏组长,我正在造一份计划,比较忙。你是不是这样,关于文华良上班时间照镜子的事,你详细写一份调查报告交给我,我代你转交王主任定夺就是了。"末了,手机挂了。

"咳!他妈那个巴子,这叫什么事儿啦?越整越复杂了。要我写一份调查报告交上去,岂不是存心为难我吗?"苏川气糊涂了,手上拿着别人的手机全当自己的手机一样就往自己衣兜里塞,要不是文华良及时用手肘碰他一下,他还真塞进衣兜里去了。末了,苏川无可奈何地说:"文华良,写报告这玩意儿我一窍不通。今天这

事情是你自己造成的,还是你自己抽空写好了交上去吧!"

文华良气急败坏地说:"写个球!当官的要把我怎么样就由着 他们了。"

苏川走了。

文华良象泄气的皮球瘫坐在皮椅上。他真想不通一天12小时的 工作, 是何等辛苦、是何等劳累, 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就谢天 谢地了。而就为照镜子小小的一件事,居然被人打小报告,他心里 好不是滋味。

龚如剑

本名龚育建,四川省邻水县人。写小说、散文,作品发表于《未央文学网络选 刊》《小小说家》《华文月刊》《当代小小说》《天津文学》、苏里南《中华 日报》电子版等。

"讲一个童话故事给你听。"为儿子抹掉面颊 上的泪滴,我轻声说。

"爸爸,我早已不再是小孩子,不想听童话故事。"他回答。

"这个童话故事并不适合讲给小孩子听,它的 寓意本应由与你年龄相仿的青少年来领悟,它的 标题为没有明天的小男孩。"我解释。

"好, 你开始讲吧。"他看着我, 眼中含泪。

我微笑着点头,"从前,有一位小男孩,他认 为自己没有明天……"

"为什么他会认为自己没有明天?他患了不可治愈的疾病吗?"儿子打断我。

"不要着急,听我讲下去,小男孩生活在一座 小镇上,后来他前往大城市继续学业。"

"他一定在大城市中遇到了挫折,因此一蹶不 振。"

"很好的猜想,可惜不正确,小男孩在大城市中找到了曾经在小镇上他所没有的尊严,并且享受了一段美妙的人生。

"然而过往灰暗的回忆却纠缠着他,如同他的 影子般无法甩掉。

"他时常感到不安,认为眼前的幸福只是假像 会突然烟消云散。

"在他曾经居住的小镇中,太多人告诉他,你做这件事不会成功,你做那件事更不会成功,你 所学与所做都将是徒劳。

"然而在大城市他的同学们却相信他,因为他 学习成绩很好,没有人认为他不会成功。

"他在小镇读小学与初中时,曾遭遇过可怕的

黎星晴

校园欺凌,而且并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从小学三年级起到其初中休 学, 之后降级。他大概被欺凌将近六七年之久。

- "老师虽然知道他被欺凌,并且试图帮助他、然而疯狂残暴的 欺凌者们面对老师的责备也毫无畏惧。
- "当老师责备他们时,他们不得已才会假装道歉,然而,不久 便再次欺凌侮辱可怜的小男孩。
- "小男孩不止一次的试图逃离学校,然而因种种原因都以失败 告终。
- "那时的小男孩真的很懦弱,他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不敢向 家长求助,怕家长得知后说他软弱无能,责骂他。
 - "他不敢向老师求助、因为欺凌者屡次的威胁逼迫。
- "他痛苦不已, 班级已是欺凌者的天下, 大部分同学都排挤 他,因惧怕欺凌者没有人敢帮他说话,没有人向老师举报。
- "甚至有时当老师问起,同学会说他每天都是这样毫无原因的 沮丧。
- "有一次、课间、被凌辱后的小男孩在教室中哭了整整20分 钟。
 - "'看他心机真深,哭到上课老师来。'霸凌者嘲讽道。
- "听到这句话后,面对班级同学的沉默,绝望与无助吞噬了 他。
 - "难道他的未来也将会是如同现在这般残酷吗?
- "年复一年,他活在讥讽与凌辱的阴影下,没有人能制止残酷 的霸凌者。
- "小男孩声音尖细,听起来像是女生。霸凌者抓住这个特点称 他人妖,太监,使他最终失去自我,逐渐地认为他真的是一个女 生。
- "在他认为他是女生的那段时间里,他做出过很多疯狂的事 情,包括做出极其女性化的动作,甚至开始喜欢男生,性向发生改 变。

- "小男孩初中结束后便没有再上学,失学期间,小男孩又遇见 欺凌者,他因恐惧不得已与欺凌者说话,然而每与他们说一句话, 他都感觉无比恶心。
 - "在小男孩最疯狂的梦里,他希望与欺凌者同归于尽。
- "但他知道,那只是一个梦,因为他不服气,这个世界仍然有他的追求,他是一位作家,他能创造出美好的文学作品。他喜爱英文,每天写作后会背英文单词,从凌晨零点背到午夜两点,他不希望他的人生就此终结,因为他的梦还未完成。
 - "小男孩还没有去过他所向往的大城市。
 - "他对正常生活的渴望与眼中象征生命的光芒无法熄灭。
 - "他认为他仍有机会,他仍然可能把自己的人生过好。
- "他只能对欺凌者们一忍再忍,见到他们仍然不得不装笑说话。
- "写作生活的两年间,平静安逸,他将自己的形象塑造成他所撰写故事的主角们,虽然他的主角们也会遇到他人的刁难,不过他的主角不似他处处包裹着自己,不敢以真实的形象生活。
- "他希望自己也能像他的主角们那般敢爱敢恨的生活,他知道他文中所有的主角都是潜意识中的他自己。
- "他不想再用他过往的经历,幻想出一个个故事,尽管他骄傲 于他所撰写的每一个故事。
 - "他希望再次出发,去寻找属于他自己的生活。
- "于是,他前往远方的大城市求学。多年未出现在课堂上的他,在试听课上拿着书本,看着讲台上的教师,感动与开心。从此,他便开始正式学习他最爱的英文。
- "他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并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活动,单词量本来比其他同学多的小男孩,加上认真听课,很快便取得了班级学霸的位置。
- "学习成绩佳,与没有不良习惯的小男孩,在学校里所有人都 认为他很优秀,没有人能想象到他曾遭遇过校园欺凌。

"小男孩敏感极了,他非常害怕认为他优秀的同学们有朝一日 会知道过去的他是被人任意凌辱,没有尊严的。

"对了,我忘记告诉你,自从小男孩被人欺凌,他便认为自己 没有明天。"我对儿子眨了眨眼睛,"即使他现在过的很好,他依然 认为他没有明天,很多时候他都把今天当作最后一天来生活。并遗 憾于他无法看完他喜爱的小说,或者未能背完英文单词。"

"小男孩之后怎样了?爸爸。"儿子问。

"我就说你会喜欢这个童话故事,小男孩并未就此得到他的幸 福结局。他苦恼于过往被人欺凌,他无法忘记这段凄惨的过去,每 次寒暑假回到家乡他都会再次遇见欺凌者,并且不得不与他们说 话,我之前有讲到小男孩每次与当年的欺凌者讲话后都感到无比恶 心、他因此抑郁。后来、他因害怕被人知道曾经耻辱过去而转学。

"自此,小男孩不止转过一次学,而是好多次,每段学习经历 都有各自美好的回忆, 他没有再被欺凌。

"英语学习结束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一次他拒绝与过去 的欺凌者说话。并告知他仍有联系的一位同学、曾经以年为单位的 校园欺凌对他所造成的伤害。

"欺凌者无法接受小男孩不与他们说话。现在的小男孩比以往 自信与乐观、他报了警。并让家人知道欺凌者对他的威胁。

"小男孩知道此时的欺凌者比在校期间更加危险,他们已是不 务正业的亡命徒,他虽害怕,却最终战胜自己的恐惧,坚决不与他 们说话与接触。"

"爸爸,故事是否已经讲完?"儿子说。

"没有哦,机缘巧合小男孩与之前的教师成为朋友,他将过往 经历写成文章,发给曾经保护过他的教师们。他对保护过他的教师 们是感激的。他足够相信他们,并毫无保留地以文章的形式诉说出 自己多年的委屈。"

"故事结尾是小男孩因此得到教师们的安慰与鼓励,欺凌者获 得应有的惩罚。"儿子总结。

"结局不是这样的,还记得故事开头,我对你讲小男孩生活在一个小镇吗?不仅小男孩与老师是朋友,欺凌者的父母与老师们同样是朋友。小男孩所写的十几篇文章,甚至不及欺凌者父母所说的两句话。时过境迁,老师们已管不了毕业的霸凌者,小男孩永远也讨不回属于他的正义了。

"之后万分痛苦的小男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中他与一个女孩结婚。醒来,他想起曾经学校中有一个女孩对他有好感,女孩很美,尽管大学老师有开玩笑提到女生年轻时都喜欢学习好的男生,但小男孩却不敢相信这么美的女孩会对他感兴趣。

"尽管当时的女孩会经常与他坐在一起听课,听闻他转学甚至请他吃饭,可是他只把她当作朋友。

"这个梦对任何一个男生可能都是美梦,但是对于他却不是。 他认为曾被人称为人妖,太监的他,饱受欺凌的他,甚至曾经相信 自己是女生的他,不可能成为一个称职的丈夫。"

说到这我故意停顿,看看儿子的反应。他只呆呆的看着我不说 话。

"不要担心,正如所有的童话故事都会有一个神奇的美好结局,小男孩也会有。"

"爸爸,快告诉我。"儿子急切地说。

"不,"我坚定回答,"你需要先告诉我今天你在学校发生了什么?"

"我在学校被班级老大江痕殴打。"儿子犹豫了一下,又一滴眼泪从他的脸上滑落,他小声说。

"遭遇校园欺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敢对任何人说,不敢 反抗,如果你懦弱便会像故事中的小男孩那样被人以年为单位的凌 辱与欺凌,长大后也会不断地质疑自己,饱受欺凌阴影的折磨。" 我威严的声音里没有一丝责备。

我坚定地看着他,"明天我便陪你去学校找老师回馈,如果还 是无法制止,我们就报警。" 儿子点头。

"爸爸,你现在能告诉我小男孩故事的结局了吗?"

"小男孩的故事让仙女教母为之动容,她无法忍受善良小男孩 对自己生活的绝望,她用奇妙的魔法使小男孩穿越时空,小男孩看 到长大后的自己教授遭遇欺凌的儿子如何面对和处理,从此,小男 孩知道原来他也有明天。"

黎星晴

原名杨松,作品曾在《澳门故事期刊》发表,经由台湾博硕文化出版过《暮色 中的我们》与《泪芒》。

新马华文文学的跨界交流:以文学评论和序文书写为考察对象

(1965-2015)

一衣带水的马来半岛(西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无论在地理、历史甚至是华文文学上原本就是一个共同的整体。从1919年至1965年,马来亚华文文学("马华文学",现指"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一直都涵盖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和新加坡华文文学在内。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新华文学"的概念于焉产生。

根据马华学者潘碧华所作的粗略统计,从19世纪末发轫到新马两地分家之前,马华文学和新华文学同为马华文学的源流,实际上新华文学创作者及作品占了马华文学中的绝大部分;即使到了1970年代,刚分流而出的新华文学的创作还在隔邻的马华文学之上。到了1980年代,新华文学和马华文学的创作态势,还是两地平分秋色;只是1990年代以降,马华文学的创作活跃程度才渐渐超越了新华文学;进入21世纪后,两者的差距更呈扩大状态。'分家后的新华文学界和马华文学界仍然往来频密,这从几个层面可以看出来。

比较在文学创作上的频密交流,在文学研究方面,新马华文作家学者的跨界研究有着"各自为政、自家书写自家文学史"的明显迹象。为了努力建立各自的文学传统,两国的华文写作界和学术界把视野放在自家的文学生产上,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也无形中造成原本是共同体的新马华文文学界渐行渐远。本文的写作目的之一,便是在于对新马华文文学跨界交流的两个层面:"文学评论"和"序文书写"进行观察,整理新马两国华文

张森林

¹ 潘碧华2014年12月14日在出席由新加坡文艺协会主办的一个新马文艺论坛时的发言,她当时的讲题是"马华文学的时代记忆"。

写作界在跨界文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希望通过这方面 的资料整合、归纳出两国华文写作界的研究偏好和规律、从而进行 必要的调整。

第一个层面:文学评论

除了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之外、新加坡学者作家针对马华作家 作品所撰写的文学评论在数量上也相当可观,而且评论的文体比较 平均,小说、诗歌和散文都有所触及。反过来看,马华学者作家针 对新华作家作品所撰写的文学评论在数量上相对欠缺,评论的文体 只有小说和寓言。

《沧海桑田》是新华作家田流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以二战 日军占领时期,一家三口因战乱而分离失散,后经20年沧桑才侥幸 重逢作为故事情节的发展主线。1970年,韦晕的书评《善良的一 群――〈沧海桑田〉读后感》发表在《民报・新生代》上、他言简 意赅地总结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和写作角度:"本书的内容, 是一个伟大时代的缩影。作者对素材的搜集,是经过一番苦心的。 而处理这么广和深的画面,作者采取全知观点的写法是适合的。"2

1983年,马华作家爱薇在新加坡与田流讲行了一席访谈,并在 同年的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文艺春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生 如戏·戏如人生——访剧作家田流"的访谈录。爱薇显然是以一个 文坛后辈对文坛前辈应有的敬仰之心来进行访谈并整理访谈录的, 所以在文中寄托了她对田流在文学创作上的评价:"田流先生的创 作,称得上是多样化,其写作才华之横溢,主要是源自于其生活阅 历之深、接触面广。自小开始、田流先生不但经历了一场战争的浩 劫,更重要的是他对生活的体会及熟悉,故其作品能充满了生活气 息,即使这气息是低沉的,甚至有些无奈的意味。"3这段评述文字 可视为爱薇对田流文学创作——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相声和剧

² 引文见田流编著《评吾文章》(新加坡:锡山文艺中心,2007年10月),页191。 3 同上,页132-133。

本——的成绩的一次中肯总评、尽管行文中有少许吹捧的痕迹。

早在2000年、王润华即给予黎紫书的小说(以当时成书的 《天国之门》和《微型黎紫书》为代表)极高的评价。在《最后的 后殖民文学——黎紫书的小说小论》一文中,他生动地形容黎紫书 的小说"是中华文化流落马来亚半岛热带雨林,与后殖民文化杂混 衍生, 再与后现代文化的相遇拥抱之后, 挣脱了中国文学的许多束 缚,再以热带的雨水、霉湿阴沉的天气、恶腥气味弥漫的橡胶厂、 白蚁、木瓜树、骑楼、旧街场等阴暗的意象,再渗透着历史、现 实、幻想、人性、宗教、巧妙地在大马的乡土上建构出魔幻现实小 说"4。1988年,王润华的博士论文导师周策纵教授(1916-2007) 率先提出各国华文文学所继承的"双重传统"(中国和本土的文学传 统)和"多元文学中心"(每个国家地区都可自成一个文学中心)的 论调,他的论调加强了王润华对于建立新马华文文学传统的理念, 而后者所撰写的多篇相关论文、评论或序文,在朝着"建立自身文学 传统"的大方向迈进的同时,无可避免地颠覆了华文文学以中国为中 心的传统,企图从边缘走向中心,《最后的后殖民文学》一文也不 例外。

2006年,黎紫书的微型小说集《无巧不成书》出版,新华作家希尼尔在《半岛人文生态备忘录——微型黎紫书〈不巧不成书〉的启示》一文中,审视了黎紫书的四十多篇微型小说创作,并敏锐地发现她"游走于城市又回归边缘的乡村,作为一个人文与风土的观察者,通过其熟悉的文字运作及文学技巧,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小人物进行刻画,呈现一幅变与不变、堕落与救赎的心灵景观,带着一种'泛人文'的关心,在语言上、观点上、态度上,情感结构与思维方式的相互渗透,扩展成这部微型小说集的特色"5。希尼尔的这些文字,代表着一个新华作家对一个马华作家的作品的主观表述,这

⁴ 王润华《最后的后殖民文学——黎紫书的小说小论》,《华文后殖民文学: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年9月),页225。

⁵ 希尼尔《半岛人文生态备忘录——微型黎紫书〈不巧不成书〉的启示》,《新华文学》 第66期(2006年12月),页23-24。

种表述可能未必深刻,但却是真实的声音。

黎紫书是陈晞哲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之一,陈晞哲在《用大 音希声的笔翻写一页虚构的真实——短评黎紫书的微型小说〈买 春〉》一文中,针对《无巧不成书》中的一篇作品《买春》进行细 读和分析, 赫然感觉到"作者的笔像一把铲子, 毫不留情地把人们 心底深处的恐惧挖掘出来,赤条条地摊在眼前"6。这篇短评是陈晞 哲在硕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副产品。

新华作家周粲在《包了杏仁的朱古力——读何乃健的散文集 〈那年的草色〉》这篇文学评论中、概括了何乃健在其散文集《那 年的草色》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包括各种生活的经验、抽象 性的哲学思考,以及诅咒战争、热爱和平的精神。作者也归纳何乃 健散文书写的多种艺术特色: 处处是诗、多用积极修辞、想象力丰 富、不俗的写景手法、描写生动、语汇丰富。7周粲的评论、显示 他对何乃健的散文作品的高度欣赏。

何乃健的诗作也很早就引起周粲的关注,周粲的《小诗类 例——兼评〈时间的河流〉及〈碎叶〉》一文,同时以新华诗人 黄应良诗集《时间的河流》和何乃健诗集《碎叶》中的诗作为分 析对象, 归纳出小诗的十种类别: 写景类、抒情类、比喻类、奇 思类、领悟类、哲理类、寓言类、讽刺类、感觉类和自白类。周 粲认为"也许正因为小诗难写的缘故,星马两地写小诗的人,为数 始终不多,写得好的,就更不易见到了。黄应良和何乃健,算是 其中较为出色的两位"8。

周粲在《写诗与插花——读何乃健诗集〈流萤纷飞〉》文篇

⁶ 陈晞哲《用大音希声的笔翻写一页虚构的真实——短评黎紫书的微型小说〈买春〉》。 《新华文学》第66期,页78。

⁷周粲《包了杏仁的朱古力——读何乃健的散文集〈那年的草色〉》原载1976年11月24 日至11月29日《南洋商报・新年代》, 收入周粲《绿窗读书录》(新加坡: 教育出版社 私营公司,1983年),引文见傅承得编《催绿禾苗的春雨:何乃健作品评析》(雪兰 莪: 大将出版社, 2013年9月), 页8-22。

⁸周粲《小诗类例——兼评〈时间的河流〉及〈碎叶〉》收入周粲评论集《新诗评论集》 (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5年),引文见《催绿禾苗的春雨:何乃健作品评析》,页 292

评论中进一步论述何乃健诗中的文字之美,同时也融入自己的诗观:"我认为在一首小诗里,或强调所见,或强调所闻,这样意象才容易集中;如果既要所见,又要强调所闻,那么,意象便显得支离破碎了。"⁹在作者的认知中,写诗必须像插花艺术那样,寻找一种"增一分则太肥,减一分则太瘦"的恰到好处的存在。

周粲的上述三篇文学评论,从另一个角度透露了作者对比他年 轻12岁的何乃健的作品的激赏与期待。

伍木在《何乃健〈稻花香里说丰年〉》一文中认为,何乃健日常的工作生活贴近大自然,其工作本质就是为农民消灾解难,协助农民耕种出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因此,属于环保范畴内、充满实效性的科学叙述,自然而然地构成了其《稻花香里说丰年》散文集中的主旋律;但"如果纯然是从何乃健的环保散文去分析其中的科学成分,那这些散文的文学价值显然并不是很高的。何乃健环保散文的价值,更多的是体现在大自然坚韧的生命力对人类的启迪上"10。伍木指出:"何乃健一方面务实地投入水稻的研究与推广工作,一方面紧密地结合自己在稻田里的多年实战经验和科学知识,从社会学的角度思索人类的劣根性,并遵循古人的步伐提出自己的整治看法。"11

何乃健曾经为新华作家陈瑞献所写的100个寓言故事撰写100 篇赏析文字,并先后在《联合早报·文艺城》发表,这些赏析文 字后来收入方桂香主编的《陈瑞献寓言》中。笃信佛教的何乃健 以"茉莉缀串的华鬘——浅析陈瑞献寓言"为题书写此书的导论, 在导论中,他归纳出陈瑞献寓言的四个特色:以禅画的笔触勾勒

⁹周粲《写诗与插花——读何乃健诗集〈流萤纷飞〉》原载1979年3月12日《南洋商报・新年代》,引文见《催绿禾苗的春雨:何乃健作品评析》,页296。

¹⁰ 伍木《何乃健〈稻花香里说丰年〉》原载2008年4月15日、4月17日菲律宾《世界日报·文艺》,原题"理性、感性与灵性交织成的环保画卷——何乃健〈稻花香里说丰年〉",引文见杨松年、詹宇霈主编《缤纷的视野:世华文学作品评析》(台北:唐山出版社,2013年5月),页34。

¹¹ 同上,页35。

浮生百杰、以诗意的睿语透露隐约禅机、以丰富的想象含蓄展现 哲思、以平常心表达对世间的悲悯、并如此总结道:"瑞献学佛多 年,他的寓言里,陶融人心的宗教情怀都渗透入字里行间。这些 充满诗意的寓言,是哲学,也是艺术的结晶,涵摄了真、善、美 于一体,展现出高卓深刻的艺境。"12何乃健所写的这100篇赏析文 字,非常契合陈瑞献寓言中所蕴含的禅理,在简单的分析中让读 者感受到了寓言的精妙之处。

马华作家李忆莙曾就新华作家黄孟文小说的思想内涵, 写下 《黄孟文的小说》这篇短评。在此文中,作者紧抓黄孟文小说中民 族意识浓厚的主旨进行一针见血的论述:"看黄孟文的小说,读者 不难发现他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自尊的作家。他痛恨不肯定自己民 族文化, 盲目崇洋的'假洋鬼子'。可悲的是这种他最痛恨、痛心的 人,在我们的社会中不胜枚举。"13李忆莙此文是马华作家对新华作 家作品所做的极少数文学评论之一。

在新加坡大专文学奖的文学赏析组中, 传统上参赛同学是以中 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作为赏析对象, 近几年来也有以 马华作家作品作为研究分析者,例如:郭诗玲在《拒绝袜色主义: 浅析吕育陶诗作的政治抵抗》一文中, 考察吕育陶哀悼一些历史碎 片的政治诗,从而得出"拥有懂得反抗不公不义的国民,亦等同于 拥有懂得思考的国民,如此国家才有希望"14的结论;陈愉雯在《历 史的包袱太沉重?探究黎紫书〈山瘟〉的移民书写与历史叙事》— 文中,通过《山瘟》这部小说,检视黎紫书"藉由后辈'我'对前辈历

¹² 何乃健《茉莉缀串的华鬘——浅析陈瑞献寓言》,何乃健赏析《陈瑞献寓言》(新加 坡: 创意圈出版社, 2008年1月), 导论。

¹³ 李忆莙《黄孟文的小说》作于1992年3月吉降坡,原载《妇女》第144期,引文见赖世 和主编《黄孟文的微型小说世界》(新加坡: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2007年2月)。 页56-57。

¹⁴ 郭诗玲《拒绝袜色主义:浅析吕育陶诗作的政治抵抗》获2009年第11届新加坡大专文 学奖文学赏析组佳作奖,引文见《思念在咖啡里:第十一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获奖作品 集》(新加坡: 第11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筹委会, 2009年8月), 页108-109。

史地追溯来重构家族史"¹⁵的创作企图;李斯薇在《"根"的原罪》一文中,思考黎紫书在《国北边陲》这篇小说中"从民间纯朴草根的自然文化到引人深思的移民飘零、失根到寻根的主题思想"¹⁶等。

总的来看,马华作家何乃健的诗与散文、黎紫书的小说、吕育陶的诗,是新华作家和研究生所乐于评论的对象,而新华作家田流和黄孟文的小说,以及陈瑞献的寓言,则走进马华作家的视野,成为后者论述的对象。从评论的深度而言,除了何乃健对陈瑞献寓言的赏析颇见匠心之外,韦晕和李忆莙对田流和黄孟文小说只是泛泛而谈,而新华作家和研究生对于马华作家的作品却采取细读方式,在评论的深度上明显超越前两人。

第二个层面: 序文书写

新马华文文学交流的第二个层面是作家们对彼此国度的文友所出版的文学书籍撰写序文。这个传统由来已久,早在新加坡和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之前,移居新加坡的中国南来作家杏影(1912-1967)即已为砂拉越华文诗人吴岸的第一本诗集《盾上的诗篇》写序。杏影在作于1961年的《拉让江畔的诗人(代序)》一文中写道:"这部诗集里面的诗的语言都很突出新鲜,但却一点也不艰深,因此其所表达的情感也就亲切动人。"17"我相信,吴岸先生的这本集子,是南洋诗坛上的一个收获。每一个时代都在等待着那时代的诗人的出现,拉让江畔已经有了诗人出现了。"18杏影在这篇序文中对吴岸诗作不乏期许与鼓励,序文题目也让吴岸的"拉让江畔诗人"美名不胫而传世至今。

¹⁵ 陈愉雯《历史的包袱太沉重?探究黎紫书〈山瘟〉的移民书写与历史叙事》获2010年 第12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文学赏析组第三名,引文见《第十二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获奖 作品集》(新加坡:第12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筹委会,2010年8月),页181。

¹⁶ 李斯薇《"根"的原罪》获2014年第16届大专大学奖文学赏析组第三名,引文见《一笔万象:第十六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获奖文集》(新加坡:第16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筹委会,2014年8月),页226。

¹⁷ 杏影《拉让江畔的诗人(代序)》,吴岸《盾上的诗篇》(香港:新月出版社,1962年10月),序文页1。

¹⁸ 同上, 序文页19。

方修曾为吴岸的诗集《达邦树礼赞》写序,他在序文中一如既往地强调现实主义写作的重要性:"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不但永远无法分开,而且还要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愈来愈显得密切关联。形式看来优美而内容苍白贫弱的作品,已经不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只有形式与内容两皆上乘,结合得好的诗集,才能使到大家欣然终卷,感到真正获得一次艺术观赏上的享受。吴岸的这一册《达邦树礼赞》,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实证。"19

方修对马华作家类似的现实主义论述,在他生前所编选的多套战前和战后马华文学大系的导论中比比皆是,这种论述影响了至少半个世纪的新马华文作家的创作和研究观念,这在新马华文文坛上是空前也可能是绝后的。然而,方桂香改写了这种文学论述传统。马华学者张锦忠在为方桂香的博士论文出版时所撰写的序文中指出:"方桂香的论文以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为研究对象,正是一项文学史重写工程。……方桂香重写或改写了方修刻意抹煞他者不同文艺观点与品位的新马华文文学史。这也是这本论文对新加坡文学史书写最大的贡献。"20

1998年,马华诗人冰谷出版诗集《沙巴传奇》并邀请王润华

¹⁹ 吴岸《达邦树礼赞》(吉隆坡:铁山泥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8月)序。

²⁰ 张锦忠《一个文学史的起点——序方桂香的〈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研究〉》,《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研究——以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文艺〉、〈文丛〉、〈咖啡座〉、〈窗〉和马来西亚文学杂志〈蕉风月刊〉为个案》(新加坡:创意圈出版社,2010年7月),序文。

²¹ 柳舜《感情的烈酒五十年不变(代序)》,吴岸《破晓时分》(古晋: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2004年7月)。

写序。王润华在《自我放逐热带雨林以后——冰谷〈沙巴传奇〉解读》一文中,把冰谷进入东马热带雨林生活的经验,对比诸多西方学者自我放逐到遥远的异域生活的经验,认为"冰谷到了原始丛林,虽然远离现代人类社会,却更接近人类社会与文化,尤其那些荒谬的黑暗面"²²。王润华在2001年出版论文集《华文后殖民文学》时,为此文增添一些内容后收录其中。他在修定的论文中融入对东马自然生态环境被肆意破坏和后殖民文学的深刻思考,指出"冰谷是一位后殖民作家,一直受困于模仿及效法中国的经典作品,他一直被逼书写跟后殖民经验有着重大距离的题材。他在《后记》中自述从西马到东马的沙巴,有如远去异国,因为他需要过海关呈现准证、申请居留和工作准证。这是一个极佳的隐喻,暗示他要进入另一种诗的美学世界也是困难重重"²³。

王润华的《到处听见伐木的声音——吴岸诗中的后殖民树木》《最后的后殖民文学——黎紫书的小说小论》和《自我放逐热带雨林以后——冰谷〈沙巴传奇〉解读》这三篇文章,第一篇是学术论文,第二篇是文学评论,第三篇是序文修改后成为论文,虽然形制上略有不同,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华文后殖民文学的沉重思考,以及对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环保反思。这两条思想主轴的结合与统一,构成了过去三十余年来王润华新马华文文学论述的主要路线。24

²² 王润华《自我放逐热带雨林以后——冰谷〈沙巴传奇〉解读》,冰谷《沙巴传奇》 (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页v。

²³ 王润华《自我放逐热带雨林以后——冰谷〈沙巴传奇〉解读》,《华文后殖民文学: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页206。

²⁴ 王润华论述新华文学作品的主要论文、评论和序文,收入其论文集《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1994年10月)。这本书中的《从浪子到鱼尾狮:新加坡文学中的华人困境意象》,以及王润华为伍木诗集《十灭》所写的序文《濒临绝灭的动物、族类与传统之悲歌——读伍木诗集〈十灭〉》(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94年6月)等篇章,同样寄托了作者对华文后殖民文学和华文文化危机的多重思考,以及对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环保反思。

度: "何乃健具有十分辽阔和深邃的历史感。他刻苦学习,写作旁 征博引, 点石成金, 作为他的读者, 不单被他丰富的农业知识和古 典文学修养所折服,更为他全面地掌握事物的本质、爱僧分明的感 情,以及来自历史印证过的人生看法和思考而深感钦佩,使我们深 深感受到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品格,以及一个作家兼思想家的气 质的那种强劲的冲激力量。"25

马华学者陈大为博士为新华诗人郑景祥诗集《三十三间》所写 的序文《四院落背后的四院落》, 是他生平第一次为文友所写的序 文。陈大为别出心裁地创造出意象形塑、押韵现象、附注法则、史 料转化这四个隐匿的院落,其中,作者对郑景祥在意象塑造和史料 转化上所做的努力赞许有加、唯对郑诗中不必要的押韵要求和过多 的诗末附注不表认同。陈大为对从史料转化而来的五首郑诗《一个 名字的诞生》《缝合一段记忆》《殖民地现象》《日出的恐惧》和 《独立还是纠缠不清》给予高度的肯定:"景祥的思绪与批评、像 巨蟒缠绕着狮史的身躯,吞下史料的血肉,吐出异议的骨骸。"26陈 大为的这篇序文,融摄了一个马华作家对一个新华作家的欣赏以及 一个马华学者对一个新华诗人的期许。

结语:交流上的偏差与失衡

本文所介绍的新马华文文学的跨界交流,是对"文学评论"和 "序文书写"这两个静态层面的交流活动的观察。至于参赛文学奖、 担任文学奖评审、入选文学选集/读本/大系、投稿文学期刊、出 席/联办文艺活动、出席文学学术研讨会等动态层面的交流、则不 在本文的观察之列。

1965年至2015年的50年间、笔者在学位论文、学术论文、文 学评论和序文书写的层面观察上发现,已故的马华作家鲁白野、商

²⁵ 秦林《那舀满河星光的人》作于1993年2月11日,引文见《稻花香里说丰年》(吉隆 坡: 十方出版社, 1994年12月), 序文。

²⁶ 陈大为《四院落背后的四院落》,郑景祥《三十三间》(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 2004年8月) 序文。

晚筠、韦晕、方北方、何乃健和吴岸,以及目前健在的潘雨桐、冰谷、张贵兴、黄锦树、吕育陶和黎紫书等人的文学作品,备受新华学者作家的关注,研究和评论文字层出不穷。至于新华作家,除了田流、黄孟文、陈瑞献、吴耀宗和郑景祥等人的作品曾经出现在马华学者作家的笔下之外,其他新华作家的作品甚少被彼岸的学者作家提及。此外,新华学者作家对于优秀的马华作家作品的关注度也有待提升。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偏差?除了出于研究者和评论者对作品的主观偏爱之外,我们是否应该开始思考如何调整这样的失衡现象?

2014年,许文荣在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倡议"我写你,你写我"的多元探讨模式,认为这种模式可以超越"自己写自己"的框框,冲破文学的边界,顺应今天越界跨国的全球化格局。²⁷这个建议真是一语中的,值得所有希望新马华文文学进一步交流的有识之十深思。

张森林

1961年生, 笔名伍木, 祖籍中国福建晋江, 生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 新跃社科大学中文部客座讲师。著有散文集《无弦月》、诗集《十灭》、文学评论集《至性的移情》等。主编《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和《情系狮城: 五十年新华诗文选》等。

²⁷ 马峰《"战后马华、台湾、香港文学场域的形成与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拉曼大学举办》、《华文文学》总第124期(2014年10月)、封面内页。

篇幅短小的小说古已有之,远的不说,从1919年马华文学萌芽开始,便出现了一些篇幅短小的小说。然而,以微型小说为名出现在新加坡文坛是70年代末的事。那时新加坡《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开始刊登一些微型小说。这种新兴文体在书里出现是1984年,董农政以散文与微型小说合集出版《伤舌》。第一本收录包括新加坡微型小说作品的选集是1986年出版的《海外微型小说选》(山东人民出版社),该选集选用了黄孟文、长谣、彭飞、洪狄、一点红、丁之屏、林景(林锦)等人的作品。从此,这种新兴小说体开始在新加坡蓬勃发展,微型小说选、个人微型小说集子、微型小说期刊陆续涌现。

经过梳理,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出版的微型小说选有《新加坡微型小说选》(彭飞主编,1987)、《微型小说佳作选》(华文书籍展工委会,1990)、《赤道边缘的珍珠:新加坡微型小说选》(山东友谊书社,1990)、《幸福出售——新加坡微型小说选》(贺兰宁主编,1990)、《微型小说万花筒》(周粲主编,1994)、《跨世纪微型小说选》(董农政主编,2003)、《新加坡微型小说选》(董农政主编,2005)、《新华文学大系·微型小说集》(风沙雁主编,2016)、《新马文学高铁之微型小说》(刘瑞金、陈政欣主编,2017)等。新加坡在2000年之前出版的几本微型小说选,黄孟文、赖世和等作家学者都已详细论述,本文将集中讨论新加坡在2003至2017年出版的四本微型小说选。

从 微 型看 小新 说加 选坡 微 型 小 说 的 发 展

林

锦

董农政主编的《跨世纪微型小说选》于2003年由新加坡作 家协会出版,编选了38位作者的72篇作品。作品的写作或发表目 期界定于1992至2002年之间。其中42篇为1999年之前作品、30 篇为2000年之后创作。所选的作者,在目前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黄 孟文、希尼尔、周粲、艾禺、张挥、董农政、林高、南子、骆宾 路、谢裕民、君盈绿、柯奕彪、怀鹰、林锦等。本书名为《跨世 纪微型小说选》,希尼尔在导言《跨世纪的文学摆渡》里说:"跨 入新的世纪初,总有惯性的回顾。对于上一个世纪80年代以降所 掀起的微型小说潮,夹带一路的浪花所给文学史推移的动力,以 及这新兴文体所呈现的魅力。跨世纪的文学工作者面对这一滩亮 丽的文学记录及回忆,惟恐会随着时序的更替而流逝、遗失与消 失……为这段时空保存一册可供后来者参照的微型小说选,似乎 是新加坡作家协会同仁的一个共识与意念。"选集没有主编的序, 不过, 收录了一篇由主编主持的微型小说座谈会的记录《走出文 化伤口继续自觉探路》,选集也收录一篇《微型小说小统计》。 这两篇珍贵的文字记录,增进了读者对新加坡微型小说发展的了 解。

事隔两年,新加坡作协再出版了由林高主编的《新加坡微型 小说精品》。该书收集了30位作者的56篇作品,作者和作品的数量 比《跨世纪微型小说选》少。黄孟文在《总序》里说: "20世纪八 九十年代,新华微型小说非常昌盛,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家与作品。 可惜。近年来、它的发展势头受到了一些挫折、作品的总产量减少 了,作品的质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主编林高也有类似的看 法、他认为自1997年10月《微型小说季刊》(22期)停刊后、创作 高峰期已过去。的确,根据统计,本选集超过一半的作品(36篇) 在1997年以前发表,占64%。(《跨世纪微型小说选》有37篇1997 年之前作品,占51%)不过,林高比较乐观,他认为作品产量虽减 少,但还是偶有佳作出现。林高选文的标准以作品的艺术性为主, 他说:"艺术,仍是我们编选时考量的最大准则。每个时代或难免 有些议论纷纷的题目,成为焦点。作品若针对某社会问题而发,单 有载道的外壳是不行的。我们不是唯美的形式主义者, 却也不认为 文学的社会功能是评审作品的主要依据。"林高很用心地写了一篇 序,他先例举论析了中外微型小说经典之作,如刘以鬯的《打错 了》、汪曾祺的《陈小手》、川端康成的《雨伞》、陈启佑的《永 远的蝴蝶》等名篇,然后重点分析了黄孟文《喜鹰》、周粲《贵妃 醉酒》、张挥《荷塘里的蜻蜓》、南子《谁认识凯特琳》、林锦 《血胎》、希尼尔《变迁》、谢裕民《北京唐人街》、董农政《没 有时间的雪》、梁文福《第一次回家》、艾禺《这里的风景很美》 等作品。

《新马文学高铁之微型小说》于2017年出版,新马两国的作家 协会各编选20家50篇作品。谈到本书的出版、新加坡作协会长林得 楠如此表示: "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前,新马文学本一家;分家之 后,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家。就如两地昔日的火车与轨道,在南 方之南到北方之北,流动着的是上一代的青春与年少,传颂着这一 代的旧梦与晚风。而实际上,新加坡的不少作家文人,老家是在马 来西亚,在血缘和情感上,是无法分家的。"马来西亚作协主席曾 沛和主编陈政欣也高度肯定这本冼集的出版。新加坡微型小说部分 由刘瑞金主编,以下是他《编后话》提到的编选准则:"作品以创 作或发表于2000年以后为目标,每篇以1500字为限……选出的作品 注重对生活题材的紧扣、最好能反映社会现状、同时注重技巧并具 有本土色彩。"微型小说的字数一度以2000字为限,近期的共识似 平是以不超过1500字为准。

回头看三本冼集,《跨世纪微型小说选》收录38家72篇作品, 《新加坡微型小说精品》洗用30家56篇作品,《新马文学高铁之微 型小说》一半篇幅归马来西亚作品,故新加坡部分只收20家50篇 作品。其中五位作者没有在前两本选集出现,他们是蔡志礼、蔡家 梁、王文献、辛白和辛羽、这是可喜的现象。统计结果、作品入选 三本选集的作者有15位,作品入选两本选集的有九位,作品入选一

本选集的有25, 共49位作者。编者在编选时, 都尽可能避免重复选 录已在其他冼集潾冼讨的作品。

当然,新加坡不可能只有49位微型小说作者。比较全面反 映新加坡微型小说作者群和作品的是2016年出版的《新华文学大 系·微型小说集》。该选集由新加坡世华文学研创会出版(风沙 雁主编),分上下册,接近一千页。它共收了134位作者的331篇 作品。作品写作或发表日期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2015年。这是历 来收集最多作者和作品的新加坡微型小说选。选集根据以下五个 主题编选作品:一、华族语文文化式微,收78篇作品,;二、优 良大传统日渐消失, 收74篇作品; 三、在生活线上挣扎的社会底 层民众, 收14篇作品; 四、重大历史事件与国际残酷现实, 收29 篇作品; 五、社会现实生活与人生百态, 收136篇作品。

本微型小说集的绪论把新加坡微型小说分为拓荒期、扩展期和 兴盛期,并论述了三个时期的微型小说创作和理论。拓荒期的作者 有十多位,主编重点介绍了黄孟文、张挥、骆宾路、林锦、周粲、 洪生、林高、田流、南子等人的微型小说创作。微型小说的扩展期 和兴盛期似乎不易划分,主编根据作者的出生年代把这两个时期的 作者摆在一起讨论,最有代表性的50后作者是希尼尔、艾禺、董农 政、谢裕民、彭飞和怀鹰。60后具代表性的作者主要有胡月宝、梁 文福、洪笛、吴耀宗、陈家骏和伍木。主编风沙雁指出:"如果说 40后的微型小说作者诸如张挥、骆宾路、黄孟文、林锦等人于拓荒 期在深深感受了现实中民族文化日渐荒芜的苍茫景象后,从而开创 了微型小说的题材领域,并带着此前的创作经验,在更小的篇幅里 提升了小小说的表现技巧;那扩展期的50后作家诸如艾禺、彭飞、 希尼尔、谢裕民、董农政、伍木等,则基本上可以说是在前一期作 家所开拓的题材的基础上加以扩大深挖,在艺术技巧上则有高屋建 瓴的创新;而60后作家诸如胡月宝、梁文福、吴耀宗、洪笛等人的 贡献则是在题材上继续扩大发展深入挖掘,在表现技巧方面有更上 一层楼的提升。"选集也点评了起步比较晚的50后作者李选楼、林 子的作品。至于70后作家,风沙雁论述了六位比较特出的作者,他 们是目前还勤奋写作的柯奕彪、周德成和陈志锐、以及已渐渐淡出 文坛的陈华彪、皂秋和李忠庆。

本选集的编选准则相当客观,选录一至二篇作品的作者有90 位。选录三至七篇作品的作者有44位,非常接近前三本选集作者总 数的49位。从以上的分析,可以说新加坡比较受编者肯定的微型小 说作者约有50位。

外地出版的微型小说选, 也选刊了一些新加坡微型小说 作品。这些微型小说选如《海外微型小说选》(山东人民出版 社,1986)、《海那边的中国人》(海南出版社,1992)、《世界 微型小说名家名作丛编<新马泰卷>》(黄孟文、孟沙、司马攻主 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亚洲华文微型小说选》(凌鼎 年主编,美国环球作家出版社、捷克华文作家出版社,2014)、 《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精选》(朱文斌、曾心主编,浙江工 商大学出版社,2017)等。这些选集所选的作者和作品,基本上都 出现在新加坡出版的微型小说选里。若要进一步了解上世纪新加坡 微型小说的发展概况,可以参考以下三种微型小说期刊: 《大地》 (诗与微型小说双月刊) (新韵文化事业出版,1988至1989)、 《微型小说季刊》(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1992至1998)、《新城 小小说》(健龙科技传播出版,1999至2001)。目前还继续出版 的新加坡文学期刊,如《新华文学》《新加坡文艺》《锡山文艺》 《赤道风》《热带文艺》《大士文艺》等,也刊登了一些微型小 说,但数量不多,远远不如篇幅更短的闪小说。许多擅长写微型小 说的作者,也纷纷尝试书写600字以内的闪小说。

上面提到,《跨世纪微型小说选》附了一篇微型小说座谈会 的记录。董农政在总结座谈时说: "20年前当我在《文林》发表文 学作品时, 南发(《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文林》主编) 曾经对 我说:'像你们这样的年轻华文写作者将后继无人',但事实上是'江 山代有人才出',我们应该对后继者感到乐观……喜欢阅读和创作 微型小说的年轻人还是不少的,重点是我们如何培养这批年轻作者……如何鼓励年轻人——包括年轻诗人——写微型小说,使到新华文学的微型小说版图不会消失在文学世界中。"这是他当时的感言,16年过去了,我们的确后继有人,新的微型小说作品也陆续出现,但为数不多。如何使新加坡微型小说再度壮大,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林 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著有散文、微型小说多种。

文学的传承与创新 ——访作协会长林得楠

顾楠楠

"文学是各种艺术领域的基础,包括音乐、戏剧和电影等。文学和文化传承是息息相关的。这一次得奖,不但肯定了新华先驱作家与资深作家为推动新华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也肯定了本协会以文学传承华族文化的努力。我们将继续扎根狮城,放眼世界,继续推动新华文学在海内外的发展。"这是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林得楠先生在华族文化贡献奖颁奖典礼上的获奖感言,他领导的作协近日获得新加坡第二届华族文化贡献团体奖,这也是新华文学团体第一次获得文化贡献相关的大奖,引起了新华文坛与海外华语文坛的广泛关注。

新加坡作家协会位于牛车水的史密斯街,与"平社"、"梨园春"、"敦煌剧坊"等同属于政府打造的华族文化项目。推开作协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张1970年创会集体照,现任会长林得楠先生介绍,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五年,国家意识深化,加上社会形势需要,先驱作家连士升与14位作家发起成立"新加坡作家协会",先后选出以李廷辉、苗秀及柳北岸为主席团的理事会,为建国后的新华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石。而后为扩大协会阵容与规模,在黄孟文博士的领导下,1976年作协一度改名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十余年后作家及作品质量均达到一定水准后,写作人协会恢复了原来的名称——新加坡作家协会。

在王润华教授、黄孟文博士与希尼尔三位会长的领导下,作协积极推动出版与写作,致力发展具本土特色的新华文学,通过文学创作传承华族文化,并迈出岛屿,走向国际,将"新华文学"的品牌带到海外文坛,促进海

外华人世界对新加坡文学与文化的了解。四十多年来, 作协活动 频繁,队伍日益壮大,作协现任会员220人左右,其中活跃分子 一百多人, 参与国内国外各类华文文学活动, 主办国际性华文文 学活动,与很多海外著名华文作家建立了联系:举办大型国际 文艺营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如"第一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 (1994); "第二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1995), "当代文学与人 文生态——2003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 "国际儿童(青少年)文学与教学研讨会"(2004)等;邀请海外知 名作家前来讲行文学交流,台湾诗人余光中、旅美中国作家严歌 苓、中国著名作家王安忆、苏童、北岛、铁凝等都曾到访交流;举 办各种类型的文学活动和讲座,协助福建会馆主办"全国小学现场华 文创作比赛",与新加坡教师总会合办"中学生微型小说大赛",与新 加坡文艺协会和五月诗社联办"新华文学青年诗歌奖2018",与中国 文化中心联合激请著名谍战小说家麦家为新加坡文学与影视爱好者 主讲"文学和影视——以谍战为例"等等;出版文学丛书,如《新华 文学》每期以不同主题收录海内外作家与学者的作品,如今已经成 为获得国际文学界推崇的优秀文学刊物,与上海市作家协会联合出 版文集《城市的呼吸——上海与新加坡文选》《城市的足音——上 海与新加坡文选》,编纂《新加坡华文作家传略》;举办文学讲习 班,联合福建会馆及教师总会联合主办"小作家文化营",举办"徜徉 于多远的创作世界"文学讲习班,配合教育部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 "驻校作家"计划、协助派驻作家到全国各中学及初院与学生交流创作 经验,并指导华文写作,培养文坛新秀;受邀出席国外各种文学与 学术交流, 多次参加"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等。此外作协的理 事、会员屡获各项文学大奖(例如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 金狮奖及金笔奖等),理事与会员还经常担任国内外团体征文、写 作比赛评审。作协的三位前会长(黄孟文、王润华、希尼尔)也都 因为本身的文学成就卓著再加上对新华文学、新加坡文化的贡献显 著,先后获得新加坡文化工作者最高荣誉——新加坡文化奖。可以

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新加坡作协,更没有今天的华族文化贡献 奖,是这些前辈的共同努力,才使作协取得今天骄人的成绩。

苍田青山无限好,前人耕耘后人收。寄语后人且莫喜,更有后 人乐逍遥。2016年林得楠先生当选为新一届作协会长,本着前人辛 勤耕耘、后人维护茁壮成长的使命、他带领作协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改 革: 积极和其他文学、文化团体配合,以合作、跨界的形式推展新华 文学与华族文化活动。比如,作协在2016年启动团结合作计划,和新 加坡文艺协会、五月诗社等团体合作, 推展新华诗歌年活动, 以多元 化、全方位的形式, 为岛国带来百花齐放、诗情画意的文艺活动。林 得楠认为, 在过去, 本地文坛被认为是一盘散沙, 山头很多, 并不团 结,这次的新华诗歌年是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协会与五月诗 社首次携手策划如此大规模的诗歌活动,除了齐心协力推动新华文学 的诗歌发展, 也希望改变大家对新华文坛的看法。我们希望以"同德 同心, 文人相亲"为宗旨, 推动新华诗歌的创作与分享。也希望凭借 诗歌年活动,鼓励各界注重新华诗歌的推广与分享,文学社团不应是 孤立的,增加社团之间的联系,联合一切可联合的力量,壮大声势、 群策群力、百花齐放, 更好地传承本地文学。

此外, 林得楠还提出了跨界概念, 他认为文学艺术都是相同 的,如何把文字,这个静态的东西,用动态的方式推广出去是一个 值得思考的话题。他表示未来还将进行更多领域的跨界合作,包括 与音乐团体、绘画团体、舞蹈团体、曲艺团体合作、把他们的专长 与我们的文学作品结合,通过不同媒介推广文学作品。比如2016年 12月推出的新华诗歌年启动项目"文人相亲——跨界文学创作艺术 大展", 三个文学团体的理事和会员根据新加坡知名艺术家刊登于 《金禧缤纷》(美术总会出版)一书中的艺术创作(绘画、书法、雕 塑、陶艺等),进行联想式文学创作,或配合作家曾以相同题材、元 素创作的诗文,与艺术品的图片进行配搭,以海报形式,诗画结合、 图文交相辉映的展览品,在国家图书馆底层展览大厅公开展出。活动 取得很好的效果,新加坡美术总会会长梁振康表示,过去美术界很少 有跟其他文学团体交流,而目前新加坡文化发展蓬勃,各文化团体有机会的话应该携手推动文化艺术的发展,不应各自为政,像这次将文学与艺术结合就是他们的初步尝试。2018年6月作协在华族文化中心推出"夏午诗光——让感性与理性碰撞与沉淀"诗歌表演,集各种声、色、光、影,或搭配乐曲,或改编成微电影。这也是一次成功的跨界活动,吸引了很多文学爱好者。

在华语式微的大背景下,为 了培养新一代写作人,加强年轻 人对华文文学的鉴赏能力,作协 近年来积极和官方、民间机构配 合,参与推动学生写作与指导活 动,包括与新加坡福州会馆、新 加坡教师总会联办的全国小学生 现场华文作文创作比赛,与福州 会馆联办两年一度的全国中学生 微型小说创作比赛,主办小作家 读写营以及参与推广华文学习委



员会推展的驻校作家计划等,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林得楠表示,文学是一切艺术形式的基础,文化传承与文学是息息相关的。不过文学团体不像表演艺术团体,有更多机会上台取得掌声和群众认同。作家对社会与文化的贡献,犹如在默默耕耘中垦地成林,细水长流中汇溪成海。这次作协获奖是新华文学团体第一次获得和文化贡献相关的大奖,自然引起新华文坛与海外华语文坛的关注,这对新加坡作家协会以至整个新华文坛来说,具有象征意义,也代表了社会的正式认同与肯定。未来作协将更注重以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开放开明的方式,同海内外文学、文化团体携手合作,共同推展文学、传承文化,推动新一代参与新华文学的创作与活动,并继续以自己的故事,扎根狮城,放眼世界,面向未来。

感谢《源》杂志授权本刊转载文章 全文转载自新加坡宗乡会馆总会出版《源》杂志第134期

作协中秋联欢晚会

9月29日,新加坡作家协会在亮阁的欣叶台菜馆举办一年一度的中秋联欢晚会。今年晚会的主题是"人",意在让嘉宾、会员与文友们于轻松、亲近与愉悦的气氛中联欢,并加强对彼此的认识。晚会的猜灯谜由会长林得楠主持,



第4届全国中学生 微型小说创作比赛颁奖礼



作协荣誉会长希尼尔 代表评审团致辞

第4届全国中学生微型小说创作比赛结果已经出炉,颁奖礼已在10月6日在福州大厦礼堂举行。

比赛由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福州会馆 及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联合主办,世界华文微 型小说研究会协办,从2017年11月到2018年4月 向各中学、高中/初级学院及理工学院的在籍学 生征稿,共收到40所中学和初级学院、理工学

闪烁的微义

院的215篇参赛作品。经过初选和终审委员的评审,两组共评选出38篇得奖作品,当中包括了金奖作品1篇,银奖3篇,铜奖9篇,另外有25篇作品获得优秀奖。值得一提的是,以"闪小说"新文体(600字以内)参赛的作品有40篇,当中有8篇获奖,这也说明了"篇幅简练、以小见大"的闪小说,近年来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与认可。

比赛的终审评审由资深作家希尼尔、林高及艾禺担任。在颁奖礼上,林高也针对获奖作品进行点评,深入浅 出地剖析这些作品的优缺点,让参赛的学生有裨益。

获奖作品已汇集成《闪烁的微光④》,在颁奖礼当 日正式推出。

前排左五起:作协荣誉会长希尼尔、福州会馆主席程文銮、评审艾禺、林高与筹委会委员、得奖同学一起合影。





《情系狮城—— 五十年新华诗文选》发布会

为庆祝成立50周年,新加坡书籍理事会出版《情系狮城——五十年新华诗文选》。这本由书籍理事会主席张齐娥主催,伍木主编的诗文选于10月6日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



心举办发布会。这本 书一共收录了129位 作家的散文和诗歌。 新加坡作家协会的 多位会员皆有作品 入选。

本地华文文学期刊研讨会

11月4日下午,新加坡作家协会连同新加坡文艺协会、五月诗 社、锡山文艺中心、书写文学协会、赤道风文化协会以及当代艺 术研究会,在新加坡作家节上呈现了两场"本地华文文学期刊研讨 会"。

第一场的主题是"'老牌'文学期刊的未来方向", 谈论的重点是 本地四本"老牌"的文学刊物如何在新时代继续吸引投稿者和读者,

以及如何顺应 时势, 迈向未 来。参与讨论 的是已创刊40 年的《新华文 学》总编辑 刘瑞金、《新 加坡文艺》副 主编李选楼、 《五月诗社》

主编周德成以



研讨会的参与者在研讨会后合影。本书总编辑刘瑞金(右六) 代表《新华文学》参与讨论。

及《锡山文艺》主编南治国。主持是作协会长林得楠。

第二场的主题是"新文学期刊如何创造新气象?"近几年,新加 坡华文文学期刊的出版出现了较蓬勃的现象,由几个新文学团体或 新编辑团队创办的期刊以不同的面貌、在新华文学扮演了自己的角 色。谈论的重点是新刊物如何在老牌刊物走过的道路上迈步向前并 走出自己的风格。参与讨论的是《书写文学》主编黄明恭、《新赤 道风》副主编语凡以及《艺术研究》主编邹璐。主持是当代艺术研 究会会长蔡志礼博士。

研讨会吸引了超过50名听众参与。分享者在谈到了办文学期刊 所面对的挑战的同时, 也分享了各个期刊接下来的一些计划。

刘瑞金《寻找诗》 《说散就散》发布会







"诗散"多年以后,作协副会长刘瑞金 出版散文集《说散就散》和诗集《寻找 诗》,并于11月10日下午配合今年的新加 坡作家节,在艺术之家为两本新书举行发 布会。

《说散就散》是作者的第二本散文集,收录了作者自2000年以后写的20篇散文,除三篇外,都是近七年的作品。全书按各篇章的内容分成故土、读书、性情和远行四辑。《寻找诗》是作者的第三本诗集,收录了作者自1996年来的50多首诗作。全书按照写作时间分成两辑,呈现出诗人不同时期的不同诗风。

在发布会上,作者分享了两本书背后的故事,书名的含义以及他如何借用文字来印存时光。他也当场朗读了他的一些作品以及分享作品背后的写作缘起。这两本书分别是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新华文学从书系列的第三和第四本。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文学发展论坛

由中国作家协会指导,广 东省作家协会、广州市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联合主办的"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文学发展论坛"于 2018年11月12-14日在广东省广 州市召开。此论坛除中国有关方

面的领导、学者以外,尚邀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22文学机构负责人及作家、学者参加。本会理事君盈绿也是受邀嘉宾之一。12日为全天论坛,中方领导及各专家学者皆在会上发



言,论坛提供中英 阿三语同传服务。

丝绸之路文学发

13日及14日安 排文化考察,行程 精心设计,十分 紧凑,获益良多。



第12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

由印尼华文写作者 协会(印华作协)承办 的第12届世界华文微型 小说研讨会, 2018年12 月15日在雅加达举行。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 研究会新加坡分会会长



希尼尔与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蔡家梁、作协受激理事林 高、董农政、林锦与新加坡诗人寒川出席了盛会。

大会颁发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40年(1978-2018)贡献 奖给创会会长黄孟文博士与希尼尔,两位都是新加坡作家 协会荣誉会长。会上也颁发了第三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 年奖,新加坡的黄奕诚获得二等奖,希尼尔获得三等奖, 蔡家梁与董农政则获得优秀奖。

大会也同时举行第六届印尼金鹰杯东南亚微型小说比 赛颁奖礼, 林锦获得二等奖。其他获奖的新加坡作家包括 孙宽余(优胜奖)、羽云与冰秀(入围奖)。



新加坡作家协会

2018/2020年度理事会

会务顾问: 何家良博十 白振华

学术顾问· 杨匡汉教授

法律顾问: 蓝璐璐

名誉理事长: 胡清山 傅春安 陈军荣 曾也鲁

卓顺发博士 孙侠博士 江秋文

荣誉会长: 黄孟文博士 王润华教授 希尼尔

名誉会长: 烈浦

会长. 林得楠

副会长: 艾禺 刘瑞金 郑景祥 蔡家梁

秘书: 陈彦喜(正) 穆军(副)

财政· 沈斯涿(正) 钟韵官博士(副)

出版: 刘瑞金(正) 君盈绿博士(副)

林锦博十(副)

学术/讲座: 周德成(正) 李叶明(副) 郭永秀(副)

总务: 冰秀(正) 陈华淑(副)

杳账: 王丽珊

受邀理事: 廖建裕博士 杜红 董农政 林高

辛白 柯奕彪 王文献 王永炳博士

佟暖 周通泉博士 孙爱玲博士

胡月宝博士 蔡宝龙 白全成

《新华文学》第91期征稿 青春文学

文学,因青春而精彩纷呈;青春,因文学而绚烂多姿。

谁没有拥有过充满幻想的青春时期?

青春的时光,流光溢彩;青春的记忆,有悲有喜。

谁的青春不是一本厚厚的行走的文学书?那些发生在你我他身上的青春故事,它们或温暖感人,或幽默风趣,或朝气蓬勃,或励志阳光……

无论你已经年近耄耋,步履蹒跚;又或是油腻中年,年富力强;抑或恰逢少年,意气风发。何不拿起笔来,为"青春"写就一篇文学的华章。

下一期的《新华文学》将以"青春文学"为主题,编纂出版一本 洋溢青春色彩的文学专辑。各类文学体裁均可,欢迎文学爱好者赐稿,共同玉成一本充满生机、繁花似锦的青春文集。来稿字数以 3000字为限。

截稿日期: 2019年4月1日

来稿请电邮至《新华文学》编辑部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或上网查询作家协会的网站: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新华文学》第92期征稿 时光旅人

我们在时间的隧道中穿梭游走,好比法国 艺术家布鲁诺・卡塔拉诺 (Bruno Catalano) 的旅人雕像, 灵魂随之片片凋零。剥落的我 们与我们熟悉的街道交际的人, 在时间的发 酵下慢慢融为一体。

不管是《百年孤寂》般对历史风云的 刻画,或是《北京折叠》般对未来世界的遐 想,又或像《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对当 下平凡生活的思考, 我们都欢迎你用文字雕 刻,过去、现在、未来。来稿字数以3000字 为限。



截稿日期: 2019年7月20日

来稿请电邮至《新华文学》编辑部

或上网查询作家协会的网站: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新华文学》稿约

- ▶ 本刊物欢迎各种文体的投稿——散文、诗 歌、短篇与微型小说、闪小说、文学评论 等,都在欢迎之列,以3000字为限。
- 本刊园地公开,除了专题的稿件,不设截稿 期限, 先到先用。
- 文稿内容不受限,但最好能反映新加坡的社 会与文化。评论文章,则以评析东南亚(尤 其是新加坡) 文学/作家为主, 以5000字为 限。
- 来稿请使用简体中文打字,不接受手写稿。 九个月内未获信息,可自行处理该稿。来稿 如不愿被删改,请注明。
- 来稿请附上中英文姓名、地址与电话号码、 以方便联络,并于稿末附上不超过50字的个 人简介。
- 本刊的出版仍需热心支持文学活动的机构与 人十资助, 因此一般不发稿酬。
- 来稿请电邮至: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彩虹史

——写大雨中拆除的梧槽坊彩色组屋

文图 / 董农政

定价: \$12.80 ISSN: 0129-7880